

德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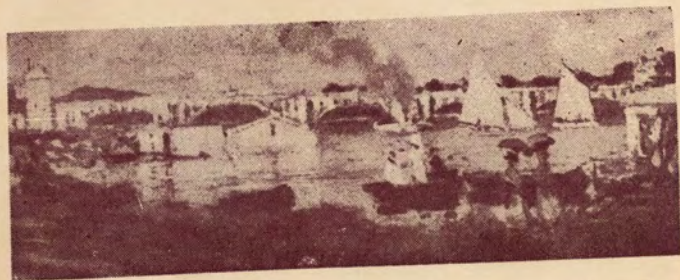
期一十五第



版出口一月七年三十四國民華中

藝苑選粹

(51期)



莫納

湖景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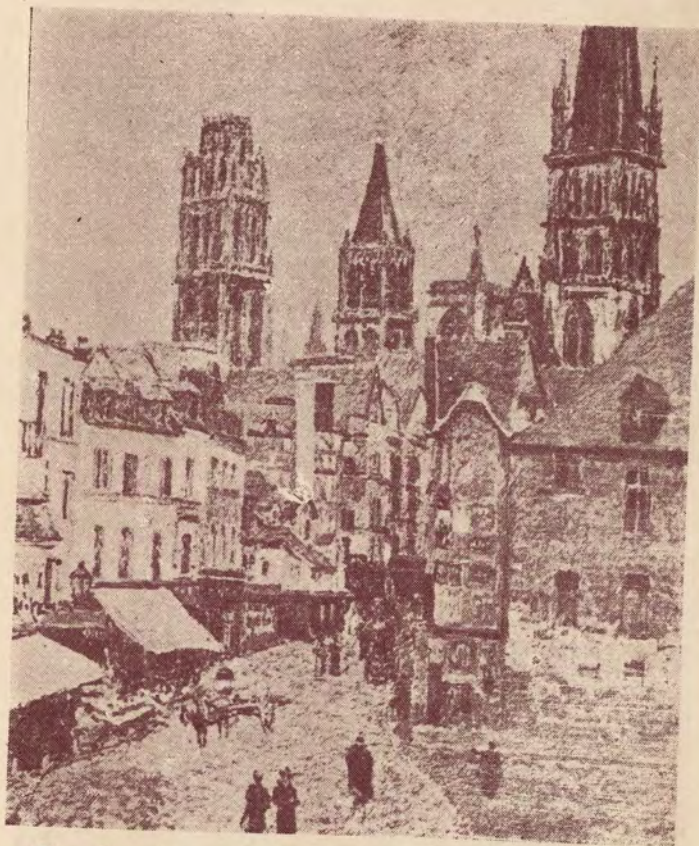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畢沙路

這一期的稿件，像以往各期一樣，在月初就全部選定了。原定這一期的「拾穗文淵」是一篇曾改編為電影的小說「繩上人」。「繩上人」的電影半年前在台北開始上演，現在可能還在本省各電影院內流傳。看過這部電影的讀者，當還不至於忘記麥特烈馬區的精湛演技和其中悲壯感人的情節。而我們更相信「繩上人」的原來小說會帶給讀者更大的滿足。

不料在定稿以後，我們又接到一份稿件，那便是這一期和讀者見面的「拾穗文淵」——「春閨夢裡人」。雷馬克的小說多數讀者都會和它結識過；「西線無戰事」，「凱旋門」在中國已不是陌生的書名。雷馬克以他在戰場上的



實際經驗和切身的放逐流浪生涯寫下這兩部書，書中刻劃的沉痛處深刻處是無可比擬的。現在這一部剛在柯里爾雙週刊上開始連載的「春閨夢裡人」(A Time to Love at a time to die)也正是雷馬克最熟悉而又最擅長的題材。我們從各種外國雜誌的書評上知道這又是一部不會使讀者失望的好書。

可是譯者爲了顧到拾穗的篇幅，他節譯了這一篇小說，這一點却是我們不能贊同的。因爲節譯——尤其是小說——在表面上看來是在保存原文的精華，使讀者能用最少的時間來讀完一本名著。但事實上，小說一經節譯，一經改寫，便失去了原作者的風格。水果裡的精華是維他命C，但我們却絕對不願意單用維他命C來代替水果，我們讀節譯的小說每有如讀電影說明書之感。便是這個道理。因此我們就函請原譯者是否能改爲全譯，並且我們願意在五十一期上就開始連載這一部小說。

十天之後，這一部「春閨夢裡人」前三章的全譯稿送進了檢字房。這一期便開始和讀者相見。同時也因爲篇幅的關係，「繩上人」便只好延擱一下，但我們決不會使讀者長期等待的。

暑期將臨了，拾穗的一部份讀者行將面臨三個月改變環境的時期。半年來埋頭在課本上的疲勞，一定需要另一種課外讀物來調劑舒散了，那麼你爲什麼不選擇拾穗月刊和他的譯叢呢？他不但能改變你閱讀的口味，並且也能補助課本上的不足。跟拾穗接觸以後，你將會了解拾穗爲什麼會成爲大家愛好的益友。

當郵差給你送來一本印刷精雅的拾穗，你在後院的樹蔭裡，放下一把躺椅，靜靜地展開它的時候，這才是暑期中最恬靜的享受。

本期西書評介「漢明威學習階段」(下)改刊於五十二期

第五十一期 四十三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訂閱半年六期	二十四元	零售	新美幣	五元
價目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價目	合金幣	三元
			日幣	一百元

(國外香港訂閱另加郵費新幣一幣)

請利用本刊郵局購買儲金帳 2587

免費匯款訂閱或購買欸總讓讓玉速便利



夏季到了，雷雨將是我們日常接觸到的大自然神祕之一，這裡會告訴你一些有趣的故事。

人類震怖於閃電霹靂的淫威與破壞強力之下，歷時甚為悠久，對於這項大自然的突襲，過去實有無法抗禦之感，時至今日，由於科學的進展，和不斷地研究探討，對雷電的性質已有清楚的認識與瞭解，其威力與颯忽無定，目前並未衰退減弱，但是它所肇成的死亡與損害，大致均可防止或是設法避免了。



編輯先生：

◎拾穗能成爲今日自由中國優良的刊物，就是它能包含有多方面的刊載，無論在文藝的價值上，科學的知識上，選刊的文章多能趨於上乘，這由於多方面綜合的刊載，故能博得衆多讀者的歡迎，從創刊號至五十期，我總是在每月十日前就閱讀完畢，我希望拾穗能無數個「五十」的誕生，更希望內容日日壯大增強。……創刊號開始刊載的西洋交響樂的故事，我滿以為會出一本專輯，事隔數年，仍未見踪影。從四十五期起，刊載有西洋歌劇的故事，我同樣的懷着數年前的心情，希望能與西洋交響樂的故事合併爲一輯，我認為文化事業不應該計較盈虧的問題，而應該認其價值如何。……「集郵」之風在自由中國擴展得很快，不信，可以看看每次郵局發行紀念郵票時的搶購情景。……貴刊也曾刊載過幾篇集郵的文章，希望在這一方面上能爲讀者多多介紹有關集郵的文字。……

……除了歌劇以外，希望再能刊載一些有關音樂論文，音樂家軼事傳略等等的文章。……

覆

彭虹星

謝謝你對我們的鼓勵和指導。西洋歌劇的故事已在籌劃出單行本，是否和西洋交響樂的故事併合出版尚在考慮中，音樂家軼事傳記也是我們願意介紹的目標之一，這一期上就介紹了一位，集郵文字，難得找到通俗合宜的，因爲太過於專門了，對拾穗的風格不甚相宜。

◎……從四十九期起的目錄上，增加了內容簡介一項，對讀者方便不少。……

蔡天鳳

◎……向貴刊建議另發行副刊本，多刊載介紹世界上最新之發明與現局變動邊中之地理風物，可由讀者擇訂，如能以拾穗原服務精神嘗試刊行對貴刊銷路必能如青雲直上……

覆

龔盛

發行這一類的副刊，事實上等於是多發行了一種雜誌，對出版法的規定是抵觸的。同時也因我們業餘從事，力量不足，數難辦到。我們希望以原來拾穗的篇幅，盡可能多刊載閣下所提到的這兩方面的文字，而事實上拾穗上刊載過的這兩類文字，大約已佔據了拾穗百分之卅左右的篇幅。

古代的希臘人，認為閃電是宙斯大神立在雲端，向世間惡人們投射的灼熱才槍。現在仍有許多人相信，閃電是由天空竄落，而擊中房屋人畜的，其實，閃電往往係自地面射入天空；只要雲和地兩端所累積的電位勢够強，電子從一端迅速地竄到另一端時，就發生閃電。

從地面向空中流動的電流，往往是導致嚴重損害的禍首。這項事實並不能幫助我們使能控制雷電，無疑地，在消極避免雷電災害一方面，却具有重大的意義。

雷電的惡作劇

有一次，雷電擊中一幢房屋，引起火燒，同時也竄進附近的火災信號箱，發出警號，立即召來一隊消防車，將火撲滅！

紐傑州有位農夫，倚在燈旁閱讀，雷電沿着電線竄過，把他的頭髮燒得只剩二分長，頭皮和身體却絲毫無損。

兩個童子在海因州的湖畔露營，睡夢中被雷電擊中，兩人的腳和腿部都受灼傷，腰部以下完全癱瘓，兩人中間的一把斧頭，被熔燒得不成形狀。後來，兩人的癱瘓却逐漸康復。

在敏尼絲波里城雷電將室內的一部打字機捲起，投入

一次閃電的電流往往達到數以萬計的安倍數，足可供應一座城市的照明需要。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俾茲堡大學學術會堂，所遭受的雷電電流為三十四萬五千安倍，可以使六十多萬只六十瓦特電燈發亮，歷時三千五百萬分之一秒，為美國境內雷電電流的最高記錄。

雲和地面間的閃電距離，有時超過三哩，雲間的閃電可達十哩，閃電每秒鐘行經二萬哩。

富蘭克林和風箏

一七五二年富蘭克林在雷雨大作中，昇起他那只著名的風箏，當時大概不曾把雷電引下，否則他的性命難保。風箏線端繫上發射出來的火花，多半是當時空中的流電，而非雷電電流本身。這樣說並不影響富氏首先證實閃電為電流的盛名，或者引起任何有關避雷針效用的懷疑。

閃電的溫度極高，達到華氏二萬七千度左右，眼睛看見閃電和耳聞雷吼的時間差，可以用來估計雷電的距離；聲音的傳播每秒鐘為一千一百呎，如閃電後五秒鐘聞雷鳴，其距離當約在一英里外。祖母們哄騙孫兒說，雷鳴是空中雲團碰撞時發生的噪音，科學家認為雷是閃電電流穿過空氣時空氣分子分裂所生的聲音，起伏震盪裂帛似的雷聲

天花板；壁爐門扯落，拋上外面廊簷頂；化妝台擊成粉碎，僅留下一只完整的抽屜，硬塞進牀墊的彈簧隙間。牀上兩個女孩子都不會受傷。

從許多類似的報道裡，我們可以看出，雷電不過是股電流，永遠朝着電阻力最小的徑路流動，譬如電線，金屬物體等等。在空氣和人體之間，往往選擇導電性較好的人體。

據統計在美國被雷電擊斃的或然率為三十六萬五千分之一，雷電並曾屢次擊中過同一地點，紐約威恩派亞大廈平均每年遭受雷擊五十次，曾有在二十分鐘之內，被擊十二次的記錄。

暴風雨雷電發作的時刻，置身於密閉的金屬容器內，最稱安全可靠——金屬罩體會將襲來的電流導散。由此看起來，冰箱和烤爐避雷效率最好，只是不切實用。人在汽車或飛機裡面是不會發生受雷擊危險的。避雷針並不能使建築物避免雷電，其作用係將電流疏引入地，保護建築物不受損害和起火燃燒。

雲和雲之間的閃電，比起雲和地面間來次數多得多。這種情形下，一簇雲荷着負電，另簇具有正電。同一片雲裡如果分含正負電，也會發生閃電。



富蘭克林在雷雨中試驗風箏

，係閃電在附近擊落地面，隆隆的雷聲則為閃電在遠處落地。通常雷聲比雷聲傳得更遠，十八哩以外的雷聲，人們即難以聽聞。有些閃電並沒有雷聲相伴，被稱為「慢閃電」，歷時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秒，因為空氣分子被破壞得不够迅速，故而沒有爆裂聲，普通閃電則僅僅數百萬分之一秒。

人們認為遭受雷擊者的軀體充電，往往不敢趨前施救，其實閃電電流早已入地，如果受擊者的要害不會受傷，立刻施行人工呼吸急救的話，尚可無性命之憂，由此看來

許多受到雷擊的人可能死得很冤枉，高壓電流穿過人體，時常會使控制隔膜的神經和肌肉——即呼吸系統暫時癱瘓，人工呼吸可以補救這種情形，總之，傷者所受的灼傷可以稍緩治療，立即施行人工呼吸為急救第一要務。

肥料自天而降

閃電的唯一好處，每年可在空中製成約近一百萬噸的寶貴含氮肥料，隨雨點落至地面，雖然大部份都流進海洋，仍可有一部份土地受到滋養，肥料工廠採用同樣的製造方法，利用連續的電火花，將空氣中的氮素析出，較諸大自然偶然巧合的做法，切實而有效。

就整個地球而言，估計每天有四萬四千次雷電暴風雨發生，平均每秒鐘閃電達一百次。美國一地每年被閃電擊斃四百人，受傷者約有一千五百人上下。保險公司自一九三六到四六的十年間，為雷電付出五千四百多萬元的火險賠償，佔第四位，沒有記錄和未曾保險的損失不可勝計。

農莊和農業區域的火患，以雷電為主因，雷擊死傷大多數發生於鄉間；都市裡摩天大樓林立，頗有防護雷擊的功效，建築物的水管和取暖蒸汽管均有疏導雷電電流入地的作用，同時城市的消防設備亦比較週全。

雷電的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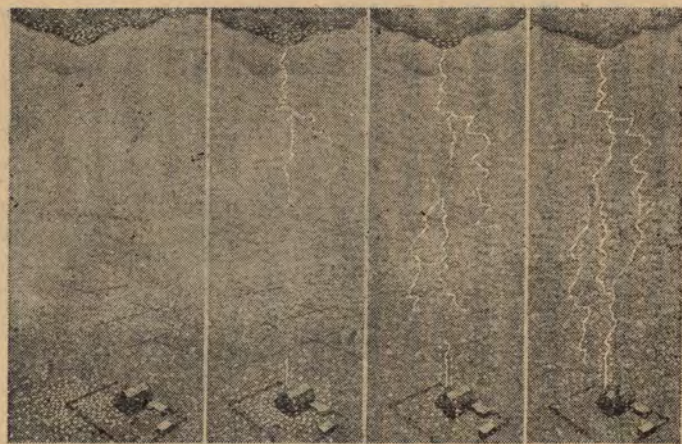
科學家對於大自然雷電生成的經過，除了幾處細節以外，大致已經探究明瞭，說起來規模異常宏壯動人。

空氣氣流攜帶着水蒸汽上騰，蔚成雷雲，生成雨點開始下降，受到繼續上昇氣流的衝擊，雨點被擊碎翻騰激盪，產生大量的負電荷，聚集於雲層底部，而在地面上吸引住相等數量的正電荷。

由於雲層內部不斷翻騰衝擊的結果，負電荷愈聚愈強，雲被風吹着飄行，地面的正電也隨着移動。

正負電荷彼此相吸，雲端和地面的異性電子，躍躍不已地希圖接觸中和，空氣的導電力不良，橫在中間做梗；地面的正電荷在進行時，往往竄上樹梢，樓頂，煙囪等高聳的建築物，希望能夠一步攀上雲端。雲層的負電荷也蠢蠢欲動，派遣先鋒軍下降，這些小閃電下射不過八十呎速，却將沿途的空氣離子化，離子化的空氣導電力很強，遠非普通空氣可比。

如此一步步地往下逼落，地面正電荷也被吸引集中在一處，準備迎頭相遇。當負電荷前鋒逼落接近的時候，正電荷會放出一股或數股小電流躍起相迎，種種變化前後需時不會超過百分之一秒，雙方先鋒軍即可會合，而完成開



閃電的生成經過

關離子化空氣電路的任務，地面正電荷立刻緣路奔上雲端中和，發出眩目的閃光，由之造成地面上嚴重的損害。

離子化空氣的通路可能寬約二吋，或者僅僅細若人髮，許多小閃電沿着這條通道上下，不過因為速度快極，看起來好像只是一道閃光。

以上是奇異電器公司，高電壓工程實驗室的韓根葛士先生對作者所做的解說。雷電時時不忘沿着最短的通道進行，因此高聳的建築物常被擊中，磚造煙囪，傢俱，木質牆壁以及塗刷物等等之被雷電擊碎，完全由於阻礙雷電進行的緣故。樹幹內部的水份氣體受熱發生膨脹，乃將樹木爆破為二。

避雷針和「聖艾摩之火」

避雷針是金屬的針狀物，與導電電纜相連，沿牆被保護物下行，另端連接地棒，深埋入經常潮濕的地下土壤中，用以疏導雷電電流，建築物內的一切金屬導體，如天車車架，燈線，水管等等都應與避雷裝置相連通，鋼材構造的房架，如摩天樓之類，其本身即為一避雷針，可以自行疏導雷電，不過樓頂應有連通的金屬外露，以免屋頂遭受損壞。具有價值的古樹，紐約港口的自由神像，華盛頓紀念

標等也均設置避雷針。

第二次大戰時，製造軍火的工廠對於雷電的防範至爲嚴密，氣象台經常將雷雨電雲的行踪，通知工廠，工廠本身亦派遣搜索車隊，在廠區周圍地帶，注視雷雨動態，用無線電話報告情報。雷雨臨近時，工廠暫時停工，以免危險。即使並無雷電擊中廠區，雷雨時空中的靜電及流電，也常能肇致禍害。

暴風雨時出現於船桅頂端的火球——被稱做「聖艾摩之火」(St. Elmo's Fire)的，在航海水手們的心目中，迄被認為是發生災禍的信號。事實上則係將要遭受雷電襲擊的朕兆，表示雲層與海面的充電，已經屆臨飽和點，正電荷已經開始從高聲而突的地點向空放射，有時候別的地點也會出現這種火球，兩個騎馬的孩子，在野外馳騁，曾突然發現彼此的頭頂和馬的臀部，均有光亮的環冠出現。

海上水手們對於這種無害的光球，異常驚懼，詩人柯里芝在他的「古代航海者之歌」裡曾有：

「四周的黑暗中，
一團團，一簇簇，
死亡之火球在舞蹈。」的句子。
郎弗羅在「淘金故事」裡也有：

房屋中心應該是最安全的處所，將門窗關閉並不能拒雷電於戶外，煙囪常是房屋最高出的部份，最易導引雷電，故應注意避免與其直接相連的設備——例如火爐之類，自來水管、無線電機、電燈開關、水汀管等雷電時均可能帶電；停止淋浴，尤不可浸在浴盆之內。

電話線雖然裝有避雷設備，仍不能安全消滅電擊的危險，故應等待雷雨過後，再通電話，在空曠的鄉村地區，尤應特別注意及此。

如果雷電發生時，正置身郊外無處可躲，不妨暫時委屈棲身於溝穴或峭崖下，實在無法可想時，臥倒亦比較直立安全，穿戴的橡皮皮鞋並沒有多大的避電功用。

奧海俄州有一位新聞記者，曾經親自嚐過雷電擊的滋味；他當時正站立在糧倉門傍，一陣閃電將他擊暈，不久醒過來，混身麻木，既不能動也說不出話，等到感覺稍稍恢復，全身都覺得痛澈心腑，臉上和身上都有灼傷，襯衣裂成碎片，鈕扣完全不翼而飛。

猶他州國家森林裡，一次閃電擊殺了八百三十五頭羊，牧羊人被擊暈達二小時之久；據研究推測，因為該處土地電阻比較高的緣故，雷電電流可能從地面沿羊腿，穿過羊體，然後自另腿流出，反複循環始造成如此鉅大的死亡。

「夜間，聖艾摩星，

閃躍在，

船桅頂端，

預示着狂風驟浪來臨。」他已經認識到聖艾摩火與氣候間的關係。

聖艾摩火球有時會在飛機的翼端，或者螺旋槳上出現，預示航行即將陷入困境。機身充電以後，機上無線電最先受影響，與地面與僚機的通話將被遮斷，故飛機上設有專為疏散靜電的導路，使積聚的靜電得以消失於空間。

幾項安全守則

雷電發作的時候：趕快躲進房屋，房屋越大越安全，屋頂和牆壁可以導引雷電入地，不致使身體受害。不要站在露天空曠的地方，不要繼續游泳，騎馬，騎自行車，或駕駛曳引機之類毫無遮掩的內燃車輛。離開山嶺，船桅，和絕緣的高樹，這些地點危險殊甚，高樹受到電擊以後，電流可能竄入樹傍或樹下的人體，並且可能藉從地面而竄進身體；樹幹爆裂時，樹木的破片也能致人死命。不要接近鐵絲網籬笆和鐵路，雷電電流往往沿著這類導體，逸播到遠處，牲畜常常是在這種情形下遭難的。

航空旅客可以不必擔心雷電的危害，許多勇敢的航空駕駛員曾經應美國氣象局和海空軍當局聯合主辦的「雷雨飛行」試驗，陸續冒險故意飛進雷電暴風雨中心去觀看究竟，前後共計舉行試驗一千三百六十三次，每次平均遭受電擊二十次。結果：僅無線電電線被燒毀，機翼尾舵上被擊出許多孔洞，氣流速度儀被擊彎曲，人員却毫無損傷。

一位曾在二萬六千呎高空飛過冰雪雷電中心的飛行員報告說：「周圍靜電的干擾極其強烈，無線電耳機根本無法穿戴，突然的爆裂聲震耳欲聾，勝過德國八十八厘米巨砲；駕駛輪四周都是火光，氣流速度儀從每小時一百九十英里，猛跳到五百英里，一切都變成混亂，氣流震盪極爲強烈，飛行儀器紛紛亂做擺動，經過良久才恢復正常。」同樣的雷達觀測員，事先沒戴黑眼鏡，閃光以後約兩分鐘，他眼前仍是一團漆黑。

氣象局的硬博士曾在雷雨中飛行過二十五次，三次遇到直接的雷擊，他說當時只聽到尖銳聲的衝擊聲響，不感覺到其他的異狀。飛行員避免駛進雷電暴風雨中心，並不是怕受雷擊，

而係為躲避翻騰無定的氣流，這種氣流使航機顛動不定，突然昇降達數千呎，超級空中堡壘也曾被它掀翻過。

森林消防員的惱煩

對於那些遠處在西北太平洋岸，偏僻山嶺地帶的森林瞭望員，雷電是他們最刁頑的大敵；平均每年有六千處森林火災，均係由雷電造成，在東部，雷電以後常繼之以豪雨，雷電所引起的林火僅占十分之一，中部尼瓦達山嶺森林區，有一年，連續着七天受雷電騷擾，每天發生森林火頭百餘處。

整個夏日的雷雨季裡，森林瞭望員目不轉睛地搜索着無際的天邊，尋找雷雲的踪跡，閃電時，他們盯住落雷的地點，注視變化，往往歷時數日，這些地點開始冒煙，隨即吐出炎炎火舌，瞭望員在山頂瞭望台上，最易遭到雷電暗算，現代的瞭望台都裝有嚴密的避雷設備，以策安全。金屬台頂用粗雷繩連接深埋入地的疏電網或鹽牀，台內一切金屬物均與避雷繩相通。

愛達荷州天堂門山上，雷電發作時，電話線路的接地線上不斷地發出藍色躍動的火焰，數千呎長的森林電話線，曾被雷電燒成灰燼。雷電引起森林火燒之後，瞭望員即

行通知空降森林消防隊出動，使用降落傘及直昇飛機，趕到現場救火，有時候，大樹的樹頭發生燃燒，站在樹下地面上竟看不出有何異狀。

科學家們為着保全寶貴的林木，目前正計劃使用乾冰，來消除雷雲的生成。奇異電器研究室的夏弗爾博士，曾向美國森林管理局建議，用飛機在雷雲之上撒佈乾冰，使雷雲中的水珠結冰，而脫離「過冷」的形態，則不致產生充電的現象，撒佈的方法與製造「人造雨雲」相似。

電力輸送線的避雷

電的時代方興未艾，田野間交織着密佈的輸電網，某些地方的輸電線平均每年每英里會遭受雷擊一次，以前，有些輸電系統一年之中受雷電侵擾，中止供電達一百次。這種情形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便利，工業的安全等等，不言可喻。

雷電係從兩方面來侵害輸電線；擊中電力線以後，沿線奔流，將變壓器、發電機、電動機等損壞，有時則躍過輸電線架塔上的絕緣瓷瓶，藉塔架鋼材入地，同時將線中的電流攔走，肇致嚴重的漏電現象。

電力避雷設備的原理與蒸汽鍋爐的安全凡而相同，雷

人造雷電的試驗

奇異和西屋電器公司對於「天然」和「人造」雷電的研究，進行不遺餘力，紐約恩派亞大廈的頂端經常遭受雷電的襲擊，為觀察雷電性質的絕好去處，奇異公司特在該處裝設各種儀器搜集資料做為印證。

高速度攝影機和錄波儀，藉雷電電流的激應，自動操作，拍攝閃電照片並記錄閃電電流的變化，從迴轉攝影機所拍的照片看來，人眼所見的閃電，往往係由數條閃電組合而成。

奇異公司在麻省俾茲費爾設有高電壓試驗所，可以發出五十呎長，一千五百萬弗特電壓的人造閃電，以供試驗，特別注重研究雷電對輸電線的危害，業已獲得答案和令人滿意的具體解救辦法。

紐約恩派亞大廈屹立於閃電中雄姿，事實上係十一條閃電同時擊中頂



雷電在性質上雖然相同，仍可分別為幾種；最常見的是條閃電，面閃電常出現於上下雲層之間。不聞雷聲的遠處閃電被稱做「熱閃電」。條閃電又有帶形、珠鏈形、叉形各種。有人宣稱曾經目睹「球形閃電」——即發光的火球，在室內及庭院中滾動，爆發一聲後始消失無踪；對於這點意見

紛紜莫衷一是，科學家們相信，完全是閃電強光過後，所引起視覺上的幻象，至於消失時的爆發，極可能是另一次雷聲偶然的巧合。

颶風，火山爆發，含塵的旋風暴，大風雪時，均有發生閃電的可能。天空清碧無垠，根本不見有雷雲存在，亦

大煞風景

一九二六年夏季，愛特麗小姐游泳橫渡英吉利海峽，成為有史以來女人完成這項偉大運動的第一人，一時全世界為之震驚駭然。

自法國海岸的格立斯，內茲神角到英國的多佛白岩，航程雖短，但以一位十九歲的美國女郎，遍身塗了一吋厚的油脂，在濃霧與驟冽的浪濤中奮鬥十四小時三十一分而安全達到，當然也足以名傳史冊了。

快到終點時，精力疲憊的愛特麗小姐施出了她最後一分的力量，游過最後的幾碼海程。她裸露着全身只塗着一層油脂，自海水中站起來踏上英國的泥土。海岸上萬人密集，焦急地等候着作熱烈歡迎。

可是，當愛特麗小姐尚未踏上海灘時，一位穿着制服的英國移民局官員却向她走去，他伸開手，然後一本

會有「青天霹靂」出現。

尹次郎博士說過：「你能夠聽見雷鳴，看見閃光時，雷電的距離尚遠，被雷電擊中的人，事先是無法知曉的。」這話極有見地，可供懼怕遭受雷擊人們的參考。

(自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正經地說，「要是你沒有合法證明文件，你是不能踏入英國領土的，你的護照呢？」

小偶像噴泉

歐洲最著名的噴泉名叫「小偶像」(The little Manikin)，它是一具二十一吋高的年青孩子的銅像，自十五世紀來就立在布魯塞爾(比利時京城)的郊外。那時有一位父親，因為自己的孩子走失了而幸運地得慶重圓，便在這噴泉之源上建立了這個銅像，以作紀念。多年來，有無數禮物贈送給這個孩子，贈送人的名單中有路易十五和拿破崙，贈品有各種紀念章，刀劍等等，此外還有五十套不同的奇特制服，供他在不同的季節穿戴。這些衣服中有的是比利時的驃騎兵軍服，法國騎兵制服，中國滿洲服和英國的警察制服等等。



騙人的數字

鄧秉壽譯

我們常常上統計數字的當，有時情知不妙，可是仍然攪不出個所以然，因為人們常常利用統計數字來支持一些很不健全的事實。不過，事雖如此，我們可不應將責任一

古腦兒的推到統計人員身上，因為他們僅負收集資料，加以計算，利用各種方式將其結果表達出來的責任而已。實際上應受指責的人，該是那些從統計人員手中，獲得了數字之後，要不是把它誤解，便——在某些情況之下，為了自己的利益，別有用心地，故意將它曲解。

泰半的誤解，肇因於率爾認定統計上的相對關係，即是直接的因果關係。須知在統計學上，說某某二者之間存在着一種相對關係的時候，它的意思僅是二者之間有着一種並行不悖的「共同」或「共異」的趨勢而已。例如說：兒童的年齡，與高度之間，有一相對關係。倘若你將一百個兒童，按年齡的大小，依次排列；復按高度的高低，順

序安排，一定可以看出，二者之間並無多大出入。此外，又如兒童的聰敏與學業的進度之間；入息與食用支出之間……等，莫不存在着一種類似的關係。

當二者間的相對關係一如上述的時候，前者的變異，直接引至後者的不同。例如：在某一農林試驗場內，我們發現在飼養小豬上，特種飼料的份量，與小豬增長的速度，有一相對關係，因之——設若其他有關條件不變的話——我們可以相當穩健的推斷，是這些特別飼料，使得小豬長得比別的快，然而，並不是每一項相對關係，都包含有上述這類直接引發的關係的，舉一個例：在任何人數較多的學校裡，我們必然的可以看到，學生的足的大小，與他們寫字的速度上，有一種相對關係。這是一個標準的例子；二者之間，因一個中間因素而產生相對關係，在這裡，那個中間因素，無疑的，是他們的年齡；顯明的，年紀較大的孩

子，有較大的足，而年紀較大的孩子，也就會寫得較快。在比較不甚顯著的型式之下，類此的錯誤，是最容易犯的。例如：不久之前有人指出，兒童的聰明與否，與出生時父親的年齡，有一個相對關係，是以中年或年紀較大的爸爸，比年紀輕的爸爸趨於產生較聰明的孩子。

乍然看來，似乎我們在生理學上，發現了一種空前未有的定律，殊不知我們祇不過又碰上了一個沒有直接因果關係的例子罷了。上述現象的解釋，有賴於另外的三個條件，第一，兒童的聰明是有高度遺傳性的；第二，在我們這個社會上，一般的說，以從事專門職業這一階級的人為最聰明，第三，又是一般的情形，從事專門職業的人，也就是最不可能早婚的人，晚婚的結果自然就產生了年紀較大的爸爸。因此，年齡較大的爸爸趨於產生更聰明的孩子這一事實，可以說是年紀較大的父親通常是專門職業從業人員這一事實的副產品。

同樣的誤會，必然不免發生自許多別種統計資料。癌症死亡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多年來統計數字指出，癌症的死亡率，雖很緩慢，但卻不斷地增高。因之不免就有人會認為我們這一代，因為一種或另一種原因，日趨於易受癌症的侵襲。

知道目前是否仍然如此，不過在調查的當時，禁酒主義在年輕的一代遠比年紀較高的一代更為時尚。那就是說，就整個集團而論，禁酒者本來就比不禁者年輕，自然的，死亡設若發生，當然也就僅能發生於年輕的時候了。

總而言之，在比較兩個平均年齡本來就不相若的集團的死亡年齡，是必然要引起誤會的。使用義齒的人的平均死亡年齡，不用說，是比使用自己天然牙齒的人為高。可是這並不就是說義齒使得你長生呀。

以上列舉，僅限於因為純粹的誤解而引起的誤會，故意曲解統計演義所引起的誤會，才是最害人不淺的一種。苟能加意選擇，沒有多少事物是不可以用數字來表現的；存心利用數字來顯示一種不正確的印象尤其容易，其中最有效的一種辦法無過於利用百分率了，目前百分率這玩意兒，真是時髦透了。說某一事物增加或減少了百分之幾，聽起來不是遠比說它由六十增加或減少到其實際數字來得更科學化嗎？事實上在許多場合，以百分率來顯示一種結果，確也是最好而且最簡明的辦法。

可是，這其中，有時就不免滲雜有不甚體面的理由的情事了。因此，當你獲得某種報導，是以百分率的形式來顯示其結果的，可是構成這百分率的原始數據却沒有獲得

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癌症死亡率，數字上的增高，可能的全然因為別的死亡原因的減少；也可以這麼說：一個相當數字的人，倘若他們的出生，提前了一個世紀，合應在雙十年華之際，列入死於傷寒或天花一類死亡原因的，現在，祇好以進入七十高齡的資格，被列入死於癌症這一項目之下。

許多年前，在都柏林一所醫院裡，曾發生這末一回事；死亡率以樓下病房的人，顯著地高於樓上病房的，這一件事被提出於官方報告中，討論結果是需予調查，調查結果是醫院的掛號處有這末一個習慣，讓可以自己行動的病人調入樓上的病房，不能行動的住樓下。

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也是關於死亡率的。事實也正以這一類被視為重大事體的統計數字，最常發生錯誤。我們常聽說，可靠的統計數字，證明禁酒的人難享高壽。這倒是百分之百正確的。大約是四十年前，有過這麼一次調查，指出絕對禁酒者的平均死亡年齡比不戒的為低。可是這個調查結果所引出的結論，却是很不正確的；照這個調查結果，禁酒者之所以死得早，純粹是因為他們禁了酒。換個方式來說，那末一個中度的飲酒者才是比較安全的了。這裡我得指出，我們再次忽略了一個嚴重的事實。不

這時你就應當考慮它的來龍去脈了。

例如下面的一項報導：「戰前英國國庫支出，百分之十以上是用以支付公務人員薪俸的，目前僅為百分之六了。」漠然的讀者，也許馬上便獲得這末一個印象，就是公務員薪給減少了，事實可不盡然，相反的，非但沒有減少，倒增加到幾近兩倍。考其原因，是整個國庫支出，戰後比戰前增加四倍，公務員薪給可並沒有依此比例增加。

此外，百分率也可以用來掩蓋或誇張一些微不足道的情况或資料。例如一位行政專家，宣佈他的一種新穎的打字訓練，試驗結果，使效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之，你可能聯想到，一班一班的受訓者，在接受着這種新法訓練，而後，就訓練前後的錯誤情形加以精密的統計。

豈料全部事實，可能是；唯一接受這位專家訓練的人，僅僅是他的一位私人秘書；而整個訓練過程，不過是受訓前後，先後給她打了兩封信，結果發現，接受訓練前打錯了三個字，訓練後錯了兩個。

另一個利用百分率來導人入迷的辦法是；假如你想誇張一些事實，盡量採用小的比例以顯其大，如希望加以隱匿，最好採用大的比例以形其小。

有一次我參加一個關於「消滅精神病患者運動」的辯

論會，辯論雙方都採用上述策略，結果雙方都能頗為有效地使用同一的數字來支持各別的理論——贊成反對雙方都同意一個事實——那就是英國目前有四十萬精神病患者，假如消滅政策一經採用，五十年後，人數可減少到一半。

贊成者說：「這個國家共有四十萬精神病患者——這個數目，約等於全威爾斯人口百分之二十五。實施消滅政策，可望在五十年內把它減少到一半。」

反對者說：「今日的精神病患者，其總數不及全國人口百分之一。不錯，五十年的消滅工作可能把這數目減到百分之零點五，不過問題在值不值得。」

據說：一個有夢養的人的解說是：他能够辨別甚麼時候，一個定理被接受或被否決。根據同一定義，時至今日，設若我們還不能夠對統計學諸原理，確有充份的基本認識，以免陷入上述諸設圈套的話，那我們仍算不上是一個有夢養的人。

取材自 Science Digest

大小，密度，分區，形狀，和型式是構成城市的幾種要素，在本文裡可以告訴你一個理想的都市應該如何去作最合宜的選擇。

世界上最初的城市約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與三千五百年間建立於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斯 (Tigris Euphrates) 尼羅 (Nile) 和印度河 (Indus) 上。城市的產生表示着人類性格的突然變遷；由此便帶來了寫作的發明，勞力的分工，技術的進步與科學的開始。今天在任何一個進步的國家裡，城市是人類組織自己居所的一種主要方法。舉例來說，在美國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裡，到公元二千年時，預計可達百分之八十或九十。

城市的自然形式對居民的活動力有着重大的影響，關於

想入非非錄

(一)

兩人貪睡，單憑鬧鐘有時還不能催他從美夢中醒來。如果你要使他能一時上班，你可以在他的床頭放一隻內裝電眼的鬧鐘，光電子便直射在他身上。早晨鬧鐘到時間開始響了，要是他不肯起床，這口鬧鐘便會永久關下去，可是祇要他一起床，光電子沒有東西阻擋了，鬧鐘便會立刻停止，要是鬧人起了床，打一個呵欠，仍想往枕上一倒，光電子再度受了阻礙後，鬧鐘便又會立刻發出響報。

(二)

新近請求專利的有一種兼作搖籃用的時鐘，在鐘擺上懸着一個搖籃，可催嬰兒入睡，鐘擺上支持的重量可達三十七磅，並且可依嬰兒的體重隨意調節。這種新搖籃對工作忙碌的母親也許是一項福音。

(三)

這是一具U字形的架子，愛晒日光浴的人可以舒適地睡在裡面。只要一按電紐，架子的軸便自動緩緩旋轉，讓晒日光浴的人全身能受到均勻的晒炙。

這一點我們已有更深的憧憬。但當我們研究人類如何建立或更新他們的繁複機構時，我們會碰到許多錯綜難解的因素和問題，對此，歷史和建設計劃的理論都無法給予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以城市大小問題而論，這是今日城市設計計劃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古希臘哲學家也認為大小合宜的州邦便是建立健全政治與社團的基礎。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上曾說：「十人不能成為城市，而十萬人亦不再成為城市。」即在二十世紀，倫敦和莫斯科也曾有意控制並減縮大都市的擴展。

怎樣大小的城市最為經濟？怎樣大小的城市能使文明發展最為便利？怎樣大小的城市能使居民的生活最感到滿足？現在讓我們以城市大小為序來研討一下這個重要的因素。

城市的大小

意大利亞平寧山之麓有個名叫奧吐諾伐 (Ortonovo) 的城市，僅有人口五百。她建立在橫嶺山口，小巧美麗





美國格林斯波羅城人口五萬

紐約城人口五百萬

。沿山岳斜坡而生長的橄欖樹林便是這個城市居民的生活源泉。居民之間親密互助，宛若部落。城內每人均相互認識，是非閒話當然也就不少。這樣一個活像村莊的城市，對居民來說感到十分安全，對遊客來說頗能令人稱羨。太古石器時代的村落多數就具有和這相似大小的規模。

古代的普林尼 (Pliny) 是希臘的一個計劃城市，在公元前四百年時，約有人口五千。她的聖堂，市場和競走場都證明這裡有過有組織的文明生活，不過她的規模仍是十分偏窄。我們推測當時這



美國堪薩斯城人口五千

美國紐約城人口五百萬

個城市裡的居民至少在見面時是相互認識的，那裡的領袖們一定彼此很熟悉，人類最初的城市大小大致如此。在現代新名詞上，這種大小的城市相當於「鄰誼單位」(Neighborhood Unit)，在這分散的住宅區域裡，基本日常需要的服務部門大致都已齊備。贊成這種小城市的人，認為在這樣合理的距離範圍內服務一定可以周到，並且可以建立起一個健全的社交機構。反對的人則辯駁說這種五千人的單位並不合適，要說到建立真正親密的交誼，五千人嫌太多了，至於想獲得現代化的文明享受則五千人又嫌太少。

我們再以美國北卡羅林

納州的格林斯波羅城 (Greensboro) 為例。她擁有人口七萬。該城位處山麓。居民大多已互不相識，只在市區街上常會遇到親友，像這一種城市裡，產生了特殊文化生活，並且社團之間也有了競爭，這裡有合理的各種不同職業以及各式店舖。公共服務部門——如警察的維持治安，健康與教育——的設立，在這種大小情形下也最為經濟有效。這一類的城市一度是美國生活的基本，迄今在美國的文學上和一般人的心目中仍佔着重要地位。古典希臘的計劃理論上認為這是大小最合宜的一種城市——大得足以自己維持良好的生活，同時也小得足以使居民認識他人的性格，最新的城市計劃者稱之為「理想式」。

最高一級的代表是舉世聞名的意大利佛羅倫薩城 (Florence)，她的人口是三十五萬。這種大小給居民帶來了新的自由環境，特殊的經濟狀況與各種文化。她對這一地區的影響極為強烈，並產生一種特殊風格。她對人類文化的貢獻也是極為巨大。這個城市雖然本身已很龐大，但她那全部中心區域在她的居民看來仍是很熟悉的。自市中心區到四郊仍在步行距離之內，以摩托自行車十分鐘可達。這一類大小的城市也許已接近或略超過有效的都市服務之上。並且具備着良好有變化的經濟機會。固然因都市稠

密而生的問題在這裡已開始發生，可是，在現時代的理論家看來，這是新式社會中最適宜的大小程度。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世界大都會：以紐約來說，她有人口一千三百萬，她匯集各式精華專長於一處，擁有龐大的經濟與物質組織。任何種類的產品都可以在這裡出產或買到，各種形式的活動都可以在這裡獲得。居民完全被包圍在城市環境之內，鄉村風物已全然遠隔。在這種大都市裡可領受到高度刺激，而文化的改進也是瞬息千里。領導全球。這一類城市全世界僅有十座：紐約，芝加哥，倫敦，柏林，巴黎，莫斯科，列寧格勒，東京，上海和倍諾斯愛勒 (Buenos Aires)。這些地方的缺點是人口過於擁擠，居民相互視同陌路，永遠感到孤寂，社會情形也亂成一團。優點是市場經濟有着最有效率的結構，為她辯護的人們說：大都會用不着廢止，只須加以改造，便可使她成爲一個易於管理的單位。

城市最適宜的大小是難以用簡單的公式來表示的，城市的用途，特性及建造時的地址和社會都足以左右這個原則，城市「大」「小」的定義常隨歷史而變遷。古代腓特烈 (Sumer) 的拉加許城 (Lagash) 有人口兩萬；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統治下的巴比倫城有人口八萬。

(註：約在公元前六〇四—五六一，爲巴比倫之王，曾攻克耶路撒冷) 披立克林 (Periclean) 時代的雅典城人口二十萬。(註：爲雅典物質與文化最繁盛時代，約在公元前四九一—四二九年) 布尼克戰爭時代的迦太基城有人口五十萬。(註：羅馬與迦太基間之戰爭) 羅馬帝國全盛時代，羅馬有人口百萬。

與城市大小有關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口密度——城市土地的單位面積上所有的人口數。佛羅倫薩因爲密度很大，所以擴展的結果把郊外的綠山都包含在市區以內，而工作場所也跟著住宅區相距不遠。但洛杉磯的無窮盡往外擴展的結果，却造成人口衆多，密度稀薄的情形。

密度直接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因爲它能決定建築物的高度，住宅內外的面積大小，甚至住宅的光線和空氣。在今天城市的大小已非人力所能控制，但人口密度却可以由建築情形和規章來加以決定。

城市的人口密度

如同以上所提的城市大小一樣，我們也可以用不同密度的城市實例來衡量它。城市中人口最疏的約爲一平方英里一千人。在這種密度下，每一畝地上大概只有一所單住

立，不足形成一社會團體。多數從城市裡遷居到郊外去的人都不免有孤寂之感。

每平方英里一萬人的地方便屬於市區了，居民多數合寓一宅：如建築成排的住宅區兩人合住一屋等等，美國巴爾的摩和華盛頓是這一類的代表。芝加哥比這更稠密一點，她的平均密度是一萬六千人。依照一萬人的密度而計劃建築的市鎮是英國的哈羅市 Harlow。雖然那兒的住宅區仍有私人園地，但是要比上述的郊區住宅要經濟緊湊得多。公共運輸的供應在這種城市裡比較有效率，就理論上說，人口密度每增一級，居民到工作地點去的行程時間便要縮短百分之七十五。但在大都市裡，人口密度雖然也不過一萬人，但自市區邊緣到中心的距離仍是相當可觀。像這一類的城市在面積狹窄的美國看來，仍是屬於浪費。

每平方英里三萬五千人的城市，三四層樓的公寓房屋便在此出現。佛羅倫薩是這一類城市中歷史較古老的一個例子，其他主要大城的市中心區也多屬此類，擁擠問題便在此類城市中發生：養育孩子的環境太差，光線與空氣不足，不過便利之處當然也有：例如良好的社交環境，有城市的優越感，去上工或去郊外的途程適中，運輸交通的經濟便利。如果我們限於土地面積，新式設計的都市可以採

一家的屋子，情形已和鄉村彷彿。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城市是如此稀疏的。澳大利亞的首府坎柏刺 (Canberra) 是其中之一，它建立於一九一三年，由美國建築師華爾脫·格利芬 Walter Griffin 所計劃。他的目標是建造一座規模宏大的城市，有充足的空地 and 足夠擴充的房間。他預計的最後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三千到四千人，但現在還只有五百，其中人口僅兩萬的一鎮佔地達三十五平方英里。在坎柏刺的店舖離住宅區至少相距一英里以上。工作區域距離住宅約有五英里。在這種情形下，稀疏的人口密度便等於浪費土地，並使交通和社會團結問題受到重大阻礙。坎柏刺的居民必須有錢，並且每家擁有汽車兩輛才能解除這些困難。

美國城郊的人口密度通常是每平方英里三千五百人，美國人一般的夢想是每一個家庭有自己的住屋，有充份的私人便利與自由，也有育嬰室的設備，這個夢想現在已逐漸在實現中。根據統計美國人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喜歡住在這種區域裡。(有些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也和此相仿，洛杉磯便是一例。) 但這種趨勢同時引起了幾個嚴重的問題：如都市的迅速往外膨脹，到工作地點去途程過遠，居民住宅區分散後公共汽車的供應困難，以及居民每一小集團的孤

取這種密度，六層九層的電梯上下公寓也可以滿足人們基本的需要。

最上的一級是每平方英里十萬人，我們可以從紐約曼哈頓的擁擠區域，達馬士革的新興都市，那不里斯的貧民窟以及古羅馬城中找到這一類的例子。這一類城市由密集的電梯上下的公寓住宅，無窮的黑暗與過份擁擠的住屋所造成，那兒根本就沒有私人的方便，光線，空氣，和活動的餘地在這種場合要維持最低生活標準就得有賴於四十到六十層的摩天大廈，像這一流的大都市也許只能爲某一部特殊人物所能忍受。

我們不能挑選那一類密度認爲「最爲合宜」。因爲其中牽涉了好多因素，不免顧此失彼。同時各種不同的社會團體也許對不同的都市發展有特殊的便利。此外，人口密度與城市大小也有密切關聯。

變更人口密度直接影響城市的性格和作用。許多中古世紀的城市因人口不斷的在固定城牆之內增加而在根本上起了變更，花園消失了，房屋緊緊地連連起來，一層層的樓房往上加，傾斜地俯瞰街道。衛生設備和安全問題受到嚴重影響。相反，要是在四郊疏散人口，交通這一類的問題也就隨之而生。

城市的排列也是跟大小密度同樣重要。每一城市不論她是何等原始或窄小，在排列上都有她的特點。居住，貿易，慶祝，生產，娛樂等等均各自分區。愈是新式的城市這種分區愈是明顯，而這便是它們能力與活動力的主要來源。這種分區的程度和分佈情形便是城市的「實質」或「結構」——也就是工作場所和各類住宅區的型式，這一點當城市計劃者開始設計城市時也須特別注意的。

城市的分區

有些原始形式的城市，比較起來很少分區。例如西非洲的某些鄉鎮以及中東的城市多屬此類。那裡的生產工作多在家庭中進行，工農混而為一，貨品交易或許也同在一地，那裡的各式房屋是混合在一起的，並不分區，整個城市沒有什麼重點。這一類城市雖然常被我們視之為不文明，但她却是高度組織的代表。

第五十一期

中古世紀城市已有了很好的分類。技師匠人雖常住在他們的店內，但各類等級的住處已有顯著的劃分。屠戶和鐵工已分街而住，地區由城市的協會來決定控制。有些城市裡有嚴格強迫執行的猶太區，隔離的代書和律師區等等。這類城市有一個以上的重點：如商場，禮拜堂或是堡壘。

庭生活可以享受一點空曠地區的樂趣，至於製造工業區則可以利用公路及鐵路加強運輸。互相有關的兩種工業可使其相互毗連。這樣一來各種不同區域可互求發展各不相礙。美國城市中區與區間的分界通常總是混淆而不顯明的。潔白的住宅跟外表污穢的工廠相連，市區與陋巷接壤。因此新計劃城市常用明顯的界限把它劃分，例如哈羅城的工業區有兩座與住宅區依地形隔離，中間隔着一片空地，店舖均在中心區域。這種形式到頗有點與古代城市因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間劃分的情形一樣，例如以前北平的漢城與滿城。埃及建造金字塔時的喀汗 Kahan 工地，工人與官員的居處之間有城垣間隔著。

事實上，城市中截然的劃分等於使居民隔離成為不同集團，各成陌路。必須的公用設備常易路遠難及，交通制度也常易致負荷過量，市郊住宅區域因缺少店舖使居民感到不便，這些都是它的缺點，所以城市的分類固然需要，但還得要考慮間隔的遠近，舉例來說，重工業當然應該隔離，但輕工業是否可以設在住宅區附近呢？至於依人種分類的分區理由根本是不能存在的，但現在新建設的城市仍考慮到這些條件。

城市的形狀

窮人和富人也許住在同一地區，但已各自成為一個集團。在另一方面的例子，如佛羅梭薩特別將工人住宅區設置於阿諾河的對岸。羅馬帝國將貧民區另外劃分，遠在台伯河 (Tiber) 附近，迄今尚仍其舊。

中古城市的分區最為精細，佛羅梭薩的猶太區另成一鎮與市場中心直接相聯。佛羅梭薩的街名視該區商業種類或所住家族而變更。同一行業的人常住在一起。同一類店舖的比較很是方便，這種精細的劃分和窄小的面積，使居民間易於接近，形成良好的交誼。

這種中古式城市的組織在現代人看來，不免有許多缺點，例如人在社會中的地位過於固定，生產工業受到限制，以及人種的歧視等等，不過現代都市中也不乏此例。同時，精細的劃分也會引起摩擦。中古時代的巴黎數度想把屠戶逐出市中心區。佛羅梭薩的紡織品工業被限制在黑暗狹小的店舖中進行，貨物則存貯於閣樓上，操作不便，並易於失火。

現代城市的劃分比較粗率。範圍也較為廣大，例如，芝加哥南邊有一個廣大的黑人區。曼哈坦的成衣業也另成一區，百貨公司集中在一條長街上。這種粗枝大葉的區分有着顯著的優點，住宅區域可以在較安靜地點孩子們和家

除上述的大小，密度和分區以外，還有城市的形狀也能影響生活的品質，古老城市的外形大致呈圓形或長方形，在她的邊界上圍繞着城牆。中古時代意大利的盧加 (Lucca) 和偉大的都市北平都屬於這一類。城牆的主要目的是在防護，使它隔離成為一個特殊的環境，在幾世紀以前，建立城市的第一個步驟是築好城牆，然後把人口往裡面填充以求發展。

當人口逐漸增加以後，上述的密集形式便發生了困難。於是除了在城內擠塞以外，同時又逐年向外發展，好像樹木的年輪一樣，一圈一圈地增加。所不同的是城市中心是不會凋零的，它繼續保持着原有的作用。

第二種城市的形式狹長如帶，通常位於公路和河流之側，河流與公路是城市產生的原始因素，所的城市沿着她發展，同時那裡地形也限制了這種城市的形狀。這種狹長的城很少能擴展而成為大城。俄羅斯太林格勒是唯一例外，這種城市的優點是所有的結構都接近主要交通線，運輸最為方便，但要是過份發展便對這條主要動脈有堵塞的危險。這種城市還有一個特點便是沒有重要的焦點，因此也缺乏一個活動中心，在現代的眼光看來，這種古代形式的小規模城市仍有其不朽的價值。

大都市是第三種形式。她自中心向外伸展好幾條長臂尋求發展。宛如星形或章魚。芝加哥是這種城市的一例。它的發展是沿鐵路線和高速公路線自內向外膨脹。

星形的都市再兼有堅強的市中心，那末便可兼有狹長形城市的便利，不致有偏廢或交通阻塞之虞。哥本哈根的新都市計劃便採取這種形式。

第四種形式名之曰「星座式」。顧名思義，是由許多隔離的單位分佈在廣大地區上，以迅速的交通來加以聯繫。星座式城市迄今尚無較大者出現，到目前為止已建立者為數殊屬寥寥，英國的哈羅是其中之一，其他相似的城市則有波斯頓。此外如荷蘭的幾個城市阿姆斯特丹，哈迪姆，海牙，鹿特丹，烏得勒支，如果把她們聯在一起看，也可以認為此種形式的擴大。

在研究中的可能的都市形式尚有數種，如城市可能成為中空的圈形，也可以把住宅區放在中心，把原來在中心機構挪到邊界上來。

一所大城市當然不希望作迅速而完全的改變，因為這樣一來化費太大，但擴充和變遷却無時不在進行中。

城市內部型式

哥多屬此類，這種幅合式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便是產生三角形區域，無法經濟利用。不過這類型式就逐漸發展的城市而言却是一種自然的產物。

另外一種街道的排列法是格子型，格子的式樣有三角形，六角形等，但通常多為長方形，在古代青銅時期，意大利北部村莊已有成顯明長方形形的，印度的摩罕佐·達羅城（Mohenjo Daro），希臘的殖民城市，羅馬的營地，及維爾納扶一塞一勞脫（Villeneuve-Sur-Loz）諸中，古城市均採用此種設計。而現代化城市也因爲它有下列優點，所以樂於採用：如整齊，易排列，建築，易於辨識方位等。選擇長方形形的動機也有純出於哲理上的，如北平，當時觀念認為促進這樣有規則和諧的城市才能使她成為世界的中心，動機也有純出於實用的，如在紐約曼哈坦建立城市時，廢棄其他形式而採取長方格的原因是一「建築最省錢和適於居住」。

在設計師中也有人反對長方格型的，主要的理由是單調，缺乏選擇性。並且不適宜於地形不規則的城市，如舊金山和普林尼就無法應用。華盛頓在格子型中增加了斜線，不過這樣一來徒然增加混亂的交叉，和不等樣難看的地區，格子型城市在劃分時不經考慮，便易於將工廠地區和

每一所城市都有她自己的一套內部型式：例如街道，廣場及其他曠地等，各自有其特點。古代城市及今日菲洲土城，型式大多是不規則的。城市中主要的是私人建築物和高牆隔開的私人花園。只有留剩下來的一點空隙才算是公共道路和場所。當然這種型式也有其優點，因為它最省錢，同時也因爲由此造成的錯綜複雜難於使居民得到一種安全的保護。但要是是在大都市裡，便會發生很多困難，無論在移動上生活水準上，統一上都是一種障礙。

同樣古老的另一種型式是建築物擁擠着一處公共中心，街道則呈圈狀，有幾處與中心相通。它們的建立多在戰亂時期，略具防護的作用。這種型式的城市不適用於大規模。

都市計劃中比較重要的型式是軸狀的街道導入中心重要區域。這種形式的用意是便於移動。在古代的埃及和巴比倫已有過這種設計。軸型也許可以成爲極簡單的直線排列或擴展而成爲一組平行馬路。羅馬城內的軸線是不規則的，在有些城市裡，主要軸線自各方向發散，有時甚至互相交叉，有時則成均勻放射形狀。

這種型式有一個顯著的優點，便是陌生人易於辨識所處的地位，不易迷途。巴黎以勝利門爲中心的區域及芝加哥

住宅地區劃分成同樣大小，或將主要馬路和後街小巷建成同樣寬度。

新式城市的另一種內部型式是劃出空地以代替建築物爲主的排列，這種型式可見於低人口密度的鄉間及密度雖高而能任意往外發展的城市。在這種情形下需要新式的交通工具以聯結這分散的市區，並需要更多的空地。同時也因新式的建築術能允許有高鐵集中的結構，所以才能使其四周留出更多的空地。

這種型式對移動及土地利用上有特別的方便和自由，不過高樓矗立於空地的美妙形式也許只能限於一時，要是人口密度一增加，空地逐漸被佔，最後便會將原設計的用意化爲泡影，至於商店區和住宅區事實上必須集中，所以也不能採用這種方式。

大小，密度，分區，形狀和型式是任何一座城市形成的基本要素，每一點對居民生活品質都有嚴重的影響，當我們今後重建或擴大我們的城市時，是我們必須面對而加以解決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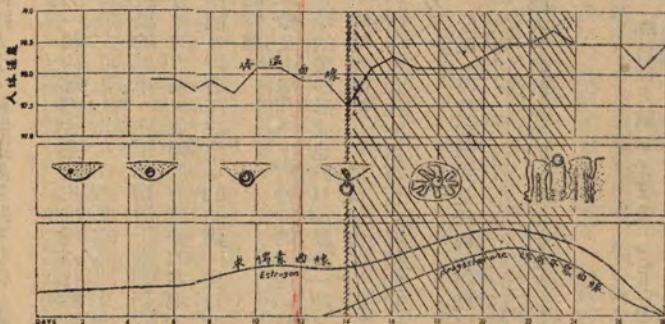
怎樣節育

莊 漣 譯

——爲要使世界人口和天然資源得到平衡，節育方法的研究已受到重視。這問題的解決關鍵在人類的「生育週期」，由於「生育週期」的研究已有許多新的節育方法發明出來——

今日，研究人口問題和計劃子女出生的人，他們的興趣正在迅速擴展中。全球不論何處，夫婦們對家庭人口的計劃，以及政府官員對全國人口的計劃的需要性已日形迫切。同時下面這事實也已日漸受到重視，即世界經濟的繁榮和政局的安定有賴於天然資源和世界人口間的平衡，有賴於土壤的肥沃度 (Fertility) 和人類的受孕率 (Fertility) 間的平衡，有賴於物資的生產率和人類的出生率之間的平衡。

從遠古至三百年前，世界人口的增加頗爲緩慢，在過去的三個世紀中，由於人類征服疾病方法的進步，世界人口增加了五倍，在一六



圖中斜線部份是女性的生育週期自第十四天起到第二十四天爲止。

五〇年時世界人口約計五億，時至今日則躍至二十五億，現時人口增加率約爲每年二千五百萬，人類的傳染病已漸次消除，人類的平均壽命已漸次加長，故這人口增加率的數字還在有增無已。

試以錫蘭爲例，在一九二〇年時牠的出生率爲每千人四十人，死亡率爲每千人三十二人，故人口的增加僅爲每千人八人。至一九五〇其出生率仍爲四十人，但其死亡率則已減至十二人，這是大半因爲瘧疾已受到控制之故。以錫蘭的目前人口增加率計算，則在二十六年内地的人口將加倍。日本的人口從一九二〇年的五千五百萬至一九五〇年已增至八千五百萬，預計在十年内地的人口將達到一億。印度現時的人口約爲三億六千萬，每年約增加人口五百多萬。食糧的生產不可能與人口的增加相提並論。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葛里格 (Alan Gregg) 氏說：「你能使資源倍增，如果仍不顧到人口的增加，則短時間內人口便會超越資源，於是食糧不足的問題便又降臨了。」

許多國家的政治領袖們和衛生機關的主管們都在爲人口問題操心，都在採取有效的步驟普及節育的知識，以使資源和人口得到平衡。爲要施行節育的宣傳，他們遇遇了一個主要的難題，即是需要發明一種避孕的方法，牠須簡

單，易行，且爲任何人經濟能力所許可，本文原作者最近曾環遊全球，深感一種簡易有效的避孕法實爲全球所普遍需要。

一種理想的避孕法應適合下列三種要求：無害，可靠，易爲人接受，牠並且要簡便，實用，價廉，在倫理上適合於使用的人。現今，最好的無害的可靠的且能爲人接受的避孕法却不簡單，也不價廉，不適各種文化水準的人民。現在許多生理學家和醫師都在研究更實用更易爲人接受的避孕方法，他們之中有些人工作的途徑完全是一種新的嘗試。

人類受孕有五個階段，都可以由此得到避孕的目的，這五個階段是：①必須有足夠數目的精蟲聚集於陰道內，②精蟲必須進入子宮並移行至喇叭狀管，③一個成熟的卵子停候於喇叭管，④必須有一個精蟲與卵子結合，⑤受精卵必須降至子宮，停留子宮壁上生長。

現時大多避孕方法多係着眼於第二階段，即阻止精蟲進入子宮。有的使用一種機械性的屏障，如保險套或子宮帽，有的使用化學性的藥劑，製成噴射物，凍膠，油膏，藥片使用，研究新方法的人現在多着眼於其餘幾種階段：精蟲的產生，卵子的產生，精蟲與卵子的結合，受精卵

的依附於子宮壁生長。

以阻止成熟卵子的產生或卵子的排泄而達成避孕的目的的研究已有多年歷史了，科學家已發現不時使用一種女性荷爾蒙（*sterogen*）可阻礙女人的排卵，如果有一女人每天服用一至二毫克（*mg*）的 *Diethylstilbestrol*，則在她以後的二或三個月經週期中不會排卵。據推測，*Estrgen* 荷爾蒙可以抑制 *Gonadotropin* 荷爾蒙的產生，*Gonadotropin* 是促成排卵所必需的物質。阻止排卵並不一定必需抑制月經，從卵巢取得的荷爾蒙 *Progesterone* 經使用後可引起月經，雖然沒有卵子產生時亦然。*Progesterone* 和 *Estrgen* 一樣也能阻止排卵。約在三十年前科學家發現如移植受孕動物的卵巢至另一雌性動物可使此雌性動物在某段時間內不會受孕，其他許多研究者亦發現 *Progesterone* 的注射可阻止排卵。

在「家庭計劃協會」的資助下，美國有一生物實驗室正在研究以 *Progesterone* 及其他避孕藥來控制受孕。以動物試驗的結果情形極為良好，但如用於人類是否有效還須作更進一步的證實。生育器官是非常精緻的機構，使用這些強力的生物藥類是要萬分謹慎的。這些以荷爾蒙控制排卵的試驗還須假以時日方能確定牠們的真正效果。

能。一隻卵子從喇叭管行至子宮約需四天，使用一種卵巢荷爾蒙即可延遲或加速卵子的行程，因而阻止牠在子宮內正常的附着和發展。

最近的研究發現如抑制妊娠動物的某種重要維他命，或飼以維他命抗體，可阻止已附着於子宮的胚胎的生長。此種研究主要的藥物是某種抗「葉酸」（*Folic acid*）。物質，葉酸是胚胎生長所必需的維他命，其中抗葉酸物質之一的 *Antifolates* 已在試驗中使用於阻止足以危害孕婦生命的妊娠。這藥物也已顯示可使鼠類避孕。使用這種藥物須比其他藥物更加當心。抗葉酸化合物都對血液有高度的毒性，設若此藥物不能得到終止妊娠的目的，則可能使胚胎引起嚴重的畸形。更且，此種避孕方法無異於打胎，牠與其他避孕法有迥然不同之處，牠將要毀滅一個已形成的生命，所以可能發生道德和法律上的問題。

自遠古以來，人類即知用藥草及他種植物避孕，文獻記載各地民族使用的植物達一百餘種，為要尋找一種簡單有效的避孕法，有一種植物叫 *Lithospermum ruderale* 又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種植物據說是美國西南部的印第安人發現的。去年，在紐約，「家庭計劃協會」召集了許多美國和加拿大的專家開會討論這種植物，他們報告說乾燥

正像荷爾蒙能控制卵的產生一樣，精蟲的產生也能為荷爾蒙所抑制，不過在此情形下却須用男性荷爾蒙（*Testosterone*）。因為藥丸素價格昂貴且如使用大量時有副作用發生，利用藥丸素避孕的方法現在還未達實用階段。

關於阻止精蟲與卵子結合的避孕方法，試驗證明在女性排卵期間使用 *Progesterone* 確可阻止受孕，可是這方法還未試用於人類，將來可能成為簡單有效的避孕方法。

利用化學方法阻止受孕曾有人研究對抗 *hyaluronidase* 的藥物，*hyaluronidase* 是一種酵素對卵子的受孕有極大作用。當一隻卵子從卵巢排出來，牠的周圍有許多細胞保護層，這些細胞則為一種叫 *hyaluronic acid* 的物質所包圍，人類精液中含有 *hyaluronidase* 酵素，依學說的解釋，這酵素的主要效用是突破圍繞卵子的細胞，造出一條通道讓精子能進入卵子。所以有人主張由女方便用一種抗 *hyaluronidase* 物質，使精子不能抵達卵子。

據實驗報告，有一種抗 *hyaluronidase* 物質叫 *Phosphorylated Hesperidin* 使用後有極成功結果，但這實驗還不能算最後結論，因為如長期服用這種物質對人體是否有害尚未確知。

即使卵子已獲受精，也有阻止其在子宮壁上寄生的可

Lithospermum 的提取物可使多種動物減低受孕率，包括使用於雌雄二性動物。這種提取物已證明可抑制腦下垂體的 *Gonadotrophic* 分泌，現時科學家正在研究這種植物的成份對人類的作用和副作用以及應用方法。

總而言之，現時避孕藥物的研究已從理論階段走向實際之途，很明顯的，用內服藥避孕有長期的保護效果，減除機械性或化學性的外用物，牠的價格也不致太貴，將大為簡化了家庭人口計劃問題。

然而，還有一種更簡單的避孕法，牠不需任何器械，這即是所謂「安全期」法。女人在每一月經週期間成熟一個卵子，這卵子只在人體內保留至多四十八小時，而男人的精蟲也不能存在超過四十八小時，故安全期方法即根據下面這一假設：受孕只能在排卵期及其前後短期內發生。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要決定排卵發生的確切日期，一旦排卵期知道後則要計算何時為受孕期何期為避孕期便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了。截至目前，有三種方法可以決定排卵日期：①在下腹部有痙攣感覺的徵候，陰道有微量分泌，或乳部發脹，在少數女人會有這現象。②根據女人的月經曆，衆信排卵發生於月經開始前二個星期。③女人的每月體溫曲線，在曲線的中段有一處指出體溫急速上升，相信這

日期與排期期極爲接近。女人的「基礎體溫」(意指每天早晨醒來時體溫)每月都重複着不同的週期。在上次月經停止後的最初二星期內體溫停於低水準，即在華氏九十七度與九十八度之間，至該月中段體溫普通先要降低十分之幾度，次晨突然上升半度至一度。時常這上升的體溫保持二三天，於是在這月的後半段體溫保持在九十八度與九十九度左右。直至下次月經再來時的前一二日開始下降至低水準。所以在限度範圍內，體溫曲線顯示出人類的「生育週期」。

我們現在所急迫需要是一種更簡單更確實的測知排期的方法。有一種可能利用的指標，即是女性子宮頸的黏液每月都有週期性的化學變化，有人主張研究一種像石蕊試紙試驗酸鹼一樣簡單的方法，用以試驗這黏液，當女人在受孕期內或避孕期內各顯出不同的顏色。

上面所述的是目前正在研究的避孕方法的幾個方向。在民衆和科學界日漸重視的情況下，我們深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重要的節育方法的發展。我們正站在進入成功的階石上，我們長期盼望的簡單有效而能爲各種文化水準的民族接受的避孕法終必有來到的一天。

(譯自 Scientific American April 1954)

拾 題

不平凡的郵筒

不平凡的郵筒

—記錄衣人底困擾—

Caroline Bird 路 譯

服務水準，盡量做到使公衆滿意稱便的地步。郵務部雇用許多非常幹練的探員，隨時致力於防護郵件的安全，偵查破壞任何有關郵政郵件錢財的企圖，使惡徒們遲早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他們對於一些貪便宜和故意爲難的郵政雇主，却一籌莫展傷盡了腦筋。這些人裡，一部份是心存心試驗郵局人員的辦事能

去年，美國郵政赤字數達六億六千三百萬元，由全國納稅的公民掏腰包償付，纔使收支平衡了事，超支的費用大半使用在慎重處理郵件，和配置工作人員方面，目的無非爲保持傳統優越的

力，和誠實可靠的程度，另一部份則毫無目的，純粹是逞強做戲開玩笑。每天，每個綠衣郵差，總要花費許多精力和時間，來清除郵筒裡面的雜物：汽車輪胎，舊信件，包裝紙以及其他各種名符其實的廢物。郵筒不比普通的廢紙簍，任何物件一旦投入，立刻受到重視。郵差在沒有絕對把握斷定它是廢物之前，不得隨便拋棄，而必須將之攜回郵局，交給專家檢驗。

最奇特的一次，郵差在郵筒裏發現一只玻璃瓶，瓶上沒貼任何標籤，瓶中防腐液裡浸着一個球形的怪狀物；紐約城公共詢問處的布立克主任，立刻認出是只切除的眼球，打電話向眼庫連絡，眼庫司事毫不猶疑地解釋說：「準是個心不在焉的外科醫師幹的好事，如果眼球還沒變硬，趕快送來，尚可利用。」有一位年青的婦人打電話到郵局來，聲稱她剛剛想起，早晨誤把

「你的面色難看得很哪！沒有睡好覺吧？」
「可不是，我幾乎整晚都不能入睡——我的太太每天晚上聽到響聲就要把我叫醒，她總以爲是有小偷來了，你想，要是每天晚上都來這樣幾下，怎麼受得了？」
「要是真的小偷來了，你們是決不會聽到聲音的。」

「是呀，我也是這樣勸過我的太太，可是，現在更不得了啦，她每天晚上只要一聽不見聲音就要把我叫醒了。」

勃朗太太對她所雇的女僕極爲得意，認爲她品性優良，忠誠可靠。當她在她的女朋友前大吹一番之後，便對正好送茶進來女僕說：

「珍妮，」勃朗太太說：「你到樓上去把梳妝台上的那封信給我拿來。」

「太太你說的是那一封信？」女僕問道：「是你哥哥寫來告訴你離婚消息的那一封，還是衣服店來討賬的那一封？」

裝在空白信封裏的，預備存進銀行的一千五百元鈔票，隨着一批信件投進了郵筒，她說明郵筒地點和鈔票的張數以後，將錢收回。

紐約的扒手，扒到錢包以後，總是將空錢包連同執事執照，保險卡片和家屬照片等，一股腦兒投入郵筒，請郵局負責免費退還原主，這種空錢包每週平均數達二百，紐約郵局設有專人，經常辦理尋覓錢包主人的工作。

最近，有一只錢包裏，出人意料竟有三張百元鈔票；郵局找到原主之後，後者爽快快樂地說道：「我的錢包裡有三張百元大鈔，絕對不會錯，是我親自送進郵筒的。」他並且說明當時因爲賭博失敗，賭件們逼着償清欠賬，情急之中乃將錢包投入郵筒，他點查清楚之後，從容不迫地把錢包收進懷中，淡淡地唱了個「多謝」，就大踏步地踱出了郵局，絲毫沒有任何不妥當之感。

郵筒裡每天總會發現成千上萬的，寫着錯誤或是並不存在的受信人和地址的信件，真使郵局傷透了腦筋，分信台和郵差爲這些信，不知費了多少勁，偶而延誤了投遞，還得受收發信人的責難，其實，過錯並不在郵局。

對於一些未寫明寄信人地址而又無法投遞的信件郵局實在感到進退維谷，在決定毀棄之前，往往將信拆開，仔細研讀內容，視能否找到任何有助於投遞的線索，對於信內附有金錢財物者，尤爲審慎注意，去年一年中，「無法投遞而又未註明退回地址的信件數達二千二百萬封，其中附有錢物的約達十萬封，計有現鈔廿四萬六千元，各種貴重品價值卅六萬一千元，郵局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總將大部份退還原

主，耗費達廿二萬元，恰合每封信一分錢。

有些瘋狂的寄信人，花上三分錢寄封信的目的，完全在考驗郵局人員，辨認草書書法和解答疑難的能力，譬如，有一封信的信封上只寫了下面的三個大字：

Wood
John
Mass.

郵局裡面專門擔任解答疑難的人員，用了一整天工夫，終於想出答案，乃在原信封上註明此信寄：麻省，安都瓦城，約翰恩德沃特先生收，即：

John Underwood
Andover Mass.

除了文字之外，尚有書畫，密碼，數碼以及海帶暗示等等，五光

十色花樣百出，郵局迄仍不斷地達到這類的考驗，爲了達成投遞郵件的使命，只有勉力面對現實，並不逃避，有一次郵局的翻譯專家嘔盡了心血，解決一個信謎之後，却在信內發現一行附語，說明：「我寄出這信，完全是想試試郵局能否投遞，」真是使人啼笑皆非了。

有些人使用開鎖的信箱，最容易招致盜竊，郵局也有防諜的義務，有些犯法的人常常利用郵筒走私——運銷烈酒，軍火，和毒品等禁物品——郵局必須注意取締，許多著名的商家也常常把未經函購預訂的貨品，花費少量的郵費，按照「貨到付款」(C.O.D.)的辦法，寄給預期的中國客，無端地增加了郵局的工作負擔，用心實在是可諷的。

(譯自「品珍」五月號)

(四) 終年的食物

關於紅人的食物的晒乾，儲藏和燒煮等任務，則全歸家中的婦人和女孩。男人和男孩從不擔任煮食的工作，除非有什麼典禮或宴會，他們才偶而爲之。不過炊事用具的製作，則是男人的工作，他們製作木鍋，淺盤，湯匙，飯杓，和水桶。同時他們也幫着收集漂流而來的木材，可以用來當柴燒，也可以用作製烤架。烤架是用長木材做柱子，將小枝紮在柱上作橫檔，中間留有大孔而成。烤架的下面燃起小火，保持不熄。生火的方法是鑽木取火，他們用一枝乾燥的木條在鑽有香柏樹皮作引火薪的凹溝內極力磨擦，生熱而發火將引火薪點燃，再吹一下風使小火燃旺，然後點燃烤物的乾柴。



獸肉和魚類要保藏的話，都是在這種烤架上經過文火烤過的。當獵獲物抵家的時候，婦人和女孩們先用貽貝刀將魚沿脊骨劈開，每條魚尾部連住，魚頭是切去的。魚骨



(三)

和內臟則小心地除去，集在一起投歸大海，這樣這些殘體就會滑歸故里與魚魂重合而再恢復原形。白天的時候，烤架下的火正在燃燒，婦人們就在架上忙著烤魚，她們將烤乾的取下，然常換上濕的再烤。

每一片魚都需烤得乾透乾透，這是不能忽略的。當烤魚的時候，魚皮表面已形乾脆，婦女們就將這乾脆的表皮裂開，以使透入熱空氣能將裡面烤乾。假使一塊魚沒有小心地完全烤乾就難在大批魚乾中儲藏起來，那末這一塊未烤乾的魚就開始腐爛，最後影響其餘一同儲藏的魚亦腐爛而全體變成廢物。假使烤魚的過程中逢到下雨，那住在大宅中的任何人一定立刻放下他們的工作，趕到烤場來，幫忙將薄香柏板蓋上以遮雨。他們也將一部份烤架搬進大屋來，放在室內的小火上繼續焙烤，獵獲物不全部烤完的話，就會遭到損失。室內烤魚使滿屋腥臭，但是民食為天，他們決不介意。

完全乾燥的煙肉，魚乾和介殼魚類——如蚌，蟹，貽貝等——都呈黑色，並且堅而脆。婦人們將每一片烤肉仔細檢查一遍以後，才投入亦經預先乾燥過的盛器——木箱和緊密的籃子。她們將盛器裝滿，加蓋，最後用香柏樹皮繩緊縛起來。她們將這些裝食物的木箱等高掛在屋外平台

的上面，用薄板蓋着，以保持乾燥和安全。小孩們是不許去動這些食糧的，他們祇准遠遠地看看它。

由於經驗，每一個婦人都知道，她丈夫的獵獲物，多少該作新鮮食用，多少該留作烤焙。新鮮食物比烤過的好吃得，特別因為這裡的印第安人不用鹽的。就因為這樣，他們用油特別多，差不多每餐每樣食物都要用魚油的，他們說：「油使喉嚨潤滑，易於下嚥。」魚油不單是這裡的印第安人的重要食物，對他們的內陸鄰族來說，也是重要食品，他們常用毛皮，鹿皮，山羊皮和乾菓等和他們交換魚油。事實上，這有限幾條通內陸，印安人翻山越嶺去貿易的道路，常被稱作油脂小徑，因為運往內陸的貨物，祇有魚油一種。魚油主要係由燭魚而來，這種魚祇有九至十二吋長，每年三月中旬，牠們自海上遊到西北海岸的某幾條河溪內，紅人們取出他們的大袋形網，在結冰的河面下張起來，深及河底。網口向海，魚向上遊前進的時候就投入網內，牠們就自網的上方一個小洞取出魚來。

部份燭魚也像其他魚類一樣上烤架烤魚乾；但是大部份燭魚被放進宅子附近的一個土坑內，留上幾個星期；因為剛開始腐爛的燭魚，最容易取魚油。燭魚在土坑內放了數星期以後，婦人們就將牠們取出來，移入一隻大香柏

櫥箱內，加水入箱以後，又加入燒熱的石塊入內煮水，水到相當溫度，魚油即浮上水面；婦人們即將魚油用湯匙取出，灌入油箱或皮袋內。即使經過搾油，並且烤成魚乾以後，魚體仍可像蠟燭般地用來點燈，這就是魚名的由來。

獸脂，他們又用另外一種方法製造。原料取自山羊腿。他們先把它切成小塊，放在嘴內咀嚼碎，吐在碗內，差不多滿至一半的時候，就加入水，最後投入乾淨的濕熱的石塊。水煮沸，油就浮在水面。他們將石塊取出，碗內的水和油就留着過夜。第二天早晨一塊光滑的獸脂餅就凝成了。他們小心地取起獸脂，用香柏樹皮條包裹起來，留待以後應用。

印第安人用獸脂調顏料，塗補木舟；冬天不論男女都用來抹臉和手，以防止皮膚拆裂；夏天，愛漂亮的婦女們用來擦臉使不曬黑。

燒新鮮魚或海豹肉最簡捷的方法是又在棒上用文火烤或放在平而熱的石面上烘。這些滾熱的食物然後放入一隻大的木盒中，另在木盒旁置有魚油一碟，這樣餚食就準備齊全了。用膳的時候，大家都用手持捻食物，沾過魚油之後就可放入口內了。

新鮮魚或乾燒魚羹，燻燒蔬菜，製乾果漿，則比較麻

煩，同時燒煮的時間也長。這裡的印第安人沒有鐵鍋，也沒有瓷鍋。不過他們有絕佳的籃子可以盛水，他們不會做瓦器，主要因為這個區域內不產合適的陶土。代替這些的，他們用遍地皆是大森林內的木材，做成非常合適並且美麗

的木鍋。這些木鍋不但堅固，並且耐用，甚至比陶罐更經久。當婦人們需要新鍋時她就告訴她的丈夫，以及尺寸大小，為大的就檢起工具和木劈走入林內找材料去了。

西北海岸的森林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山坡上充滿了巨大的香柏木樹，雲杉，毒人參，鐵杉等等；皆可利用。有大量木材可供應用的大部分其他印第安族，他們祇會做成圓木和柱子，不過西北海岸的紅人他們會製造木板。他們知道如何用木劈削木材，如何用石斧，骨鑿和銳利的貝殼工具再加工修飾。每一個獵人都有個海獅皮袋，裡面放有幾個木劈，用以製木板。

走進林內，男人們在找一株高大而平整的香柏木樹，上面帶有一些枝桿，以及數個結節。他知道多大的樹木剛適於做他所擬製造的木鍋。當找定合適的木材以後，他就用骨鑿和石斧在樹根部份慢慢地敲斷，樹倒下以後他就用木劈劈樹做出木板，再用石斧劈削，最後製成厚不及一吋的平整的木板。

次一步工作比較困難了！人們先生起一堆火，火上烤石塊。再用海藻包住木板，木板直放在地上兩面裹以燒熱的石塊，海藻的作用在保護木板使不致燒焦。然後澆水到兩旁的石塊上面，水蒸汽立時發生，漸漸地使海藻內的木板變軟。紅人在木板上已劃了幾條槽，這是方形鍋子的四角，這時他們就將木板漸漸使彎，最後彎成具有深度的方框。這不是一次就彎成的，需要一次一次用水蒸汽燻軟，一次一次彎，一些兒疏忽就會全功盡棄，需要特別小心。這時再在彎成的木框的接頭處鑽孔，塞入木栓，以相連接。有時他們也用雲杉根使接頭處相連。至於鍋底，他們用另一塊木板四周開槽，鑲入木框，用木栓連住，可以毫不漏水，這樣一隻木鍋就製成了。鍋蓋，則用另一塊同樣厚薄的木板做成。

一隻木鍋的製成是一件慢而艱辛的工作。即使有子侄輩幫忙，或者有奴隸們替他敲錘釘栓，仍舊還要很多小時的耐心工作。除此之外，他們不會對一隻平整而合用的木鍋表示已經滿足。一隻木鍋製成既屬不易，那就值得再辛苦一下在美觀上下一番工夫。因此他們就再化去幾天時間在木鍋旁彫刻自己的新圖案，並在彫刻上塗以紅藍黑等顏色。一隻精緻而可愛的木鍋是值得大加修飾的，因為一用

物預備着可供狼吞虎嚥，大嚼一餐。婦人是被視為小食量的，做了酋長祇能吃得更多。酋長祇能在主人供給的經過精工彫刻的大盆前挺直而莊嚴地坐着，用手指捻起小塊的食物吃吃，或者文雅地飲一些湯汁。食前或食後賓客面前都有一隻盛冷水的香柏木盆傳過，食前賓客就取一些水潤潤喉，食後則用以漱口。

宴會中，食物一旦放到某人面前，則這些食物就算盡屬某人。賓客人人都備有特別的口袋一隻，或者小木箱一具，用以盛放吃不完的食物，可以帶回家去給妻兒們享用。假使妻兒們一同赴宴，則她們就藏在男人的身後進食。

在食物中，海豹被獵人們視為僅次於鮭魚和庸鯨的美食。有時一大獵海集團自海上歸來，成行的獨木舟帶上成打的海豹，他們總待高潮時，儘量等海潮將獨木舟漂浮近家屋懸好。舟靠岸後就卸下海豹。一部份人洗刷獨木舟，翻過舟身乾燥。一部份人則生起旺火，像我們普通燒雞的絨毛似的燒海豹毛，待毛已燒盡，則將身體刮開，婦人們用桶盛約血，以備做血湯。

海豹皮下的一層油就是獸脂，新鮮的獸脂是無上妙品，紅人們的珍饈。當一個獵人捕得數頭海豹以後，他立刻叫他的兒子去請親屬朋友前來赴獸脂宴。獸脂宴有一定規

就是幾年，並且人人都會對它讚賞不已的。

婦人們非常愛護家裡的木鍋的。她們當然從不將木鍋放在火上燒。她們在鍋內先放好水，投入燒得滾熱的而清潔的石塊，以使水開，然後加入待煮的魚肉。他們都不喜歡混雜食物燒出大雜燴來，所以每樣食品都是單獨煮的。繼續不斷地投入熱石塊換出已不熱的石塊直到食物煮成。石塊，也是每一餐以後都經洗滌過，乾淨地留在那裡以待下次再用。

紅人們也煮食物吃，特別在預備大量食物時採取這辦法。食物是在室內掘的地穴中煮的，也用熱的石頭，不過這時婦人們用大海藻和鯉草將肉類層層裹住，放在熱石上；然後再在一包包的肉上鋪一層草和泥土；在這個簡單的地洞中煮了幾個鐘點以後，就將表面的一層草和土小心地移走，這樣這些香而油的海豹肉，鮭魚，庸鯨就蒸好可供宴會了。因為這裡的獵人們不用鹽，這含鹽的大海藻和鯉草就可給食物加上很好的香味。有時他們一次蒸出大量食物，因為很多大盒子須一下子裝滿大鯨食物同時送上，年輕的紅人們就可以立刻送到排列好的宴會中的大批賓客面前了。

平時紅人們都吃得很少，祇有在宴會上，才有大量食

矩的，先將獸脂切成長條，婦人將它鑲入美麗的盒內，上澆魚油。每個賓客取起一條浸油的獸脂，環在自己的脛上，在一端割下一塊，然後吞下。最好的吃相應該囫圇吞下，不能咀嚼。最厲害的吞脂專家一次宴會可吞食六長條之多。孩子們，父母總用浸油的小獸脂條訓練他們。

宰割鯨魚和兜捕鯨魚一樣費事，亦要集體工作。高潮時將魚身曳近岸邊，要到潮退魚身擱在灘上以後，才可以用骨刀開始宰割。人先爬在魚身上，切開一些皮肉，婦人們在下面丟一條繩子給他，他將破處皮肉縛住，下面的人就合力拉繩，這樣就撕下一塊皮肉。

宰鯨時，祇有捕鯨隊中的隊長是唯一不參加工作的人，他坐在那裡發號司令，命令如何割切等等。最先撕下的也即是最好的一塊鯨肉屬於隊長，那是自鯨背上撕下的大塊鯨油。隊長取過他的一份以後，隊員就紛紛取他們各自指定的一塊。然後村中的長幼老少亦各自分得一份，隊長是根據習慣有監督他們分魚的責任的。最後人人肩上海大塊鯨肉鯨脂，背回家去。

鯨脂再經切割，即成小條，即行投入木鍋。再投入熱石塊，溶化的油脂即漂浮水面；婦人們即用蚌殼撇去皮袋或儲箱，留待後用；剩下的新鮮油湯，全家可享用矣。

隊長和他的家屬也將分得的一份鯨脂帶回家去，不過他們並不立時燒煮。他們將鯨脂放上特製的木架，上插羽毛，為着鯨魚的慷慨對地的靈魂表示感謝。他們相信這樣會使隊長將來捕得更多的鯨魚。

榨過油的鯨脂還可以風乾儲藏，那是一件緩慢的工作，婦人們將它放上架子風乾，費去個把月功夫，才能完全乾透，當家庭內要吃這種脂乾，或者隊長要舉行宴會，她們就在儲藏箱內取出數條，放在沸水內，不久脂乾又重行變軟了。婦人們還用另一種方法做魚羹。她們在室內較遠的一角置有一箱，她們將魚放在箱內，隔了相當時間，發出的腐臭已達相當強度，主婦們即將腐魚取出，放在火上燒灼並且刮去魚鱗；然後取石塊擊魚身，直到魚身搗散，即投入一沸水盆中，急急攪拌，此時假使魚已相當腐熟，則魚骨甚易脫離魚身，主婦用木瓢取出魚骨，晚餐席上的魚羹就預備好了。

閤家圍火進餐之前，母親即在地上鋪起清潔的草席，為男人們坐用。可供選擇的數種食物，總先拿到父親和他的朋友們面前，待他們檢食。盛魚羹的木盆，置在男人們圍坐的圈子中心，他們用角質的湯匙飲湯，用手指取魚肉入口。婦人和孩子們要待男人們用膳完畢才能進食。海上

的獵人們相信，將最好的肉和魚給孩子們吃，會寵壞他們的；孩子們應該給什麼吃什麼，祇有父親和成人們才可以對食物加以挑選。

魚頭，他們認為是整條魚上最好的地方，是留作父親吃過魚羹以後慢慢享用的。他先吃魚眼睛，那是魚頭上最好的東西，再吃魚腦，最後將髓質吮盡。魚羹是非常油膩的，因此用了魚羹，則這一餐就不另加油碟了。

魚類和肉類是獵海者愛好的食物，但是他們也喜歡婦人們採集的新鮮漿果和野菜。紅醋栗，大覆盆子之果實，和莢蒾屬，森林中遍地皆是。每個家庭在山邊有他們自己的漿果園，夏秋兩季主婦們總帶着她們的女孩，駕了獨木舟出去採集；假使漿果園距村不遠，二個婦人或者一個婦人帶了她們女兒即可前往，帶了大籃子，天黑後才能趕返家中；假使園地離村很遠，那就全家駕起獨木舟前往，搭起蓬帳，一次在那裡住上幾晚，然後滿載而歸。

很多漿果趁新鮮就吃的，這裡的孩子們很少有機會吃到甜食，所以採漿果是孩子們的一大樂事。有一種新鮮食法是母親蒸出漿果汁；全家飲用；剩下的漿果肉則搗成餅狀，曬乾貯藏。

婦人們也採集野蘋果，顏色還青的時候就採下，因為

野蘋果一到成熟就易腐爛。青色的野蘋果加水一塊兒煮成漿，可以貯藏起來留作舉行野蘋果宴時取用。野水仙球根，和別的可食的地下莖，有些味道像薯蕷差不多，她們用特別的掘棒掘出，曬乾亦可貯存。海藻和附在上面的鮮魚卵是另一種普遍食用的植物，婦人們採集後有的新鮮時就煮食，有的則曬乾儲藏。

每年漁獵季終了的時候，獵海者的貯器都充滿了食物。每個家庭都因貯滿了充足的食物感到滿足。事實上每個人都為食物出過一番大力，一箱箱的食物代表着獨木舟中無數小時的耐心工作，以及碼架上的數不盡的手腳。

除此之外，為着生活男人們和女人們仍舊還有不少別的工作待做。男人們須要修理舊的獨木舟，漁獵用具，標槍和弓箭，以及製造新工具。在夏季，婦人們要剝下香柏樹皮，並將其內側晒乾，冬季則將樹皮的內側放在平板上搗碎，搗碎用的圓棒是用樹木或者鯨骨特製的，自搗碎的香柏樹皮中就可取出不少纖維，再經過不少辛勤的工作就可編出各種繩索，長袍，裙子，雨披，以及蓆子。她們也用收藏的香蒲編蓆子。編結得緊而尖的男人們帶的涼帽是婦人們夏季採集的雲杉根和枝編成的。婦人們也編大小各號蓆子。山羊皮的蓆子和香柏樹皮製的蓆子都將在未來的

冰雪天前製就，這些都是食品 and 戶外工作以外的工作。

獵海者看到如此多財富已經集成，同時想到他們時刻念的宴會和各種慶典即將來到，他們就深感興奮了；接下去的冬季歲月，該是如何有趣而富刺激啊！

(本章完，全文待續)

望梅止渴

愛爾蘭有些家庭貧窮終年只能以洋薯為食，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二味，這種單調的食物使他們養成了一種奇怪的習慣。他們在用膳時，在餐桌上經常放着一個小瓶，內藏一些食鹽，或是一小塊乳酪或是一小塊乾脯。他們吃一口洋薯，便用叉接觸一下瓶子，用象徵的方式來調節他們的口味。

四年禁錮

倫敦皇家戰爭博物館中有一件非常特殊的陳列品。那是一個廚房用的鹽子，係一九二〇年自法國黎卡度運來。這個鹽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年中經常緊繃着一個英國兵，並且秘密地由這一家的主婦給他遞送食物和擔任警衛。而這一家在四年戰爭期間始終被德國人所佔領，英國人整天都得蜷縮在這一個鹽子裡，只能在每天深夜時，才敢出來得到短時期的自由，吃點食物和活動一下雙腿。



時間主宰一切

每夜晚當天空晴朗時，在華盛頓附近的山高處總有一位天文家在觀星對時，他的工作是觀測地球的自轉速度來校正美國的國家標準時鐘，事實上全世界的時間都以地球這座大鐘為準，牠自轉的速度要比歷來任何人造鐘錶準確的多，每天的誤差從不超過三千萬分之一秒。

擔任這項工作的美國海軍觀象台可以說是美國的官方計時員。牠經常把望遠鏡對準某一恒星，當地球自轉一週以後又正對到這同一恒星時就是一天。應用這一方法海軍觀象台隨時校正牠的對時無線電信號。信號每兩小時向全世界播送一次，牠的準確度保持在千分之六秒以內。

這種「地球時」——天文家們則稱牠為「觀星時」或「恒星時」——是我們所能得到最準確的時間標準。沒有任何時鐘可以媲美牠的準確度。

但是在今天這個分秒必較的世界上，除了準確的「報時」以外，準確的「量時」也是同等的重要。為了供給準確量時的標準，美國國家標準局不分晝夜每秒鐘播送出一個無線電信號，「滴！滴！滴！……」響個不停。這一「標準秒」準確到百萬分之一秒，是計量時間長短的標準尺度，同「標準長度」，「標準重量」，「標準容量」，是同等的重要。

標準局同海軍觀象台在量時方面保持密切連繫，根據這同一「基本鐘」——地球的自轉——播送出對時信號。而科學家同工程師們再應用牠來較正日常使用的計時設備。

天文家們也用時間來計量宇宙的深度，他們用年——光年，光線以每秒鐘十八萬六千哩速度行走一年的哩程（六萬億哩）來做距離單位。這一數字聽來好像不可思議，但是我們已經發現距我們地球最遠的銀河系有達五億光年的，這樣說來以光年作距離單位有時也許還嫌不夠大。

——過去的光線——

光線從如此遙遠的距離而來，等於時間倒流，使我們看到過去。我們所見的星光，有許多是好久以前就已經開始他們遙遠的旅程。甚至有些星光當開始旅行時，人類在地球上還未出現呢。

拋開這些漫長的時間不談，在今天的許多精微工作方面，秒的單位又嫌太大。科學家需要把秒再分成幾百萬分之一，才能測量到砲彈出膛速度，或者雷達波從目標反射回來的時間。

你用的電鐘裡面通過的電流每秒鐘波動六十次，如果這一頻率稍有出入，你的鐘就無法指示準確時間。

現代鐘錶的準確度早已超過以往鐘錶匠們的想像。在

今天一只優良手錶平均每天只差十到十二秒。這樣一只錶的遊絲每小時波動一萬八千次，如果牠有十次的出入，每天就會有一分鐘的誤差。

——照像校對時間——

在以往觀星校對時間的時候，望遠鏡一端有蛛絲般細的一根線，當選定的一個恒星正通過中心時，觀星人手撥一具電鈕把正確時間記下，在第二天夜晚同樣的再來一次，這中間包括的時間就是廿四小時整。

今天的做法更為精確。天文家事實上是在比較恒星時與觀象台標準鐘的差數。他用不著親自從望遠鏡中觀視天空，只照四張像片就夠了。在選定的恒星通過天頂中線之前四十五秒，十五秒，和過中線後十五秒，四十五秒的時候各照一張像片。一種電氣裝置依照觀象台的標準鐘自動拍攝像片。然後仔細從照片上測量恒星是否正在天頂中線，如果有誤差，送出對時的無線電信號隨即加以校正。通常選來對時的恒星有八十多個，互相比較減少偏差。比如說根據標準鐘某一個恒星應該在下午十一時正通過天頂中線，而照像測定結果這一恒星在差百分之一秒到十一時通過中線，於是當下次報時的時候，無線電信號就提前百分之一秒送出。

——從潛視鏡中觀察鐘擺——

海軍觀象台的七具標準鐘擺有三具是鐘擺式的，其餘四具是晶石震動式的。現在觀象台的對時信號只根據晶石震動時鐘，因為牠們比較精準。不過嚴格的講起來這些標準永遠是「錯」的，從非動以後永不撥正，因為去撥正只有更增加牠的錯誤。不過「錯」些沒有關係，這些觀象家們用的只是牠們的相對時刻。

這些標準鐘儘管經常錯誤却比我日常使用最好的鐘錶準確的多。爲了保持牠們的準確度，用擺的時鐘安放在地下卅呎深，四週保溫的保護室內，避免受到外界震動同溫度變化的影響。同時每一具鐘更放在一具真空容器中，以免擺因受空氣阻力而變慢。每具鐘擺搖動的方向也不相同以免互相影響。保護室內經常保持華氏八十五度的溫度，免得鐘擺伸縮而影響週期。除非必要的修理工作沒有人輕易走入地下室中，平常只用潛視鏡從地面上觀察時刻。這些用擺的時鐘因爲準確度不够高已不再用來報時，不過觀察星位的計算中還要用到牠。

其餘幾具標準鐘用的震動晶石只有航空郵票大小。牠們密封在真空容器內，因爲空氣的阻力也同樣的會影響到震動週期。四週溫度變化保持在百分之一度以下。電流使

這些晶石每秒鐘震動十萬次。牠比鐘擺更爲準確的原因是受重力影響。通常重力變化會使鐘擺運動不規則，而影響重力因素又是這樣的多，甚至地下水位的升降都可以使重力發生變化。

——地球的轉動漸漸慢下來——

所謂絕對準確時間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因爲地球自身運動都不十分可靠。雖然地球自轉是我們一切時間的標準，但是牠也多少有點變化。根據以往記錄，牠偶爾也會快一陣，然後再慢下來。

從一六八〇年到一八〇〇年這一百年中地球大約慢了百分之二七秒。從一八〇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牠又快了約百分之卅秒。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〇年又慢了一點，一九二〇年以後又稍微快了點。沒有人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除了這種週期性的快一陣慢一陣以外，這座地球大時鐘同其他人造鐘錶一樣總是漸漸慢下來。約每百年慢一千分之一秒。這種細微變化同我們常人似乎毫無關係，不過對於天文學家却是非同小可，因爲他們是常常想到億萬年後的。

潮汐對於海底的摩擦恐怕是使地球轉動逐漸緩慢下來的主因。另外一個理由任何東西從地球一處移動到另一處

也會影響到地的平衡。河流把億萬噸泥沙冲到海邊固然有點影響。甚至建一座摩天大樓在理論上講都會給對時的天文家們帶來額外的麻煩。

今天世界上一切的活動都同時間脫不開關係。如果我們一旦不能量時，現代文明就根本無法繼續下去。許多事情不僅需要知道甚麼時間還得知道多長時間。

——計量一秒的百萬分之一時間——

在近代戰爭中，大砲瞄準可用雷達操縱。雷達波射到五十呎遠的目標再反射回來雖然只用千萬分之一秒，但是精密的計時儀器仍舊可以測定出來。

應用同一原理，船底水深可由高頻率聲波的發送和反射時間量出來。聲波在水中每秒走四九三八尺，船長可以從測深器中得知正確深度，準到時的分數。

石油同其他深藏地下的礦產也同樣可以利用重力震波測知。在測量重力時需要非常正確的量出一種特別設計的擺週期，正確度有時也會要求到百分之一秒。

甚至音樂都同時間的測量有密切的關係。音符強度同弦或管的每秒震動數有一定關係，震數愈大，聲調愈高。美國國家標準局同樣的也負責播送「標準音階」以爲音樂家同樂器製造廠定音之用。

土地測量時一定要知道準確經緯度。爲了測量經度你一定得知道正確的時間，並且要準到一秒的幾分之幾。經度以通過英國皇家觀象台所在地格林威治（因爲大倫敦的發展，當地烟霧迷漫，早已不能觀象，成爲歷史的遺蹟）子午線爲零點向東西計算。

——經度同時間的關係——

我們同格林威治線的距離通常不是用哩計算而是以時間計量的。如果你準確的知道格林威治同你所在地點時間之差，那就是你所在地點的經度。舉例來說如果當格林威治正午十二點的時候，紐約是上午七點，那麼紐約的經度就是西向五小時。在地圖上經線是以度來表示的，每小時等於十五度。

船上如果沒有經線儀（Chronometer）——實際上就是一種非常精確的時錶——牠是無法做準確的航行的。航海人員從經線儀中可以讀出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然後再觀測某幾個選定星位，就可以從海圖表上查出船的正確位置來。

地質學家考察岩層的年代時利用一種大自然自己放到岩石中的「時錶」。這一「時錶」是由鉀同其他放射性物質做成的，牠以一定的速度漸漸轉變成鉛。如果你在一個

岩層中發現有鋤存在，牠一定是同鋤共生的——這是因為部份鋤放射的結果。精細的測量出鋤同鉛的比例，再知道鋤轉變成鉛的速度，你就可以知道這一岩層的確定年代。應用這一方法發現有些地層的年紀竟達四億年到卅億年之久。

——標準時間——

不過對於我們最有興趣的還是日常生活所接觸的時間。牠把一天分成廿四小時，所謂一個小時純粹是一種人造的單位，牠不過是地球自轉一次時間的廿四分之一。至於為什麼分成廿四份，而不分做廿份或者十份恐怕沒有人知道。不過這個並沒有關係，因為大家都已習慣於廿四小時的制度。同時我們也用不着擔心我們的「小時」事實上是一天天的變長，因為牠的變化是如此之細微，對於我們根本談不上影響。

在今天世界上都已採用「標準時間」，不過這個並沒有多久的歷史。在一八八三年以前根本還無所謂「標準時間」。各地方有各地方自己的時間。根據日影式市政廳大鐘來對錶。這種地方時間每東西相差一哩要差四秒半鐘。

在馬車時代這個辦法並沒有關係。但是當火車來臨之後却未免亂成一團。不同的鐵路有不同的時間。多數鐵路以自己沿線大城市時鐘為準。有過一個時期美國鐵路有一

條線爲了避免把一群島嶼分在兩處有些地方東西小有出入。當你通過這條線時不僅差一小時同時還差一天。任何人向東行時過兩次今天，向西行時把明天跳過去了從今天一下就到後天。

為什麼需要一條國際日期轉換線可以從下面的例子得到最好的說明。你可以假想兩個人同時從英國格林威治出發東西分行。向東走的人爲了保持標準時間每過一小時就要把鐘點撥快一小時，當他抵達一百八十度時那裡的鐘要比格林威治差十二小時，因此當格林威治是五月十五日下午七點的時候依這個人的錶應是五月十五日上午七時。

同時另一個向西走的人每過一小時得把錶撥慢一小時，等他到一百八十度的地方依他的錶應到是五月十五日上午七時。這兩個人向兩個方向用同樣的時間走同樣長的路，碰到一起後發現相差整整一天，你說應該怎麼辦。爲了解決這一困惑問題大家一致同意這一國際日期轉換辦法。當你向東行時過這一條線時你重過一日，如果你在星期六通過這條線，第二天不是星期天還是星期六。如果你西行時則跳過一天，星期六通過此線第二天就是星期一，你根本把星期天丟了。曾有一位虔誠的婦人還爲此大爲憂慮，擔心一個忠誠基督徒無故少做一禮拜是否適當。

百多種不同的時間。最後由所有鐵路集會決定把美國分爲四個時區，在同一個時區內的鐵路都採用同一標準時間。在每一時區內的城市也都採用每一時區的標準時。不過直到一九一八年標準時區辦法才正式有立法根據。

當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十八號正式換用標準鐘的時候真是激動一時，許多懷疑派大放厥詞說整個這一套都是鐘錶商搗的鬼，不過讓每個人的錶都錯了好讓他們發財。

——國際日期轉換線——

在一八八四年國際子午線會議時決定把標準時區制度延長到全世界。全球分成廿四個時區，每一時區約十五度寬，相差一小時。以英國格林威治爲零點。當格林威治正午十二時的時候。在牠西面的一個時區是上午十一時。在牠東面的一個時區是下午一時。因爲地球由西向東轉的。

在「八十天環遊世界記」這本有名的少年讀物中，那位主角同人家打賭二萬英鎊說他可以在八十天內環繞地球一週。當他返回倫敦以後非常沮喪以爲逾過期限一天已經輸了，還是他的僕人提醒他在渡過太平洋時通過國際日期轉換線時賺出一天因此正好贏得賭注。

這一國際日期轉換線建立於一八八四年，是一條假想的線在經度一百八十度地方自南至北畫一條線。事實上這

——失掉了十一天——

丟掉時間同樣的也因誤過其他許多人。在一七五二年當英國採用現行歷法時，一下子抹去了十一天，從九月三日跳到九月十四日。忿怒的群眾用石塊向宣布此項決定的首相馬車投擲高喊：「還給我們那十一天來！」

事實上並沒有人丟掉任何時間。每個人照新的曆法算好像比舊曆法多活了十一天，如此而已。曆法的難題在今天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年是以地球繞太陽一週計算的，而月是以月球繞地球一週計算的。地球需要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繞太陽一週而月球繞地球一週則需時廿九天半。這兩者不能成一個整數的關係。

早期制定曆法的人爲了漢和月同年，辦法定的非常不妥。當羅馬凱撒大帝時，月份居然趕前了兩個月。在夏天正熱的時候，月份已是秋天了。凱撒在公元前四十六年調整一次把那一年特別延長讓他又恢復正常時令。不過他的新計算方法仍有少許毛病，以致到了一五八二年時又差了十天。於是教皇格瑞高雷十三世下令十月五日改爲十月十五日，並改定閏年辦法，一直實行到今天。但是當時英國同其他新教國家並沒有同時遵行這次決定，一直遲了二百年才採用這一新辦法。

許多人對於現行曆法仍感覺不滿意，特別是月份長短不一，星期同月份沒有一定關係，假日有時碰到星期日等都是牠的缺點。在美國國會已有人提出法案考慮是否採用「世界曆」。這「世界曆」把一年分為四季，每季九十天，每季的第一個月卅一天，其餘兩個月都是卅天。這樣一年三百六十四天，多的一天放在年底稱為「年終世界假日」。每四年一次的「閏年世界假日」則加在六月卅日的後面。每年和每季的第一天都從星期一開始，末了一天是星期六，這樣一來固定假日也不會同星期天衝突了。

「世界曆」已經有十五國贊同，聯合國也正在考慮。

——時鐘的先驅——

把一根桿子插在地上，看日影長短報時，對於原始社會已足够應用。日晷就是這樣發展出來的。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說日規是從巴比倫創始的，兩河流域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已開始應用。後來四處傳播到中國印度，埃及，巴勒斯坦等地，然後希臘，羅馬也學會應用。

中國古代使用漏壺記時，希臘人用水鐘也相差差不多。都是一個標準盛水容器，下面開一小孔，水一滴一滴漏到另一容器，看刻度計時。這比日規進步多了，因為牠可以不受天雨或夜晚的影響。同時也比日規還有一項更重要的進步，

步，日規只能告訴你時間的早晚，而滴漏更可以告訴你時間的長短。

後來更發明沙漏計時。這比水漏又進一步，在冬天牠不會凍結，也省去添水等麻煩。據說英國阿爾弗大帝用蠟燭計時。他每天點用六支十二吋長的蠟燭，每一吋可以點燃廿分鐘。他每天的工作，休息，祈禱等時間的劃分都以此為根據。為了避免風吹蠟燭流淚以致時間不準，外面套上一個透明的罩子，在英文裡燈籠這一字的起源據說與此有關。

在歐洲中世紀時如果你住在一所修道院附近，那麼你可以聽到修士們擊鐘報時。時鐘同鳴鐘一起始就有不可分的關係，在英文裡時鐘 (Clock) 一字就有鳴鐘 (Bell) 的意思。

——第一座真正的時鐘——

用近代的眼光看，真正的時鐘出現於十四世紀。在那時以前的鐘根本沒有鐘面同時針，只能鳴鐘報時。大約在一三三五年一個英國修道士製造了一座用重力鐘發動的鐘，具備了現代時鐘的各項要件，這具鐘至今還保存在英國一個教堂裏。

彼得·漢倫德國紐倫堡的一個鎖匠在一五〇四年發明

使用發條轉動時鐘。在美國費城一所博物院中陳列有一具傳說是漢倫造的鐘錶。這恐怕是世界上現存的第一具可以自由攜帶的錶。牠大約有半磅重，二吋半直徑，厚有一吋，外表同一個鬧鐘差不多。

大約在一六七五年英國的「鐘錶之父」湯瑪斯·陶平製出了遊絲同擺輪，這是鐘錶製造史上第一個重要里程碑，牠使錶的準確程度大為增加，五年之內分針也隨之出現。又過了卅年瑞士鐘錶師尼古拉·費西奧請求專利用寶石做軸承，減低摩擦，使錶的準確度又進一步。

在陶平發明遊絲後九十年，第三個英國製錶技師湯瑪斯·慕基發明了騎馬卡子，錶中最重要的控制機構，在今天大多數的錶還是用的同樣機構。

鐘擺的原理是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發現的。不過直到一六五七年才由荷蘭科學家霍金士應用到時鐘上，使得鐘的準確度大為增進，從此分針才有用武之地。

雖然發條已經應用了，但是在起初的一百多年中，錶還不是放在衣袋裏的。通常是用鍊子懸在頸下或者繫在腰間當做飾物。

——經線儀對於航海的貢獻——

當鐘錶製造技術日漸進步時，歐洲的許多重要海洋國

家的政府都紛紛鼓勵製造精密的經線儀供海上船隻使用。在英國，議會於一七一四年懸賞十萬鎊徵求精確時錶，要能在往西印度群島的整個航程中，所指示經度的差誤要在卅哩之內，這等於每月不能錯一分鐘，一天不能誤過兩秒鐘。

約翰·哈里遜所製的經線儀在一七六一年獲得此項獎金。

在美國時鐘製造完全走的是不同方向。在歐洲鐘錶匠是從修道士，天文家，鐵匠，鎖匠，和珠寶匠中發展出來的。但是早期美國的鐘錶匠都是木匠出身，因此許多美國早期的時鐘都是用木頭造的。

美國康省一個鐘錶匠艾里·特瑞創始採用機器大量生產，並且設計標準零件可以互相換用。

據傳說特瑞常常帶着大批時鐘乘馬環遊各地，趕上天雨的時候，他總是把時鐘寄存在各個農家，講好幾天以後他再回來時還他。但是等他真回來的時候，那些農人們已經用慣了鐘不想讓他拿走，生意就這樣做成了。

——世界上最大的時鐘——

世界上最大的時鐘於一九二七年建立在美國紐澤西州棕櫚島廠內。鐘面五十呎直徑，在紐約港中都可以望見。

分針有廿七呎三吋長重達一噸，分針尖端每分鐘移動卅三分鐘。

另一康省鐘錶匠傑羅米在美國首先應用黃銅做時鐘零件，大量製造，壓低成本。當他運了一批銅鐘到英國時，因為發賣價值太低，被英國海關把貨品扣留，認為他取巧故意低估貨價。依據英國稅法處罰的方式是貨品沒收，按發賣價值加百分之十付給貨主。傑羅米又運去第二批時鐘前往，結果英國海關還是按貨價加百分之十收買下來。傑羅米大為高興能找到一个現錢交易的好主顧，不但不要佣金，還比發賣多付一成。他又運了一整船去，不過英國海關發覺已經上了當，這次沒有留難順利放行了。

如果有機會參觀漢彌爾登(Hamilton)或者愛爾金(Elgin)等開名錶廠，你就可以瞭解克里斯多·莫萊所講的話不錯了。他說：「我敢說任何人看過錶廠以後，都多少有點茫然若失的感覺。」下面這些事實同數字就是最好的說明。

女用手錶的這絲只有普通頭髮三分之一粗細。

製錶時用的長度單位是萬分之一吋。一個錶的一百多件小零件都得適合這種精密標準才能裝配到一起。

的貢獻。

據估計一般手錶的修理工作有一半同發條有關。發條因為生銹而折斷或者乏勁。這種新合金不會生銹也不易乏勁。為了表演這種新合金製發條的堅強，愛爾金公司曾把一具手錶機器浸入燒熱的「王水」中——一種破壞力最強強酸同鹽酸的混合液。幾分鐘以後所有的零件都已溶解在酸液中，只有寶石同發條還安然無恙。

你也許聽過一種說法，雷雨之後，發條常常容易折斷。據愛爾金的工程師們說，當雷雨時空氣非常潮濕，雷雨過後溫度下降，錶內可能有部份水汽凝結附著在發條上成一銹點因而折斷。

談起發條，最好旋緊發條的時間是每日清晨。理由是人們就寢的時間偶爾有早晚，但是起床的時間總是差不多。因此如果早上發條等於每天時間相同，更有一樣好處。當白天看錶次數最多的時候，發條最緊，時間也最準。

將來會不會有一種錶可以永遠指示準確時間。這一問題的答案恐怕得向最時髦的原子世界中去尋找。也許有一天可以應用原子來計時，因為科學家已經發現原子內部的震動週期非常有規律。你可以設法調節一個震動的晶體同某一種元素的原子內部震動保持同一週期，應用電子儀器

錶中一些齒輪齒距只有頭髮那麼寬。一些螺絲只有千分之十八吋長。一個女人用的頂針內可以盛二萬只。稱量平衡輪上用的螺絲的天秤比微分化學分析用的天秤還要考究。

測量遊絲在冬夏因受溫度差所起變化的儀器須有百萬分之一吋的精密度。

溫度變化可以影響鐘錶——

雖然一只優良手錶在出廠時要經過平放，背放，直立，倒立，左傾，右傾等六種不同位置的檢驗。但是位置的變更對於錶的快慢仍有影響，因為這個理由手錶是比較不容易準確的。

溫度和氣壓的變更可以使一只錶在一天內錯上七八秒鐘。手錶帶在手上和摘下來時因為溫度的變化更引起錶殼內部的呼吸作用。潤滑油的乾滯和微壓的吸入都導源於溫度變化。

平常大家講十七石或者廿一石手錶，究竟寶石對於錶有什麼關係呢？牠們的作用就同車輪上的鋼珠軸承一樣，主要是為了減低摩擦，延長機件壽命同增加準確度。

近來在鐘錶製造方面一項最重要的發展就是製造發條用的新合金的研究成功。這是愛爾金公司研究室科學家們

可以做得非常準確。這一種由原子控制的鐘錶也許要比地球自轉還來得準確而有規律呢。

譯自美國地理雜誌

——完——

精緻的名畫

繆立羅(Murillo 1618—1682 西班牙宗教畫家)所繪的「聖靈懷孕圖」是世界上著名的精緻巨幅之一。這幅畫圖現存華盛頓羅馬天主教堂中，係一九三〇梵蒂岡彩庭所贈。這幅傑作高十呎寬八呎，內嵌鑲三萬五千塊天然顏色石。選取這些石塊並把它們安置圖上就需要二十五人工作一年。

動物的神秘嗅覺

北極狐為饑餓所驅時能在不可置信的距離以外偵察到食物的所在。某次有一個斯匹茲北爾根(Spitzbergen) (為挪威以北的北冰洋中的羣島)的獵人用松鴉為餌以陷阱捕獲了一頭北極狐，事後他在雪地上追踪這一頭狐狸的來跡，發現這頭狐狸原在五英里之外，當牠開到這乾燥的松鴉之後，便折向直趨陷阱而來，終於遭到了它的厄運。

音樂與仁慈的化身——

大提琴聖手卡莎爾斯

樂人

——每年六月，許多音樂家聚集小村，聽他的演奏，向他致敬。

購買一九五一年卡莎爾斯音樂

大會記錄的人們，會意外地收到一張唱片贈品。這唱片的一邊是卡莎爾斯大提琴獨奏，另一邊印着卡莎爾斯的親筆題詞：「任何偉大事業或偉大工作的核心，必須是品德和仁慈。」

在這張獨絕的留聲機唱片的後面，隱隱地站立着一個歷史上最非凡的人。許多偉大的音樂家們是因為他們的多才多藝而著名。但從沒有一個人，把他的音樂天才用作為

道德上及精神上的領導。

帕布羅下沙爾斯 (Pablo Casals) 決無一個大提琴家能和他匹敵。許多人認為他是空前絕後的最偉大的絃樂器家——有名的小提琴家佛尼茲·克勒斯勒這樣的頌揚他：「無論甚麼時間都拉琴的最偉大的人。」

卡莎爾斯定期的音樂會是在法國庇里尼山斜坡上的波來德斯 (Bardes) 小村每年一次的集會，卡莎爾斯現居住該地。由於他對音樂的發揚和他的精神的楷模，吸引了全世界的音樂家們及音樂的愛好者來到波來德斯小村，其中有許多音樂家正像他一樣的有名。每年六月聚集來聽他的演奏，與他奏樂，向他致敬，與他光明的靈魂和住兩個星期。



沒有參加這定期音樂會的音樂家們，很容易會被其他從音樂會回來的人得意地輕慢。他們就好像醉飲了神秘之泉，那泉水把我們的生命變成了音樂。你也許會因此想像到能在卡莎爾斯身上找到阿坡羅似的美貌和姿容。相反地，他却是一個矮胖的小人；短肥的雙手，大而圓的夾在鼻上的眼鏡，一個完全光禿的頭，而且在太陽的照射下，他老是撐着一頂鮮明的紅傘以防頭部的炎腫。他的面貌在仔細的瞻視下，你能辨察出敏感和偉大的力量，但在最初的一瞥上，他酷似一個商店的老闆，而完全不像是一位希臘的音樂之神。

卡莎爾斯生於距西班牙巴薩隆納三十哩的卡塔露尼亞 (Catalonia) 的溫德爾耳 (Vendrell) 小鎮上。他的父親是這小村教堂中的風琴師，帕布羅便在唱詩班中歌唱。幾乎自幼起，他就玩弄音樂。房屋裡的四周佈滿了各式各樣的樂器——鋼琴，笛，六絃琴，甚至小提琴也不少。他的肌肉的調節，正好像他的音樂的天性一樣地非凡。他的音樂家的父親，強迫他到村中的木匠家去當學徒。

但是，他的母親雖然對音樂的了解不深，却知道他是一個天才，因而決意讓全世界都知道他。用她節省下來的錢，帶着帕布羅到巴薩隆納城市立學校去讀書。雖然，他

僅十二歲，這孩子便在咖啡店得到了彈奏鋼琴的工作。他很快地說服了店東，讓他每個星期用一天的夜晚來演奏古典音樂。他的演奏感動了本地的音樂界。他的名聲增大了，當他舉起了大提琴橫過琴絃拉了一弓的頃刻，他知道大提琴是屬於他個人的樂器。十七歲時，又是由於他的母親的敏感和力量，以及對他的天才的崇拜式的信仰。他得以在馬德里獻藝於西班牙皇太后瑪利亞·克麗絲蒂娜之前。那不僅是他奏出的音樂，而且也是他的眼睛所射放出來的純良——沒有其他的形容詞可以形容——迷惑了皇太后。她給與他一筆恩俸，使他繼續研究，而實際上將他納入她的宮庭，在那兒他變成了將來的國王埃里豐索第十三 (Alfonso) 的遊侶。

現在提到領受這一筆皇家贊助的恩情，卡莎爾斯小心的解釋這是「私人的關係。這種情分，聯繫着『世界上的偉大的情誼』」。他說：「可是對我的思想或行為都沒有什麼影響」。在他手指上所發的聲音；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的母親也是如此，在這奢華和特權的地位上過了兩年以後，一天早晨他的母親突然宣佈「改變我們生活的時候到了。」『多好的一個人！』卡莎爾斯說『我是多麼感謝她！』

由於莫菲 (Morphy) 伯爵在皇后的會議中提議，從朝廷中給以恩俸，他們遷移到比京布魯塞爾 (Brussels)，在那兒帕布羅可在著名的音樂傳習所研究。監督將他派到約伯 (Aduard Jacobs) 教授的大提琴班，帕布羅悄然入內護送地坐在後排。

他生來其貌不揚，頭髮剪得短短的。在那些日子，當時所有真正的音樂家都戴着長可及肩的假髮。當約伯問他可以拉些甚麼的時候，他簡短地說：「任何你所喜歡的樂曲」。

大學教授的眉毛往上升。「好，好，你一定是個非凡的人！」

全班哄然大笑。「你能拉某某樂曲嗎？」教授諷刺地問他，指定了一首少為人知而又棘手的樂曲。

卡莎爾斯說：「可以！」

「某某樂曲，也能拉嗎？」又點了一首更棘手的。

卡莎爾斯又說：「可以！」

「很好，那麼，我提議你拉 *Souvenir de sa*。現在，年青的子弟們，你們準備靜聽這個非凡的年青人，給我們演奏任何一首我們喜歡的樂曲吧！」

雖然，他不得不用借來的大提琴，卡莎爾斯輝煌而無

不得不放棄在外國受教育的美夢而回到巴撒隆納。

在那兒，好運回轉。帕布羅的老音樂教師遷移到阿珍梯那 (Argentina) 去了，並且帕布羅在十八歲時開始繼承這老師的學生和教堂的職位。他的好母親現在可以歇息了，而愉快地看着他的名聲穩固地升起。

他很快地與皇后重修舊好，而在二十一歲的時候，聲名遍及於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十三歲時與他的母親和兩個弟弟回到巴黎。他的積蓄足夠他們全家賴以爲生，又有一封草菲伯爵給法國著名的指揮却利斯·拉茂銳克士 (Ch. Lamoureux 一八三四—一八九九，法國提琴家，指揮者) 的介紹信，那時這位指揮正準備了一連串的冬季音樂會。

當卡莎爾斯遞上名片時，這位著名的人物嘴裡哼哼着：「當他工作的時候，他是不喜歡給人打擾的。卡莎爾斯想退回，但拉茂銳克士一看來拜訪他的人，又咕噥地說：『不要走，年青人，到我面前來演奏——我喜歡你』。」

卡莎爾斯特別審慎地調整他的樂器。仁慈以外還有和平寧靜的心境，這是他的生活規律。最後他開始演奏，而在第一個音符時，拉茂銳克士在他的坐椅中轉身看着他。拉茂銳克士的身體有點虛弱，起身時很費勁，但當卡莎爾

缺點奏了這一首不著名而又特別棘手的樂曲。使得這班學生和這位教師都震驚得發呆了。

恢復了他的呼吸，約伯教授邀請他到隔壁的房間，同時敦促他加入他的學級，並立即允付他本年一年的獎學金。但是，卡莎爾斯不喜歡這種不禮貌的接待；它冒犯了他的教育道德的觀念——品德和仁慈。他說他不喜愛居留於此地。

這決斷使約伯抱憾終生。它使卡莎爾斯犧牲了他的恩俸；因為朝廷堅要他留在布魯塞爾，而他很謙恭地說明，他不願留在這兒。

他去巴黎——他和他的母親及兩個年幼的弟弟——囊空如洗，不懂語言，又沒有朋友和介紹信。他的母親有她的改變願望——從王家的安逸跳到貧窮。父親將他的微薄的積蓄寄給他們。母親需要在深夜縫紉，在危急之際，爲了一點法郎，甚至將她美麗的秀髮賣掉。在馬尼給里佛里斯 (Marigny Folles) 卡莎爾斯得到了一個待遇不好的第二大提琴手的工作。然而，他不得不將大提琴負在背上，一天前後兩次從他郊外極小的住屋去到城市的中心。——早上抄書，晚間做工。他說：「我們由於親身的經歷，得知辛苦是甚麼。」然而，這個抄訓代價太大。他生病了，他們

斯奏完後，這位偉大的指揮者却站立在他的面前。說道：

「你應當在我的第一次音樂會中演奏。」

卡莎爾斯與拉茂銳克士管弦樂團在巴黎的初次登台是音樂史上的一件大事。

然而，他的嚴肅的生活規律。在維也納受着苛刻的考驗。維也納當時是世界上的音樂首都，而他是這樣地有精神；當他舉起弓來的時候，手是緊張的。他試着輕微地旋轉使它彎曲，當他還是小孩子玩弄大鼓的時候，他就學會了這一套。弓飛出他的手指而落到聽衆的中間。當它一排到一排鄭重地傳遞回來的時候，他得假從他的記憶裡召喚他曾經向他的母親學到的一決不讓任何外面的情形改變他的意向或者侵擾他所追求的寧靜。當弓送交給他，他的手是穩健的。能像他演奏得如此精鍊，在他之前尚無其人。

大公無私，質樸無華。在卡莎爾斯對音樂的熱誠內，殆無先例。他寧願去指揮管弦樂隊，而不想像一個音樂家去贏獲殊榮。而且，他做一位指揮家，他是享受聽，而不是享受最後的露面。他嗜愛的是「作曲」，也喜歡別人如何去作曲。當他成爲世界上有名的大提琴家以後，他用他的總值六十萬美元的薪金，在巴撒隆納創立和訓練世界上第一個「人民的管弦樂團」，要使個個人都能享受音樂。

他建立了工人音樂協會，會費是一年一元美金。大量減少演奏費，為其會員舉辦音樂會。

卡莎爾斯喜愛質樸的人民，他希望不讓名聲和幸運，將他和他們分離。每年回到溫德爾耳與他的舊相識——木匠，鐵匠，鞋匠同住兩週或者三個星期。而他特別的娛樂，是和鎮上的音樂家們在一起並且在公眾的場所舉行音樂演奏會。

一天，在舊金山開了一次音樂演奏會後，琴登特馬培伊斯山 (mount Tamalpais)，他幾乎喪命；一個旋滾的漂石直向他滾來，他急忙跳到旁邊，保全了他的生命。石塊打壞了左手的姆指，將指骨打碎了，顯然對他是不好的。他的第一句話，使得他的友伴們驚訝。他說：「感謝主，我將不再奏大提琴了！」他的預言，未成事實，對他是不幸，而對世界的人們，倒是幸事。但他的意思是：「現在我能奉獻我整個的生命致力於偉大的全部音樂事業！」在他看來，最偉大的音樂是訓練有素的管弦樂團奏出的音樂，這樂隊在相互友愛下求進步，而有登峯造極的意志！不單是在音樂上求登峯造極，而是要在社會成就上，達到理想。『至誠』是他在管弦樂隊前持握的信念，對社交的品德和對音樂皆須誠實。他的部屬——音樂家們對他的尊敬，

有如教徒對教士或者對牧師一樣。多年前，當他成年的時候，他們在巴撒薩納大學談到他，說：「他將咖啡店變成音樂廳，又將音樂廳變成神廟！」

今天所有的卡特蘭人 (Catalans) 及各階層所有愛好自由的西班牙人，對於帕布羅卡莎爾斯，都有相同的觀感。在他的一生中，歐洲民主政治接二連三地遭遇到災難，他都是堅強地站立在自由和人權的一邊，不管因此自己所受的損失多麼大。在舊俄 (Old Russia) 他的入望和他從音樂會得來的收入都極鉅大。但當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設立了赤卡 (Cheka) 蘇維埃政府之秘密警察委員會，同時開始處決異派分子。他拒絕所有去舊俄旅行的邀請。

『我的大提琴是我唯一的武器』。他說：「也許不是一種可怕的武器，但同樣地；它是為自由獨立而戰」。

當希特勒得勢而開始迫害猶太人和勞工同盟的時候，他同樣地宣言抵制德國；當墨索里尼接管希特勒的反對猶太人政策，他又抵抗意大利；當佛朗哥哥在西班牙掌權，他離開西班牙，宣言暴君不願覆，他決不歸返。

他被逐出國境，他的財產被沒收。卡莎爾斯舉家遷至距西班牙邊境大約有二十哩的滾來德斯 (Prades) 小村上，庇里尼斯 (Piranes) 山的北邊斜坡處三間看門人住

的二層樓小屋。在那兒過了十四年隱居而非世界上名音樂家的生活。在這小村和附近鄉間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過訪，求他的幫助，聽他的忠告，或是告訴他家裡生了一個小孩，一個小孩子在學校裡考得很好等等。救濟西班牙的避難者 (亡命者)，給他們好的忠告和物質上的援助，幾乎成了他一生的事業。

人們使得他快樂，因為他喜愛他們。得暇他用普通文字答覆幾百封信件；並且把信件用舊報紙做的摺疊器夾住，整理放好。他保存別人寫給他的每一封信。要是一個來客提到「我的父親兩年前寄給你的那封信」，卡莎爾斯會到他收藏信件的處所，在極短的時間內，將這封信找出來。去年夏季音樂會期後，他回覆了從他個人的手中接到的六百封信，他對於人民是如此熱切和無窮地表示同情。

卡莎爾斯發現到：在現今的世界，各式各樣光怪陸離社會集團繁殖增長之中，仍能過著像早期基督教聖徒一樣的生活——以愛護世人為主旨的生活。然而，縱令他自己甘願大量的幫助那些實在需要的人。但，卡莎爾斯是不易受欺騙的，也不會對人的好意不認識。相反地，他差不多可用一種神祕的方法正確的明瞭滿屋人中每一個人的底蘊。他的學生說：「沒有人愚弄過他」。在他心的深處僅有

極少數的朋友，他們皆被他稱作「善良」。

善良包括修養。如像所有的卡特蘭人和大多數的音樂家們一樣，卡莎爾斯較荷蘭可以爆炸的情緒，像炸彈一樣，但他決不爆發。他決不像歌隊領袖一樣的易發脾氣。祇有在他琴絃旁邊拉弓時，那些未發的感情，才有顯露的日子；那些情緒好似將他舉出塵世。他的音樂安舒而天然流利，似乎是超自然的，宛若他着了魔一樣。他審度他演奏的每一個作品的每一個音符；他研究在他之前從沒有大提琴家拉過的巴哈作的大提琴組曲。研究了十二年，他才敢將它們在公眾之前演奏。他現在仍舊在研究它們。在所有偉大的音樂面前，他把自己當做一個學生。若干的樂章他已拉奏了五十年，他會欣悅地宣佈他已經發現了新的指法。當一個學生向他訴苦說她忘了一首她澈底瞭解和奏了很多遍的樂譜時，他說：「那很好！每次你奏一個曲子，這曲子必須是新鮮的」。

前年 (一九五二) 八月，他在瑞士熱耳麥特 (Zermatt) 鄉村講授課程時，我聽見一個著有才能的女學生將他比作希臘的哲學家。留意他的妙法，我理解了她的意思。『要動——要幻想』。他告訴他的學生：「讓音樂流瀉，宛若你說話一般的無拘束。但記憶自由不是放縱……」

『一段悠思的停歇。』在我們的時代裡，音樂有着廣大的運用，又停息了片刻『到最後一秒鐘的末梢，也要把你自已束縛於節奏之中。須自然流露自己，而又要控制自己那就是你要學習的』。

自然流露，卡莎爾斯意謂包括不阻遏纖雅情緒的表現。呼他希臘哲學家的學生同樣的稱他爲『多情的人兒』。『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不怕合乎人情』他說。『要是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美妙，會使得你祇想呼叫！那末就呼叫！』到七十五歲，卡莎爾斯常常說他自己已是一個老人。但當他將大提琴拿在手裡時，變化發生了，那就像神蹟的再現。曾一位有名的音樂家，出席了十九五二年的音樂大會，爲的是尊敬卡莎爾斯，而並不存心想去聽這位老人的音樂。——但當卡莎爾斯開始演奏巴哈的奏鳴曲時，他轉向他的鄰座。

『爲甚麼他的演奏比平常更好呢！』他驚訝地低聲着說。

音樂界以外的人士很難瞭解這句話的意義。可是我們試想一想，倘若有一位七十五歲的體育家在彈弓板上跳上跳下；在四個象背上翻兩個筋斗，那將怎樣地成爲世界上的新聞，但這種神經和肌肉的巧妙控制；這純粹的技術和

力量，比之帕布羅卡莎爾斯七十五歲時的演奏，還相去甚遠。他的生活，基於德行的仁慈和平靜才能產生這份奇蹟。



漫畫 「天方式，空中小姐。」



埋葬二千年仍栩栩如生的

泥煤田古屍記

作者簡介：丹麥阿赫斯 (Aarhus) 大學歐洲考古學 (European Archeology) 教授

——在丹麥，由於保存屍體的環境特殊，這些發掘出來的古屍，全不像已亡故千百年，而像祇靜靜地睡了數小時！——

全世界任何地方，可以經由古

蹟及古墓，意識到一些些史前的陳蹟；但是這種認識的根據，差不多全體如此，也不過是藉着幾具骸骨

，幾片骷髏，或者一些影像，以及一些手工藝品等等，而獲得一些印象；至於真正要想看到我們千百年前的祖先像活人一般，那祇有靠我們的想像了！

但在丹麥情形兩樣，這塊小地方，由於保存屍體的環境特殊，因此允許我們見到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的人類，那當然不是活的，在幾處保存得特別好的例子裡，他們全

不像實際上已亡故千百年，而像就是我們這個世紀裡作古的，像祇靜靜地睡了數小時呢。

這些僅有的遺骸又可分爲兩大類：一爲銅器時代所葬，距今約三千年；另一爲泥煤田中所找到的屬於鐵器時代，時間約爲紀元初。

在遮特蘭 (Jutland) 地方泥煤田中所找到的幾具屍體，更保存得驚人的完好，毫無乾裂之狀，彎着圓圓的腿，祇像剛剛步入睡鄉。他們大都屬於奉獻給鐵器時代的上帝的犧牲者

刺保工報警

P. V. Glob 作
王 淦 譯

在泥煤田中保存得非常好的許多屍體中，其中有一具是在遮特蘭地方的中部士侖（Tollund）泥煤田中，由於翻煤而發現的，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出土。

那天我正在阿赫斯大學授課，授課中途，忽然接到一個警察局來的電話：找到一具屍體。是翻煤工人報告的，工人們以為與新近發生的一件未破案的謀殺案有關。

因為警方已不止一次地被請去鑑別在煤田中眠了好幾世紀的古屍，對古屍新屍早能分別，因此使我立刻覺得這次可能是考古學上更有興趣的發見。我立刻向士侖煤田出發，那具位於遮特蘭中部大片崇山峻嶺中的一處狹谷中的泥煤田。

在煤田已掘下的七呎深處，隱約見到一個蜷屈着的體形，仍舊半埋在土裡。一足和一肩已伸出煤外，完全完整無缺，毫不變形，祇除了皮膚已被泥煤染成了深棕色，和四周的泥煤顏色一樣。我們再小心地掘去四周的泥煤，彎着的頭部即呈現目前。

天色漸黑，昏暗中我們看到了整個體態。屍體彎曲睡著，兩腿彎在身下，兩臂亦曲在胸前，靜靜地側着與睡眠無異。兩眼自然地閉着，額上清楚地顯着皺紋，口角淺淺地留下激動的神態，似乎對這出於意外的驚擾喜之不勝。

問題，不禁油然而生。

但是這類問題祇能等待以後再解決，目前的急務是怎樣防止空氣將這具稀有的古屍毀壞，以及即刻放入精巧的儲藏器以求保存。

再經細心的手脚泥煤重覆在屍體上，四周不相連干的泥煤亦均切斷，然後置入木箱中，最後運往哥本哈根國立博物館。

貫串線索

於是用科學的方法着手偵查這二千年前的神秘謀殺。上古的歷史檔案查過了，博物館中與這相類似的發見的記錄亦取來貫串研究。

最近二百年來，大約有一百具這一類的古屍，自北歐文明區的泥煤田中發現；這北歐文明區，在鐵器時代包括丹麥，德國的西北部和荷蘭。這些古屍，大都都屬於鐵器時代的初期，大約即是紀元初，也有一部份較晚一些，很少數是屬於中世紀的。

在這許多犧牲者中，有許多無疑地是被處死的囚犯，他們被拋入水池或沼澤中淹死，這類習俗有該時代的記錄

由於數十世紀以來在屍體上面漸漸積存的煤層已達七呎之深，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這位屍體的長眠，已達二千年之久了。

神秘的謀殺——二千年之久

但是選定這塊地方作為我們這位老祖宗的長眠佳域，却非出於他本人的原意。那是由於這條繩索給我們的啓示。那繩子由兩股光滑的皮帶整齊地編結而成，結成一個套索，套在頸上，還抽得緊緊地，鬆動的一端則蛇般地在背上。

另外方面，他沒有穿衣服，祇帶了一頂帽子和腰上圍一根皮帶。那帶在頭上的一頂尖頂帽係由八塊皮合成的三角形，毛向裡，帽邊附有頸帶掛牢在下巴上；腰上的皮帶在身前提有一個結。

顯明地，他是先被絞殺，然後棄在泥煤田內。但是，何故？並不像僅屬罪犯，而用絞殺處死。並且，很多主張如此，選這位士侖人的優美的面部表情，就覺得此說不通。

當我們面對這具古屍的時候，諸如上述一類的很多

可查。舉例來說，羅馬歷史學家塔西脫氏（Tacitus）記載西曆一百年前德國部落，對不同的犯罪所給予的不同的處罰如下：

「通敵叛國者和逃兵於樹上絞死；無聞志者臨陣脫逃者及怯懦不悅者於泥潭之池沼中浸死，池面覆以欄柵。懲戒的特點包括對有關暴行之事蹟加以充分公開示衆，有礙風化之事蹟則加以隱匿。」

但是自泥煤田中取出來的屍體看來，他們並不與上述的學說完全吻合，無疑地很可能是因為德國部落已經更改了他們的法律和習慣的關係。不過主要之點，在沼池中浸死囚犯的風俗是確信無疑的。

另外一些犧牲者包括自殺者和蕩婦妖人。為防止他們的靈魂擾騷活人起見，他們的屍體都用木樁或叉枝在地上釘住。

甚至至於即使貴為帝皇，很明顯地他們假使犯了法，也無法逃避這種懲罰；像歐勃爾皇帝（Kripabel），他崩於一二五二年，也無法於他第一次安葬的許黎威天主教堂（Schlewig Cathedral）皇陵上睡得穩固，由於他的殺兄暴行，使他眠不安穩。當他的屍體被移出皇陵以後，就被棄於葛士堡（Gottorp）附近的沼澤中，為防止靈魂起見

另以木樁一枝，穿過屍體釘入池底。

但是泥煤田中掘出的屍體，毫無疑問大都係因作為供神的活祭品而犧牲。這也是對前述「土侖人」的命運最近似的解釋。

爲企求對這一類上古的神祕作更進一步的探討起見，我們研究了最近一世紀半以來很多自泥煤田中發現的迷該的事蹟。

有一點是這類古屍的相同點，就是他們皆無殉葬物，也沒有裝飾品或其他器具等等。除衣服以外很少找到其他物件。將這副寒酸相與很多已發現的史前時期的「盛葬」情形相比，那這類泥煤中的古屍祇能被分入人類的特別的一群了。

「花粉」法測屍年

在屍體孑然一身別無長物的情形下要測定古屍的年歲，簡直毫無辦法；幸而今日的泥煤地質學家已能相當準確地測出泥煤中任何東西的年齡，即使並無可計歲月的信物存在，也是一樣。

這個方法，叫做花粉分析，即是對煤層的顯微鏡檢驗

漫遊人間。

最初的鑑定，認爲是根海特王后(Queen Gunhild)，布露達克斯(Erik Bloodaxe)的醜夫人的遺體。不過科學考古學創始人之一，丹麥名科學家華慈(J.J.A. Votz)則極力——同時準確地——不表贊同。

值得注意的是男屍大都祇穿極少衣服，有等祇包括披肩一襲，甚至披肩都沒有，此外頸上套結一枚；有時屍旁橫着棍子一根。

一九四六年在希滿萊(Himmerland)的卜利摩斯(Borremose)地方的發現就上述三種物件具備。那是對「土侖人」之亡故的解釋的重要參考資料。

那是，在泥煤田六呎半深處，我們找到一個盤膝而坐褶皺着的男屍，屍形完整，甚至皮膚和肌肉的構造，亦絲毫未變。

屍頸有三股紐成的繩子所挽的套結，繩端另挽一結並且剪得短短地。另外方面後腦壳已裂碎，右腿膝蓋稍上亦斷裂。那很可以猜得，不是在被投入泥煤田前，就是在投入的時候，屍體受到過強力的打擊。

屍身並無衣着，祇在頭下墊有布片一方，脚下襯着褶皺的獸皮兩塊。屍身之上則放置五十五吋長之笞杖一枝。

煤層中當初樹木和花草留下的花粉，其形狀與外表，各不相同；其保存量的多寡，則因北歐氣候的漸漸改變而不同。現在，我們亦在試驗應用美國傳出的放射性炭法(Radiocarbon Method)

我們所能查出的有記錄的最早的一具古屍，是在一九七七年由遮特蘭南部的恩地佛(Underdale)發現。那是一具男屍，保藏得非常完美，連毛髮及指甲亦完整無缺；穿着皮斗篷一襲，及皮鞋一双，睡於三枝紅褐色的權杖之下。發現這具古屍的人嚇壞了，顫抖着手腳儘速將屍體重行埋好。

至一八四三年，荷西里斯(Korslisse)附近的法斯德(Faste)島上的一具女屍也遇到同樣的命運。不過隔了不久，由於那時的菲特烈(Frederik)王子的私人決定再被發掘出土。菲特烈王子即後來的菲特烈王第七，係優秀的古物學家，曾經私人發掘過甚多優美的古跡。

在這早期的發掘期中，經過一八三五年維基(Vie)附近哈拉特斯茄(Haraldskær)煤田中的一次發掘，興趣特別被提高。那次掘到一具穿皮質男子短上衣及裹有布匹的女屍，叉形的棍子穿膝及臂彎而釘入煤層中，同時兩枝拱形的樹枝，則壓在屍體上，毫無疑問，那是防止鬼魂

在這同一塊煤田裡，一九四八年割煤夫又發掘到一具矮胖而肥碩的女屍。屍身面向下臥。拋入池沼前頭顱已破裂。體裏長裙一襲，高及腋下，連有皮質背帶一條掛於右肩之上。

這兩具男女屍體生前可能同住於這片泥煤田(從一九三五年即行發掘)的一個小島上的一處要塞內。這處要塞大概建立在紀元前二世紀，四周圍着土壘和濠溝並用柵欄補強，是當災難來臨的時候供附近地區的人民避難用的。大約紀元前一世紀的時候，這個小島上已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市鎮，在砌鋪的鄉村大道旁排列着二十八個農場。每個農場具有長屋一列，一端住人一端宿家畜，這是遮特蘭地方那個時代通常的建築方式。

光榮的絞殺

第一眼看到被絞殺的「土侖人」和「卜利摩斯人」的死屍，一定認爲他們生前罪大惡極無疑。不過，這與古老的諾狄克(Nordic)族視絞殺爲刑罰中最不名譽的一項不同；在那個時代的後期至基督教傳入前，絞殺與對那時的神道的獻祭品有關。

絞殺的人獻給異教時代的亞丁神 (Odin)，她是該時代的主神之一，詭譎而狡猾的獨眼神，她需要的供品是毫不假借的真正絞殺的人。

還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說：有一次亞丁神救了維迦王 (Vidar Vikar) 及他的最好的戰士的命，亞丁神需要報酬；維迦王的人對用絞殺來酬神本來毫不憂慮而非常願意的，不過這次亞丁神誘說了維迦王的親兄弟瑟達加 (Selstad) (掀起了另一樁事變。王弟拿套結圍住王額，手執箭指著王說「現在我讓你獻給亞丁神。」就在說話的一瞬間，繫套結的棍子突向上跳，王立時被絞死；箭亦立時變作矛，矛是亞丁的武器，已經刺入龍體了。

由此我們得知絞殺是對神道的獻祭，同時注意到由箭變為神道的武器才一項，可能與泥煤田中絞屍身上的叉頭棍互相符合，叉頭棍就象微神道的矛了。

至於大部份掘出的絞屍皆乏衣著，似乎也有道理的。因為並不像許多德國部落一樣普通總穿著短小的服裝一樣，雖然該時的氣候是寒冷而潮濕，但在西歐區內才初次發見有褲子這樣東西出現呢。

獻祭酬神祝豐年

干的那維亞豐收女神的故事：

「這些人」的特點在於共敬補瑟神 (Neithun) 或稱地母神。他們相信女神對人間事甚感興趣，時刻漫遊人間。海上有條島，島頂存聖墓，墓內置彩盤，盤周圍彩後……「即女神之香車也」……

「接著是香車停留之處的狂歡和禮拜。不再有人執戈，亦無人參戰，所有鐵器統統封存棄置……

「這樣以後，香車，彩後，以及假使你相信的話連女神自己都入一座關閉的湖中洗沐乾淨。這些淨洗的工作都由一群事畢立刻漫死湖中的奴隸們操作。」

由上面的陳述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一副該時代的春祭圖，最有意義的是典禮最後還包括了湖中的活人獻祭。許多我們發掘到的絞屍就這樣沉入湖底，有一些還用絞形棍杖釘入湖底。後來這些湖又變成泥煤田，絞屍就夾在中間了。崇拜這一類的女神始於丹麥，時期約在紀元前一千年的中期。現在我們手頭就有很多這類女神的影像，是該時代（銅器時代末期）開始製作的，那是小形的銅質影像，世界各地任何時期代表豐年女神的都具這種形態——一具淫蕩而過份顯示女性特徵的影像，這也是全世界一律的操有生死大權的地母神的影像。奇怪的是這些小影像頸間都

在「卜利摩斯人」身上又可找到有特殊意義之點。他狹狹的纖手，看來似乎從未做過勞力之事。另外一點就是那條絞繩，剪得短短地，兩端挽着結，因此使扭起的繩股很像該時代的一種頸飾。這種頸飾，用作敬神的例子，已發見百次以上。

從這些「土侖人」和「卜利摩斯人」身上發現的各項特殊之點看來，表示他們並非普通囚犯，而是敬神的祭品。但是究竟敬的是那一位神？以及為什麼要犧牲他們呢？可能我們永遠沒法得到確定的答案，不過解釋倒有一個的。

在鐵器時代的某一時期，土侖地方和卜利摩斯地方的人民很重視預祝豐年的祭禮，那時管制五穀豐登的神道是一位女神，最爲人民崇拜。很可能這兩具煤田中的絞屍就是獻給這位女神的，大概是爲預祝秋季豐收而在春季舉行的主要獻祭禮中奉獻的。預祝豐登的祭禮，至今猶存在於歐洲的小村落中，不過已演變成今日懺悔節 (Shroveitide) 和所謂「Beating the bonds」——這是在邊界上流行的一種紀念式的遊行，由少年人召集的禮拜儀式。

史學家塔西脫氏又告訴我們有關鐵器時代的人類和斯

國着双重而抵轉的頸飾，其形狀與「土侖人」和「卜利摩斯人」頸間的套結相似，至我們相信兩者實在代表同一頸飾的程度。

當我們細細端詳保存已有二千年而仍栩栩如生絞屍的面貌時，我們一些也不能找出他生前曾受過嚴刑拷打最後被絞死的一付囚犯相。相反地絞屍的面貌確萬分神聖而安詳，似乎當套結加在頸上的時候，知道此去係往偉大女神補瑟處供差遣，同時一己之犧牲就可保證來年的豐衣足食國泰民安，早就心安理得而準備從容就義了。

驗屍時顯現「土侖人」之食物

檢驗「土侖人」胃內所包含的東西的時候，發見了有關史前期人類食品的問題的有趣的一面。驗屍報告說：該屍在臨死前未吃動物性的食物，胃內僅有一些穀類和數種植物共煮而成的稀粥存在。

那種稀粥主要的成份是大麥，亞麻子，亞麻膏和春麥——皆係培植的植物。但是粥內也包含不少種的野生植物，像酸模，白蘗，野芥，薺，三色堇和其他等等。因此我們知道野生植物的果實和野草是古時人類主要的食物。

實際上「土命人」使我們從很多角度上看到了古代。他的美好的保存得奇蹟似完善的面容所給我們毫不含糊的印象，遠較最具想像力的彫刻者所能觀出者清楚而準確萬倍呢。

新的發現還在繼續增加。一九五二年五月，遮特蘭中部近莫雷堡里（Gravette）的尼倍加達（Nebelgard）煤田中，發現了一具完整得驚人的男屍。屍體全裸，頭頸被切開着。我們在阿赫斯史前博物館的科學家們，正全力在研究他。連警察局都會前來為屍體錄過指紋呢！

用鞣皮術保存屍體

假使肝臟保存得很好，那死屍的逝世年月，可用放射性炭法準確地測知。我們用這方法試了一下，不過對這屍體僅知了一個約數（大約二千年）。

以前所掘出的屍體，因為發掘時或掘出後的處理失當，大都毀損了。其中祇有「土命人」的頭可以留傳後世。爲了這個緣故，史前博物館正傾全力試用各種鞣皮的技術以求能保存「莫雷堡里人」的全體留傳後世。

假使應用在此處的鞣皮術成功，那二千年前就應用的

及膝下掛流蘇。

一條編結而成的束髮帶，在頭顱下放簪；腰上圍以皮帶一條，附有碟形的飾物，其上畫螺旋形的圖案。此外還有角質的梳子一把在棺材內，死屍的手腕上帶着二隻美麗的銅質手鐲。頭旁另置着提織纖維質的小木匣一隻，內裝皮質髮針一枚和備用品束髮帶一條。足旁放着樺木樹皮製的壺一隻，內存加番石榴汁使苦和加蜂蜜使甜的紅莓苦子酒——那是一種給死者在遙遠的冥途中旅行時提一提神用的飲料。

孩屍伴女眠

在女屍的左邊，有一捆用布包着的七八歲孩童的骨灰放着，這可能是那女屍自己的孩子的骨灰與母共穴，也可能是使女屍的殘骸，為陪伴她的女主人漫遊冥府而殉葬的。

當棺材蓋打開不久，我們仍舊可以清楚地看到屍體的面容，那是一個長睫毛漂亮的年青女人的面貌，她的出生和死亡，都在三千年以前。在棺材內的屍體旁，放有一束薔薇草花，那是自上古以來即用作灑血用的藥物，由此看

自然方法可以保存屍體迄今不壞的現象，就可得到合理的結論了。這種技術是在丹麥鞣術協會的協助下進行的，不久的將來，博物館當局就可以展出整具史前人類屍體了。

比這些屍體更古老一千年的是銅器時代留下的大土墩在丹麥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平方哩土地上，這種大土墩散佈在各處，為數達五萬座之多。在這些大土墩內葬着銅器時代的酋長和他們的家屬們，他們都睡在挖空的橡木棺材內；至於屍衣，並不像世界上其他各處一樣有特殊的壽衣，祇是他們生前日常所穿着的而已。

在遮特蘭區域，假使葬地剛好是氧化鐵的土質，那葬後不久棺材四周就結起「硬土」，而將棺材密封在裡面，空心的橡木棺材可以仍舊保存其圓形，其內死者的衣服，毛髮，皮膚甚至於眉毛都可以保存得很好。當打開棺材蓋的時候，即使屍體僅殘留着薄薄的一層皮，其面部的表情，仍能隱約可見呢。

最近發掘的一具橡木棺材（一九二一年二月出土），是在遮特蘭最南部靠近戈定（Kolding）的伊極脫務特（Egedal）出土的。棺材中仰睡着具年輕的女屍，秀髮修剪得短短地如男童的髮式，上衣是短袖的套頭外套，裙長

來，這具女屍可能是夏季落葬的。

與這類似的許多屍體，包括男屍，女屍和童屍，差不多有一半是在遮特蘭地方出土的，牠使我們認識了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衣服的樣子，至於這些古人本身，確在我們面前稍一露面，即永遠失去了。

譯自一九五四年三月號地理雜誌

（完）

未來的岳父：「我打算給我的女兒一千里拉作為她的嫁資，那末你預備給她些什麼呢？」

未來的女婿：「先生，一張收據。」

x x x x x

露茜：「是的，我們已結婚一年多了，我們從來就沒有吵過架。」

瑪利：「你們怎麼會相處得這樣好呢？」

露茜：「假如我們之間有了爭執，要是我的理由正確的話，他就立刻讓步了。」

瑪利：「要是你先生的理由正確呢？」

露茜：「噢，可是這種事情從來就沒有過。」



(七)

(64)

蒲奇尼 (Giacoma Puccini)

一八五八年生於意大利留加 (Lucca)，出身於米蘭音樂學院，為歌劇作曲家潘區利之得意學生，畢業時作 Capriccio 交響樂曲，經演奏及印刷發行，第一個歌劇作品為 Le Villi，演出失敗。卅五歲時歌劇「曼儂·拉絲可」(Mannone Lescaut) 一劇演出成功，始顯頭角，及後一連串歌劇相繼演出，「波希米亞人」，「托絲茄」，「蝴蝶夫人」等歌劇俱享盛譽，成為不朽的作曲家。五十歲時赴美國，作歌劇「金色西部的女兒」(The girl of the golden West)。最後一部作品為「杜蘭尼」(Turandot)，未作畢即逝世於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 (Brussels)，時年六十四歲。

蒲奇尼在意大利歌劇作曲家，可視為浮地的繼承人，他不但發揮了意大利歌劇固有旋律之美麗，並加以高貴，富有趣味的風格及適合在舞台上演出的特質，成為意大利歌劇最近代之第一個歌劇作曲家。(死時為一九二四年，距今僅卅年)。

意大利歌劇自十七世紀初興起至廿世紀歷時三百餘

年，不但作曲家人才輩出，歌唱家之技術也遙遙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其輝煌之成就，除了中間一段，德國歌劇堪以匹敵外，可以說是永佔於世界上領導之地位。相繼而下一大串作曲家，除了初期作曲者其作品已列為陳跡不談之外，至今仍膾炙人口經常仍演出者有洛西尼，唐尼采蒂，倍麗尼諸人之作品以至浮地，浮地同時之波依多，潘區尼，以至瑪斯卡尼，列翁卡伐洛，而至蒲奇尼，可以說是達到了終點，自蒲奇尼至今尚無任何作品，其藝術價值可以比擬前述諸人。

蒲氏最大的貢獻，除了音樂之流行，旋律之美麗，被譽為「美妙音樂的典型」之外，便是作品的通俗化，他使歌劇在藝術的領域中更成為普遍化，更使人們都能欣賞領會。

蒲氏不懂英文，及其他東方文字，但他的作品中却甚多東方故事的歌劇，如蝴蝶夫人本為名戲劇家貝勞斯可作之英文戲劇，蒲氏觀劇後，雖不懂英文劇詞，但深受劇情所感動，乃作成其一生最負盛名之歌劇，劇中甚多根據日本民謠所寫就的旋律。短劇「喬安尼休齊」(Gianni Schicchi) 充滿了東方色彩的音樂，最後一齣未完成的歌劇「杜蘭尼」，置景於古代中國京城之北京，為歌劇中唯一

(65)

以中國為背景之作品，劇述一妙齡公主因拋繡球招親所引起之故事，雖故事之真實性有待考證，但其中却充滿古時中國民謠之旋律，此外「金色西部的女兒」一劇係敘述新大陸開荒時代，西部淘金潮中的故事，也甚多根據當地歌謠所編寫的旋律，總之蒲氏對異國情調頗為愛好，雖一生足跡未至之地，也頗能造成當地之氣氛，令人神往。

其音樂本體雖仍不能脫離意大利傳統之體系，但其著於利用異國民謠，傳神劇中所在地之情調，毫無「閉門造

歌劇波希米亞人



車」之譏，實屬難能可貴。

蒲氏一生共作歌劇十餘齣，今僅述其成名作「波希米亞人」「托絲茄」及「蝴蝶夫人」三齣。

波希米亞人 (La Bohème)

四幕，編劇者：Giuseppe Giacosa 與 Luigi Illica
Henri Mager 作之小說。

首次演出：一八九六年二月一日於意大利邱倫(Turin)城 Regio 劇院，托斯卡尼尼指揮。

蒲氏之歌劇雖並無高深之理論，不若其他作曲家之深奧含蓄，但「波希米亞人」一劇因其動人親切之情感，深新洋溢之旋律，第一次演出即告成功，他在此以前之作品，如根據法國僧人 Pevost 所作小說之「曼儂，拉斯可」，雖也略享聲譽，但至此劇之演出，始奠定其永久之聲名，使其成為通俗歌劇之不朽作曲家。

蒲氏一生境況不佳，年青時求學於米蘭期間，日度其窮苦藝術家之生涯，與朋友數人，同住于一狹窄之頂樓上，因欠房租屢遭房東太太白眼，偶爾有一頓奢侈的美食，却只是包括「湯，孔酪，和半立脫酒。

個快樂的小團體。羅道夫，詩人；瑪塞洛，畫家；可陵，音樂家，蕭那，音樂家。

屋子裡只有幾件寒酸的傢俱，壁爐裡尚有微弱將熄的烟火。靠窗擺着一個畫架，瑪塞洛正在注視着他那幅永未完成的畫——紅海之航，過一回便呵呵手，免得凍僵，詩人羅道夫靜靜的凝視窗外滿鋪着雪的屋頂，畫家正想把一把破椅子劈開燒火，羅道夫阻止了他，拿出了他詩劇的原稿，一幕又一幕，躍進了火焰，瞬間昇起了溫暖的火苗，音樂家蕭那回來了，使屋裡的人大為驚訝，食物，酒，木柴店送來的大捆木柴，還有錢，蕭那不動聲色毫不為奇的只說是從有錢的人那裡得來的抄課報酬，頓時間，屋裡只有溫暖和歡笑，饑餓的肚子得到了滿足，當房東太太的長臉又出現時，歡樂的情緒仍沒有消失，幾個人拉拉扯扯的把她攔回去。

下一個節目是到咖啡館去，但是羅道夫獨自留在屋裡，一個靈感正升起，等待他下筆，屋子裡又回復了安靜。一聲怯弱的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潮，開開門，是一個羞怯的少女，她說她住在鄰居，要一個火點燃臘燭，接着一陣咳嗽，使羅道夫對這個蒼白色的少女引起了無限的同情，臘燭被風吹滅，少女的鑰匙掉在地下，兩個人在地下摸

「天寒時，竟機在房東太太疏忽監視下，偷點木柴燒火，境況不佳，但却時有愛情故事之發生，日子過去了，僅留下甜蜜的記憶，這些生活之感情，在「波希米亞人」中表現無遺。

一些年以後，蒲氏住於拉可，其鄰近別墅有很多藝人，畫家，詩人，音樂家，蒲氏與這些人組成一個小團體，相處甚為融洽，終日間天南海北，談笑風生，蒲氏於此時常受這些友人之影響，有時忽感樂思來潮，便埋頭作曲，「波希米亞人」便在此時產生，這個小團體第一次聽到這些音樂，可憐的女主角蜜蜜的遭遇，也曾賺得這些人一些眼淚。

巴黎的拉丁區，在那裡實在也不難發現如劇中生活在窮苦中的藝人小團體，蒲氏把在米蘭亭子間的生活經驗，完全移放在「波希米亞人」中間。

「波希米亞人」雖然沒有高深深鬱的情感，但是却有輕輕鬆鬆的描寫，傷感的氣氛，寫實的筆法，如詩如夢般的愛情場面，劇情的發展，自然委婉，絲毫不着痕跡。

歌劇的故事：

巴黎的拉丁區。

一間亭子間，寒冷破舊，却住着四個波希米亞人，一

索着，羅道夫觸到少女的手，小手指是冰冷的，羅道夫用手暖着這冰冷的小手。

她說她叫蜜蜜，住在同一個屋頂下，是做紙花的女工，溫暖了她，覺得所作的紙花現在都生動活現了，它們使她想起了春風吹拂着的新鮮花朵，羅道夫對她說，他雖然只是一個貧窮的詩人，但卻有着無限美麗的夢。

月光從窗外流蕩進來，使蜜蜜如同一尊美麗的雕像，月光也使這間破舊屋子充滿了美麗的光彩。

聖誕節前夜的拉丁區，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雜着向小孩子們兜賣玩具的小販，在路旁的咖啡座，羅道夫同蜜蜜會齊了他的朋友們，他們快樂的點了菜，享受一頓豪華的美餐。

瑪塞洛以前的情人繆西塔跟着一個大腹的銀行家也到咖啡座來，當她看到這些快樂的老朋友，便藉口脚痛，命令她的銀行家去找醫生，這些青年人快樂的玩笑着，街上是喧鬧的，樂隊吹吹打打，當銀行家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走開了，只留下等他付錢的賬單。

但是情愛是多波折的，主要是妒忌啊，吵嘴啊，但又

歌劇「托絲茄」



歌劇故事：

「卡伐拉托西爲一畫家，時於教堂內作畫，其情人托絲茄，爲一女伶，時到教堂與其相會，兩情相愛甚慤。一日，有一政治犯名安奇洛帶者越獄逃出，奔入教堂內，此犯適爲畫家之友，畫家乃將其密藏於教堂內，俄頃，警察追蹤而至，遍尋犯人無着，而警察總監斯卡卑西爲一殘酷可憎之人物，彼因追求托絲茄未得償願，久已懷恨在心，現視情敵當前，乃不論卡伐拉托西爲藏逃犯是否有據，遽加逮捕，並於托絲茄面前，置畫家於隔壁，酷刑拷打，以脅迫托絲茄對已之情愛。托絲茄慘聞愛人之哀號，芳心破碎，悲憤之下，勇氣頓增，乘斯卡卑西不備，將其殺死，但其愛人此時已慘遭槍斃喪命，托絲茄乃也跳樓，一命殉情。」

此劇著名歌曲有女高音獨唱之「生命乃是愛情與藝術」(Vissi d'arte d'amor)，男高音獨唱「奇妙的和弦」(Recondita armonia)，及男女聲二重唱之「星光正燦爛照射」(E lucevan le stelle)等曲。

蝴蝶夫人 (Madama Butterfly)

(請參閱拾陸第十五期蝴蝶夫人)

寫成的，此別歌爲「波希米亞人」一劇所得的報酬所建造的。此劇寫作歷時三年，爲蒲氏繼「波希米亞人」之成功傑作。

那是評論家 Specht 的意見，他說此劇所描寫的不是人物，而是各種的情感：愛情、妒嫉、驚慌、恐怖、高貴的精神、殘酷的獸性，這些情感反映在音樂中洋溢着一寧靜的溫暖或是「如火般的激動」。



歌劇「蝴蝶夫人」

三幕，編劇者：Giuseppe Giacosa 與 Luigi Illica 根據貝拉斯可 (Belasco) 之戲劇，原為約翰路德爾 (John Luther Long) 作之小說。

初次演出：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七日於米蘭拉斯卡拉歌劇院。

實在令人不解，「蝴蝶夫人」的首次演出竟是一個大失敗，米蘭的拉斯卡拉歌劇院從來沒有這樣嘶叫呼喊，秩序

有繼續演下去。

失敗沒有使他挫折，有一點他感覺到，第二幕太長了，這是因為他不顧別人的勸告，認為劇情應該一鼓作氣，通貫下去，第二幕是整整一個半鐘頭，這對意大利觀眾是不適合的，他讓步了，第二幕改為兩幕，中間隔以間奏曲。

一九〇四年五月廿八日在布魯西亞第二次演出，得到了它應該有的光耀輝煌的成功，以後在各地相繼演出，盛況不衰，尤其在美國多次的演出，深入人心完成了蒲奇尼最好的三四齣歌劇中最普遍演出的一個。

日本民謠所寫成的旋律在全劇中屢屢出現，幽怨纏綿，迴氣蕩腸，這些民謠是蒲奇尼特向駐羅馬的日本領事夫人那裡請教的，領事夫人曾為他從東京搜集來這些動聽的民謠。

歌劇的故事：

「故事是為人所熟知的。

一個美國海軍軍官品格頓中尉在長崎娶了一個日本藝妓。「蝶蝶樣」。

一個是一時情感激動，不顧駐地領事之勸阻，貿然結婚，但另一個却熱情永鑄，叛離了神廟，離開了家庭，因此造成了這幕幽怨的悲劇。

如此紊亂

當「蝶蝶樣」與品格頓中尉的結婚典禮舉行時，觀眾們從來沒有看到這些服裝和儀式，寬大的和服鼓起來，朦朧如同汽球，人們爆發起笑聲。

正當人們對蒲奇的「波希米亞人」讚揚備至，印象猶深時，現在却來了這一齣異國風味的歌劇，台上蹣跚走着的如同傀儡的人物，使人發笑，全場嘩然，動人的旋律和悲哀的情節毫不使人留意。

「誰叫你出的鬼主意，還是再來一個波希米亞人吧！」

觀眾吼叫着。蒲奇尼把自己關在一間舞台上的小屋裡，當劇院經理報告了他這些不幸的消息時，他氣憤若狂。「這些村夫，這是蒲奇尼所能寫的最好音樂，我是對的！」

不是他一個人遭受着這樣不公平的待遇，羅西尼曾經也遭受過，但他不能像羅西尼在「雪維黎的理髮師」初演失敗之夜那樣坦然安睡，他臉色慘白，精神頹喪不堪。

「蝴蝶夫人」在僅僅一次演出後，節節被撤消了，沒

品格頓中尉奉召回國，蝴蝶夫人生了混血種的孩子，終日在盼望中望穿秋水。

品格頓舊地重遊，帶着他的白種人新婚夫人。在淒涼心情下，蝴蝶夫人將孩子交予品格頓後，拔刃自盡。

羞愧無地，品格頓永負薄倖之名。」

全劇最出名之歌曲是 Un bel di (美好的日子)，一首幾盡人皆知的通俗名曲。

潘區利 (Amilcare Ponchilli)

一八三四年八月卅一日生於意大利之克利蒙那 (Cremona)，出身於米蘭音樂學院，畢生從事音樂，為著名歌劇作曲家，風琴家，指揮家，音樂教授，一生作曲歌劇共十齣，包括其著名之代表作「喬宮達」，一八八六年一月十六日死於米蘭。

潘區利在意大利作曲家中為一沉默勤勉的音樂家，雖然沒有顯赫輝煌的光榮，但一生誠懇致力於音樂事業，於米蘭音樂學院執教多年，一門桃李，青年作曲家中享有盛譽者若瑪斯卡尼、蒲奇尼等人俱為其學生。其時意大利醉

心音樂之青年入俱希望能得其熏陶，並以能進入米蘭音樂學院爲榮。(米蘭音樂學院爲意大利最負盛名之音樂學校，歷史悠久，人才輩出，著名音樂家如浮第，波依多，潘區利，瑪斯卡尼，蕭奇尼諸人俱曾攻讀音樂於此校。)

喬宮達 (La Giocanda)

四幕劇，編劇者：波依多，根據雨果名劇「安其羅，巴杜之暴君」(Angelo Tyrant to Padua)
首次演出：一八七六年四月八日於米蘭拉斯卡拉歌劇院。

「喬宮達」是一齣非常完美的歌劇，充滿了美妙的獨唱歌曲，二重唱，合唱，與一幕場面偉大之芭蕾舞，故事曲折，編劇者波依多爲歌劇「羅非斯多非」的作曲者，同時也曾爲浮第及其他作曲家編作甚多詩劇。

歌劇的故事：

「十七世紀時，維尼斯的碼頭街過上。

那是一個盛大的節目，街上擠滿着農人，水手，帶着假面具跳舞的形形色式的人們，那是一個狂歡的節目。在一個角落裡，一個陰險的暗探巴那白，正窺視着這些作樂的人們，他正在等候歌女喬宮達的來到，伺機向她

脅迫愛情。

人羣中這時出現了喬宮達，她是一個可憐的街頭歌女，扶着她盲目的母親，走向碼頭的一條船，那條船是她的情人英左所有的，英左是一個落魄的貴族，他曾被驅逐出威尼斯市，但現在化裝着來會晤喬宮達。

巴那白開始向她多方糾纏，被她嚴峻的拒絕，惱羞成怒，巴那白在人羣中高聲呼喊，誣指喬宮達的盲目母親爲一個女巫，迷信的人們圍住了她們母女，亂叫嚷，幸虧這時來了市政官阿爾徹斯與他的夫人蘿拉，蘿拉替她們解了圍，喬宮達的母親感激之餘，把她終年隨身帶着的一串念珠送給蘿拉，祝福她。

蘿拉本來是英左的情人，英左是爲她才被迫離開威尼斯的，當英左在人羣中看到剛才的一幕，現在他雖然安歇着喬宮達，護送着她回家，但是他的心中又縈繞着他舊日情人蘿拉的影子，舊情難忘。

這是給予魔鬼一個難得的機會，當暗探的巴那白，熟悉前後的事情，他計謀着，偷偷的告訴英左與蘿拉，約定一個時間令他們在英左的船上相會，然後預備將他們的姦情向市政官告發，而此以後，他便可無憂的佔奪喬宮達，但是聰敏的喬宮達得悉了巴那白的陰謀。

六個黑色的代表黑夜，六個紅色的代表早晨，六個金色的代表白晝，六個紫色的代表黃昏。

樂隊舞影中，黑夜戰勝了白晝，幕拉開了，阿爾徹斯向賓客宣佈了不忠妻子的死訊，英左混在賓客中，這時嚮向阿爾徹斯，預備行刺，但反倒中計，被逮捕下獄。

爲謀殺英左，喬宮達爲愛情犧牲了一已，她答允許身巴那白，在巴那白默許之下，英左越獄逃出，在一個小島上與蘿拉會晤，一對情人充滿着對喬宮達感激之心，一同逃走高飛了。

剩下的只有可憐的喬宮達面對着可憐的巴那白，他現在是躊躇滿足，迫近了喬宮達，與高采烈的，「現在，你是我的了！」喬宮達向他說：「是的，是你的了！」暗探的匕首戳入了她自己的胸膛，倒向巴那白的懷裡。

巴那白又氣又恨，咒罵着她，大聲的向她喊「你聽着，昨天晚上你的母親觸犯了我，我已把她絞殺了！」

但是死去了的喬宮達已聽不到他喊叫的聲音。

比才 (Georges Bizet)

「英左這時却沉浸在舊日歡愉的熱情中，「天空海洋啊！」的歌頌着與蘿拉的愛情。
蘿拉如約的上了英左的船，喬宮達也跟蹤而至，兩重唱中兩個人面對着互相毀謗着，爭着對英左的愛，妒火中燒，喬宮達預備刺死蘿拉，但當她看到她老母親的念珠掛在蘿拉的身上，實在不忍下手。市政官的船現在已迫近了，不能以私情忘却救母之恩，喬宮達以恩報怨，告訴蘿拉巴那白預備陷害她的陰謀，千鈞一髮中，兩個人跑走了。英左被密密圍住，走頭無路中，焚燒了自己的船，在混亂中逃走了。

阿爾徹斯在他家中暴怒如雷，把他的妻子叫到面前，命她服毒自盡，蘿拉俯首無言，默然退下。喬宮達交給她一包睡眠藥，服下之後蘿拉如死般沉靜的躺在牀上。

一場光彩的芭蕾舞場面開始了，阿爾徹斯請來高貴的賓客，請他們觀舞。

「時辰之舞」：廿四個舞女，代表是一日廿四小時，

一八三八年十月廿五日生於巴黎，父母俱為音樂家，自小因得受音樂之薰陶。十歲時即獲准進入巴黎音樂學院攻讀，並連續獲得各項獎金，十五歲時獲得榮耀之羅馬大獎（法國音樂家中，斐達士及古諾等人也曾得是項大獎），乃赴意大利繼續攻讀，返巴黎後，即開始譜寫歌劇多齣，如有名之「珍珠漁人」，作風甚傾向華格納爾，不為法國聽眾所器重，及後根據都德所著小說「阿萊城的姑娘」譜寫歌劇及代表作「卡門」問世，始獲得永久性之成就，惜未目睹其作品受人熱烈愛好，於「卡門」初演三個月後即告逝世，死時年僅卅八歲。

「天才短命」，在音樂家中屢見不鮮，如莫札爾特，倍羅尼諸人皆死於創作力正旺盛之青年時代，比才也然，死於其最佳作品剛上演不久之後，要是他的生命可以多延長一些年，我們想一定能有更成熟更燦爛的作品相繼貢獻於世，他的早逝實在是樂壇一個巨大的損失。

比才之音樂，其特徵是多色彩多變化，就像是五色繽紛變化萬端的光芒，眩耀奪目有人譽為：「熱帶沙漠地方日落時的晚霞夕照」。其另一特徵是甚多異國情調，更甚

首次演出：一八七五年三月三日於巴黎喜歌劇院（Opera-comique）

「卡門」一劇，在今日歌劇院中演出次數之多，受人歡迎之程度，幾令其他歌劇相形失色，自一八七五年第一次演出至一九四七年止的演出次數共是兩千五百次以上，在法國歌劇中，只有古諾之「浮士德」勉可相比。

但是「卡門」在初次演出時，評論家們批評甚為苛刻，致使比才快快不樂，時有失敗之感，鬱鬱不得志，終在「卡門」第廿三次演出之夜，棄世長逝。

比才一生時受經濟之壓迫，但其天才終不被埋沒，要部份歸功於一些成名音樂家之賞識，其中就如李斯特，他對「天才」似乎有特別的鑑別能力，並對後進者之扶掖，不遺餘力，成名作曲家如蕭邦，華格納爾等人曾得其幫助，才能得到成名之地位。

在「卡門」中，比才發揮了劇中濃厚的地方色彩音樂之才能，它使人如親臨其境，音樂顯現如畫，旋律洋溢，感情充沛，自始至終，引人入勝。因此種種，使其成為能在遍處演出的一個歌劇，窮鄉僻壤，其旋律之口哨聲遍處可聞，觀劇者喜其迅速變換之幕景及強烈情感之音樂，伶人們喜其易於歌唱及表演，戲劇家喜其對人物性格描寫之

多「宿命」的哲學思想。大哲學家尼采對其音樂甚為喜愛，屢屢讚揚備至。

卡門 (Carmen)

四幕劇，編劇者：Meilhac 與 Halévy 根據 Prosper Mérimée 作之小說。



歌劇「卡門」

深刻，音樂家們喜其能把握住音樂之要素，有條不紊。

在「卡門」中，音樂貫通全劇，尤其是「命運」之前導曲（「Fate」 Motive），一次又一次，改變着它的形式，抑揚着，輕訴着，又低低迴響着，深深擊動人心，當卡門在翻牌算命時，它同執的一遍又一遍的鳴響，如若在黑烟中怒燒着的火焰，它的火舌不住往上昇騰，當全部悲劇結束時，在烟火迷濛中，它更瘋狂的爆發了耀目之光輝。

「命運」之旋律是在表述着卡門這個永遠自由的吉布西女郎的性格，她永不受外界的束縛，喜憎隨心所欲，沒有法律，沒有人為的道德觀念，她在人眼中是一個放蕩形骸，玩弄愛情，走私邪惡的女人，但是吉布西人自有其傳統與思想，他們以「生命」為賭注，面對着命運，面對着死亡，坦然無悔一切聽自內心的行止。

「鬥牛者之歌」與「花之歌」，是這齣歌劇中兩首為我們所熟知的歌曲。

歌劇的故事：

「卡門」為一西班牙之吉布西女子，慣喜賣弄風情，放蕩任性，勾引青年軍士朱斯，使朱斯為之神魂顛倒，忘却其鄉間純樸之未婚妻密凱拉於腦後。



(貧)

Mary Bolte 著
思文 譯

法雷德，阿琪和我，拍賣了我們的玩具——法雷德的電車，我們的洋娃娃，阿琪的死鳥——為的是要終止爸爸的貧窮。

當我們家遭遇到極端貧困的時候，我是十歲，我的弟弟法雷德，九歲，我的妹妹阿琪，五歲，我已經早就對洋娃娃沒有興趣了，我喜歡收集彈子，尤其是玻璃彈子，還有穿窟

溜冰鞋在大街上同些男孩子們擊棍球。法雷德一心玩他的小飛機，而阿琪——說來怪不好意思，阿琪的名字是由安琪娜變來，因為阿琪看起來簡直像個安琪兒——阿琪則專心把死鳥兒埋在鬱金花床下面，第二天再掘出來看他有沒有變成泥灰。

一個靈巧的年青黑種女人名叫海倫的在我們家做事，在煮飯和清洗的時候，她抽出時間來教我們唱「我不美麗嗎？」阿琪學得很像。

我們第一次了解貧困是在飯桌上，父親以一種沮喪而沒有精神的聲音宣佈所謂「失敗」終於降臨到我們頭上，他的沮喪很快的就轉為暴怒，整個的一餐全是在父親用拳頭擊桌子和大聲宣稱政府是禍害的根源的氣氛中用過。除去這些話之外，貧困對我們並沒有太大影響。沒有人來沒收我們的溜冰鞋，或是我們一星期的舊買酸球或口香糖用的一枚銀幣。星期日，海倫依然給我們準備麵包捲和西班牙布丁；母親在下午還是到家長會或是康樂總社去。海倫則轉而教我們獨腳跳的玩意兒，父親變得更為沮喪，但就是這樣，我們的日子還是同以前一樣的有時快樂有時悲哀地充滿了趣味。

一天早晨，一切都不同了，父親在早飯後沒有像平常

一日卡門於其工作之烟廠內與另一女子歐門，被捕，押其赴牢獄者適為朱斯，朱斯因迷於其美色，不顧榮譽，責任，私自放縱之，乃因之反獲罪下獄。
出獄後，朱斯仍迷戀卡門不置，勾結其夥幫同走私，日漸墜落，朱斯之上級軍官儒尼加也迷於卡門之美，一日適在卡門處與朱斯，碰面，朱斯因妒情不惜拔刀相向，幾致發生流血慘劇，幸卡門一夥為之拉開，但朱斯之軍隊生活至此已告結束，正式度其犯罪流浪之生活。
朱斯之未婚妻密凱拉來晤朱斯，視其已墜落若此，芳心悽痛，告以其母病篤垂危，勸其即速歸家。
卡門於朱斯離後，別戀一勇武之鬥牛士，朱斯歸來時目睹此境，妒火如燒，哀求恐嚇，卡門毫不為動，朱斯終將其刺殺。



漫畫 黃雀在後

一樣忙忙的夫趕到費城的火車，却蹣跚進坐室，坐在靠近收管機旁的綠色安樂椅上，埋首去讀報紙。我們三個孩子奇怪地站在他旁邊，但是他既不移動，也不跟我們講話，他只是大聲喊道：「瑪德！」母親就急忙趕來把我們帶出去，向我們解釋說父親不再到辦公廳去了，他的薪水減低了，她說，連買車票進城都不大够，他決定先在家裡熬一陣子，她又高興地加上道，他能够多就在家裡不是很好嗎？我們不安地點點頭，一半是希望也許能多到泰勒公園去玩警察捉強盜遊戲，一半害怕父親懷喪的情緒，給家裡灑下一道陰影。

我們的憂慮證實了。每天早飯之後父親就一直到起坐室去，沉入安樂椅中讀股票行情，然後他又扭開收音機聽同樣的題目，當我們從學校回來之後，他仍然陰沈地坐在那裡，他很少招呼我們，即令是阿琪，他的寵兒，當她爬到他的膝上的時候，也覺得他不可親近。星期日他的鬱悶也不稍減，在我們吃過西班牙布丁之後，父親開過鐘，給母親一個形式上的星期日接吻（一直是陰沈地），就坐到他的椅子上去扭開收音機，再不提起到泰勒公園的旅行或是到柯林威爾田莊去看小豬，最後母親自己帶我們到田莊去，我們自己享樂，但是很明顯的，雖然母親看着窗中這些

嗥叫的小動物發笑，而她並不快樂。

二月過去了，天氣逐漸暖和起來，我們儘可能地多就在外面以避免父親那副陰沈的面孔，但是晚飯的時候我們不得不看到他，而那是叫人害怕的，父親在飯桌上盤顧着我們，連母親也一樣，他咒罵華盛頓的官吏，他咒罵那些住在辛那名森高而夫球場附近的有錢人，他罵法雷德，當他剩下一點麵包屑軟骨在盤子裡的時候，「你不知道我們要省錢嗎，小子？你不知道我們窮了嗎？」我不能同意我們窮，我們不像磨剪刀的詹斯一樣窮，他住在一間茅屋裡做土盆子，但是我不作聲，我知道不管我做什麼都只是使父親更加發怒。

漸漸的，父親在家裡做些雜事，這樣打發了他一些時間，他把門簾上毯子以防冷氣，把舊毯子剪了夜裡放在暖爐上，說是可以省點，但是他大部份時間還是在收音機旁邊，耽擱在那些市場預測中。我們現在只能聽到新聞評論了，有一次父親決定不再聽「阿摩和安弟」，這是我與法雷德在睡前唯一准許的可聽的節目，而且我們知道父親也和我們一樣覺得有樂趣，最後還是母親說服了他，父親扯到「阿摩和安弟」雖然父親聽着這兩個喜劇演員的笑話發出衷心大笑，在這節目完了之後，他變得更鬱悶了。

法雷德和我就連忙出去，不敢跑去吻他道晚安。

有一天我們回家吃午飯？發覺父親在起坐室中踱來踱去，叫喊着咒罵他以前的經理伊莫生先生。

「這無耻的東西！」他叫道。「想想看，這老怪物叫我——詹姆士·佩爾——我願不願意到他的食品店去！賣雞餅餅給旅館裡！我豈不變成個普通小販了，」他轉向母親，她這時正偷偷的看送信的郵差一眼，「是的，瑪德，一個普通小販，這國家真是一團糟，像伊莫生這樣的蠢才居然廁身在實業界。」這使得我們孩子們困惑，因為這使我們相信一切都是政府的錯。

父親的情緒惡壞，收音機的聲音愈響。他好像被虐待狂似的收聽壞消息，儘可能的把聲音放大，我們在後院子裡總是聽到那單調的聲音，午後的天氣，多半晴朗，我們可以在戶外玩耍；下雨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回到屋裡去，我們小心地爬過起坐室，好像有病人在那裡一樣。母親出去了，海倫的房子變成我們的避難所。

並不是海倫對我們非常有興趣，她有男朋友和電影雜誌，還有補襪子來消磨時間，不過她很喜歡抄我們跳舞，而且脾氣非常好，在她補襪子的時候，讓我們在她屋裡玩耍，告訴我們卡謬登（Camden）的戲院的情形，她的屋

子真是不錯，有着一股廉價香料的氣息，貼滿了滑稽演員和明星們的照片，一張大而光滑的愛德蒙·羅威的照片，角落上寫着「祝海倫·米斯好運道。」另一張照片的面孔下面寫着「我永不忘懷你。」

在父親的這種惡劣情緒之下，我們在母親和海倫那裡尋着安慰。我想假如不是有一件事破壞了我的兒童信心，使我覺得必須立刻終止我們的貧困，那我是可以忍受這種情形的。

法雷德和我是睡在從我父母親的房間伸出來的一條玻璃窗內的走廊上，我們都樂意睡在這裡。因為這樣不但我們可以互相講話，我們還可以聽到下面街道上的笑聲和談話聲，有時聽到父親和母親在隔壁的談話聲，他們總是開着門以便空氣流通。有時我做惡夢醒來，知道父母親和法雷德在近旁就感到很安慰，不過我從沒有敢向人承認我的害怕。

一天夜裡，是三月末的時候，一個巨人用一把斧頭向我砍來，我害怕地嚇醒了。我還聽到那憤怒的聲音，起初我想是我夢中的巨人追來了，一會兒我就聽出那憤怒的聲音來自隔壁父親的房間，他在罵母親那天晚上在橋牌桌邊的情形，母親在哭泣，我深深地震驚，我以前從沒有聽到

父親這樣對母親說話，我從不知道父母們互相使用的憤怒語句。我用手蒙住耳朵把頭埋進枕頭中，想避開那可憎的及響的聲音，我把面孔緊貼在床單上，我想父親一定是可怕地不快樂，才這樣對母親講話，假如要恢復和平的話，貧困是一定得終止才行。

第二天，學校一放學，法雷德和我就匆忙回家，睡在地窖門口，苦苦思索着解決的方法，當然，要終止父親的貧困，只是需要錢，而我們所知知道能夠得到錢的唯一辦法，便是賣東西。我們有許多可賣的東西放在我們院子洋杉樹下面：檸檬水哪，珠花哪，阿琪和我做的泥盆子哪，沒有那一件能夠值得一兩塊錢，雖然一塊錢對我們來說已經很多了，我們知道那對父親是沒有多大幫助的。

我們商量的結算是出賣我們的玩具，光是我的洋娃娃和法雷德的電車就可以賣好幾塊錢，阿琪的布動物老是在她一到手就弄壞了，但是我們希望能夠勸她把她的黑板和顏色粉筆賣掉。

「這事當然是一件秘密，」法雷德說。「我們要讓父親驚奇。」

「最好我們也不告訴母親，」我說，「因為她多半會告訴父親的。」

樓梯。這樣我們可以避免父親的注意，我們預料他一定是把收音機放得很響，拍賣開始由海倫和阿琪表演一段歌舞，然後阿琪遞上花生奶油三明治和口香糖招待客人，法雷德和我就唱聖誕節我們在禮拜日學校學的「小百利恆」歌，這小小的款待我們認為每人當繳兩分錢入場費，所有的貨物都由海倫定好了價錢，她還在紙上寫上拍賣的地點和日期，我們把來貼在學校附近的電報桿上，上面特別提到後門的入口，但是沒有註名字，還有舞會也寫在上面。

因為阿琪是不能信任的，我們一直到星期三早晨才告訴她，但是當法雷德和我要上學去的時候，她提着一隻死麻雀跑前追上我們。

「我要賣我的鳥。」她說。

法雷德和我覺得討厭。「你這個傻東西，」法雷德說，「沒有人要買死鳥的，回家去吧。我們要趕快了。」

「我要賣我的鳥。」阿琪堅持着。

「這次拍賣不能包括死鳥的，」法雷德和我說。

「那麼我去告訴。」阿琪說。「我去告訴父親你們要賣東西！」

後來我們只好帶她到學校去看着我們在廣告上添上一隻死鳥。

「我們要告訴海倫嗎？」法雷德問道，「她也許會有些好主意哩。」

我們找到海倫，她在塗紅色發光的指甲油。

「我不認為。」我們告訴她這計劃之後她頗有所思地說。「我不認為你們的父親會喜歡你們賣你們的玩具。」

「但是我們討厭我們的玩具，」我熱烈地說。

「你們所要賣的全是玩具嗎？」海倫希望知道。

「唔，我們沒有想到別的東西。」

「賣些你們的舊衣服怎樣呢？」她建議

「沒有小孩要買舊衣服的。」法雷德蔑視地說道。

「我的女朋友也許要買一些。」海倫說。

我熱心地說道，「多好的主意啊！叫你的朋友來買，不是好主意嗎，法雷德？」

「而且也許，」海倫繼續道，一面把指甲油瓶子擰緊，「我們可以把你們母親箱子裡的舊衣服賣掉一點。」

「對了！」法雷德叫道，「我們賣掉牠，那些都不好了，每一樣都賣！」

和海倫商量了幾次後，我們的計劃就確定了，拍賣的地點在我們的遊戲室，星期三下午，這天下午母親是要到康樂總社去的，顧客們從後門進來，由法雷德引他們上後

很快就到四點鐘了，人們開始來到我們後門口，有我和法雷德班上的孩子們和很多海倫的朋友，年青的，年老的，多得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海倫一定是告訴了所有華盛頓街的黑人了，很多人帶着紙袋以備裝他們要買的東西，他們全都大聲談笑，當大家都聚集到遊戲室的時候，我們開始我們的節目，歌舞表演非常成功，阿琪簡直不願意停止跳舞，海倫強迫她坐到角落裡的椅子上，我們才能進行「小百利恆歌」但是我們還沒有唱，海倫和她的兩個女朋友竟另放上一張唱片，跳起舞來，所有的孩子們圍着他們，拍手叫號，我覺得父親一定會聽到我們了，很幸運地，樓下收音機開得正響，所以拍賣能夠完成而沒有讓他們知道。

東西很多——洋娃娃，清車，拖車，七巧板，我們的衣服，兩件母親的衣服，一件她赴宴會穿的披巾，還有好多別的東西。海倫把這貨物很有次序地放在架子上，只有那隻死鳥，阿琪藏在幾個顧客面前高叫，最後以一毛錢賣給一個搜集蝴蝶的人。

五點鐘的時候，人們帶着裝滿的袋子離開了，留下一個亂七八糟的屋子和三十一塊錢。我們從沒有過這麼多錢，我們為此非常高興，興奮地想慶祝時是獻給父親時的快

樂。爲了包裝禮物，海倫找到一隻舊雪茄煙盒子，她幫我們用錫紙裝飾起來，我在盒子上用紅筆畫了一個心，心內寫着「祝詹姆斯·佩爾好運道。」愛德摩·羅威這樣寫給海倫過。

晚飯的時候，法雷德把盒子放在膝上，直等到用過水菓，我們計劃好了，不論問我們多少次我們都不道出如何得到這錢的秘密，但是在法雷德呈上盒子的時候，阿琪就從椅子上滑下來，跑到父親膝上。

「我賣了我的死鳥兒，」阿琪說，緊倚着他。「我得到這麼多錢來終止貧困。」

這對法雷德和我是太過了，我們同時喊阿琪的名字並且解釋她的死鳥雀只賣得一毛錢，大部份的錢是從我們賣玩具得來的。

我想父親在起初簡直是莫名其妙。他看樣子是極端困惑，一直疑問地看著母親，然後低頭看桌子好一會兒，最後他站起來離開飯桌咳嗽起來，起初我有一種害怕的感覺，覺得我們的計劃失敗了，但是一會兒我聽到收音機響起跳舞的聲音，我猜想父親確實是爲了三十一塊錢而高興了。

這時母親一直是坐在桌端聽着我們，她嘴邊帶着笑容。

琪因此哭起來，但是她歡樂地到鬱金花床上去行藉禮去了。就在父親出外工作的那天，海倫離開我們，我們看到她走得很難過，但是她應允我們常常來抄我們跳舞，我們也就安穩了。海倫以後只來過一次，她是乘一輛乳色大旅行車來的。她說那是她未婚夫的車子，她懂懂就了十五分鐘，以後我們就沒有再看到過她，但是在她走的時候，我們認出開車子的是喬，她說起過那是個很有錢的人。

推卸責任

一位大學生不守校規，訓導長便去請教他以前在那兒畢業的中學校長，中學校長認爲這個責任應該由小學去擔負，一定是小學的教養環境惡劣，才會造成他目前的品行。可是小學教員對這一點也矢口否認，經他再三思索之後，認爲這一定是起因於家庭教育不良。當那位大學生的母親聽到這些人的責詢之後，她便直截了當地回答道：「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爲他像他的爸爸！」

但是我直覺到她任何時候都會湧出眼淚來。

當海倫端上水菓來的時候，法雷德用手抱住她的腰，「成功了，海倫，成功了！」他叫道，「貧困終止了！」非常奇怪。海倫的樣子很狼狽。我看到母親奇怪地看着她，當海倫回到廚房去的時候，母親跟着她。

晚飯後坐在起坐室中，父親沒有提起錢的事，但是在收聽「阿摩和安弟」的節目時，他比以前笑得厲害。我覺得這次拍賣是成功的，就想在睡覺的時候在走廊上同法雷德討論。但是我們一上床就差不多立刻睡着了。我只能記得的是聽到我們車房中汽車的聲音。

那天之後，發生了好多事。頭一件使我們失望的是，父親第二天早晨就出去工作了。我們很痛心。我們賣東西的理由就是爲的父親可以不必再爲錢發愁，而現在他却回去工作了。「不，不，孩子們，你們不懂。」母親解釋道。「你們的父親希望工作。他得到一個新工作，我知道他非常喜歡這工作，現在到遊戲室去吧，那裡有叫你們驚奇的事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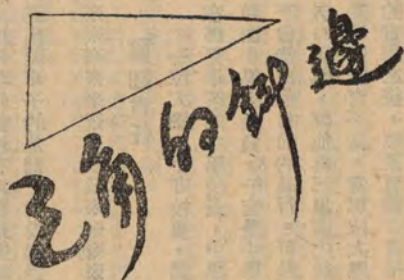
我們在遊戲室發現的是所有我們賣掉的玩具，另外還有些新的，那大概是母親留着爲復活節的禮物用的。我們也看到阿琪的死鳥兒，一切很好，除去尾巴被除掉了，阿

至於父親哩，在我們給過他三十一塊錢之後，他每禮拜天帶我們到泰勒公園去，不管他這星期的心情如何不快，（事實上他的情況從沒有完全回復到以前的樣子。）但是他星期日總是設法快樂，日落之後，我們玩了幾次警察捉強盜，由父親和阿琪做警察，我和法雷德做強盜之後，我們就到附近的旅館去，吃一個父親的美味雞肉餡餅，那是全新澤西州馳名的，只有阿琪不吃，因爲她不願意吃裡面裝着死鳥的東西。

超然地位

美國西部拓荒時期的一家酒吧間裡發生了糾紛，當雙方拔槍相向時，有一個相貌柔弱的矮個子若無其事的穿過戰場而走向櫃檯，他懶洋洋地倚在櫃檯上，吩咐蹲伏在櫃下的酒保給他斟酒。

槍戰結束之後，酒保對他的膽量大爲欽佩。「噢，那沒有關係，」他微笑着說：「我安全得很，剛才在這裡歇崗的那一些人都是我的債主。」



JERRY MANGIONE 著
伍 牧 譯

「別把我當作女人，就和我幹，」康妮麗亞對着電話機吼着，立刻就掛斷了。

喬弗瑞放下酒杯，「如果你不是女人，那你什麼東西呢？」他說。

「這倒是丈夫用來詢問妻子的怪事，」保羅說：「當然！喬弗瑞，時至今日你也該知道了。」

「閉住你的嘴，」康妮麗亞命令說：「我和喬弗瑞之間的事用不着你來管。」

「好啦，康妮麗亞，別忘了保羅是我們的債相。他應該管的。債相有時就如夢父，而且我們當然有權力要知道你說你不是女人，用意何在。這並非為人夫者所願意聽到的話。」

「也非為人債相者，」保羅加上一句。

「見你們的鬼，」康妮麗亞說道。

「妳再要說的就是我們男人都一樣。說呀，康妮麗亞，我發誓把債相讓位。」

康妮麗亞盯着他，「你不是我的債相，你是喬弗瑞的，我不會挑上你來給我倒垃圾。」

「好啦，孩子，」喬弗瑞小心翼翼地說：「讓我們理性一點。」

「理性？別在康妮麗亞面前說這話。」保羅說：「她認那是



寫下「保羅有理性」，我知道妳實際對我的看法是什麼。我相信此後我將禁止妳用我的浴室。」

「即便你的浴室是世界上最有一間，我也不會用，」

「康妮麗亞回過頭，說完就向樓梯走去。」

「妳到那兒去？」她的丈夫說道：「別把我單獨留在

保羅面前，今晚我沒有情緒和他在一起——如果沒有兩片阿司匹靈的話。拿兩片給我，康妮麗亞，親愛的。」

「拿點興奮劑給我，康妮麗亞，如果你把我留給喬弗瑞和阿司匹靈，那我就需要一點。」

「我真願給你們倆人拿點毒藥來。」

「好啦，好啦，康妮麗亞，」保羅說道：「別把我當作男人和我吵。」

「我不會那麼放縱，」康妮麗亞說道，走上了樓梯。

「可愛的女人，」保羅說：「我一直對她這種瘋狂的脾氣感到興趣。總有一天，她要將你的腦袋劈成兩半——沒有人會來收拾殘局。也不會是你的債相。我痛恨這種流血事件。我只能替你做一件事，就是使康妮麗亞受到應得的罪名——除非她嫁禍與我。那孩子會把自己的母親也謀害了的。」

「你誤解了康妮麗亞，她實在是善良，可愛的。當我

們倆人獨處時——就完全不同了，她幾乎已有一個月沒和我生氣了。」

「在飯裡放進了硝石，是嗎？」

「保羅，你不明白，女人沒有脾氣就像食物沒有一點調味品一樣。麻煩的是你做光棍太久了，對女人偏見太深。」

「用不着告訴我這些，我不會信任一個選擇康妮麗亞做妻子的人的判斷——或者更恰當一點說，一個使自已被康妮麗亞那樣的潑婦選來做丈夫的人的判斷。」

「保羅，你自己有點愛上康妮麗亞，這就是你為什麼要無理的辱罵她。」

「沒有比這個假定更無理了，我和康妮麗亞有染，是因為她是我認識唯一真正邪惡的女人，但實際上我愛的是——頭斑豹。多加撫慰，她就滿足了我制服野性的本能。我的祖父，你是知道的，靠曆星期三，星期六和每夜夜裡把頭伸到獅子口裡去維持生活。一個星期四午後，他死在別人的妻子閨房裡。」

「心臟病？」

「不是，正當他擁抱著那個女人，背後中了一槍，子彈貫穿了他們倆人。」

『她也死了嗎？』

『她復元了，事實上，她最後嫁給了那開槍的人。』

『天呀！我以為是她丈夫開的槍呢。』

『那是她另外一個情人，一個善妒的意大利人。』

『這整個事件似乎很荒謬。』

『也許，但是這確是真的，我在祖母的記事上看到的。』

再沒有那個丈夫能找到這樣一個不嫌其煩的妻子了，他把他的信件大都用蒸汽潤開，甚至把他說的夢話都記錄下來，她的野心是想寫一部小說，但她始終沒有辦到。』

『為什麼你不寫這小說？』喬弗瑞問道：『又耐滿了保羅的杯子。』

『太麻煩了，我不是生來當作家的，我愛多說話，而且喜歡交際。任何一個作家能够混到的名聲，都是由於天性不喜交際。』

『也許你應該作一個經濟學家，你的推理極為廣闊。』

『我發覺這句話裡，有康妮麗亞的痕跡。真的，喬弗瑞，難道你不能抗拒她的影響嗎？你沒有能多熟悉一點她那貓似的個性，就和她結了婚，真是够糟的。』

『我的好友，你受到康妮麗亞的影響比我更多。』

去。

保羅微微一笑，點燃了一支烟：『不要總是千篇一律，知道你下一句要說什麼老套，談話就無味了。此外，不該拿你辦不到的事來嚇唬人，你總知道我比你強得多。』

『那是你的想法，』喬弗瑞吼道，由椅中站起來向保羅逼過去。』

『好啦，好啦，』保羅勉強的站起來，不以為意的說：

『別讓一點鬍鬚小事夾在我們中間，我們是老朋友。』

『太老了，』喬弗瑞答道，向保羅頭上揮去了一拳，但沒有打中。他剛要打第二拳，保羅抓住了他的手，在他的腳腕上踢了一下。正在這時康妮麗亞由樓上下來了，浴後容光煥發，她看着她的丈夫痛得縮着腰，一面揉搓腳腕。『怎麼回事？』她問道。

『我正夢妳丈夫一手，我們在軍隊裡學來用以制服狡猾者的巧着。』

『不懂如此。』喬弗瑞說道：『要不是他出手不光明，我會把他的頭打回去。』

『你們真的爲了我大打出手？那使我感到太年青嬌媚了，由何而起呢？吃醋嗎？』

『別把這事放在心上，康妮麗亞。』保羅說：『而且』

『我？你瘋了，康妮麗亞如何能影響我，除了由於我沒有和她結婚而使我感到自滿幸運。』

『在我和她結婚以前你就受了她的影響。』

『你以為自己是什麼人，我的心理分析家？』

『這是真的，你受到康妮麗亞的影響，是因為你有很多地方像她，當然你沒有她那種個性……』

『絕對不是！』

『我相信，她統治你比統治我更多。』

『鬼話，這就是一種邪惡會使得一個好妒的丈夫這樣不耐煩。』

『我一向不是一個好妒的丈夫。』

『人人都這樣說，而且他們都忘了否認他們不耐煩。』

『你否認你有很多地方像康妮麗亞嗎？』

『當然。舉例說，我有鬍鬚，而她只有一點。初生的鬍毛。』

『胡說！』

『你說它長長了嗎？我可以想像康妮麗亞揀着她的鬍鬚！當她生氣的時候……』

『住嘴，不許你再侮辱我的妻子，否則我就把你扔出』

不要過於嚴問，妳會後悔的。』

『是的，親愛的，讓我們丟開這件事。』喬弗瑞應道。

『我們看電視好嗎？』

『我寧願死。』保羅說。

『我不願丟開這件事，』康妮麗亞說，『我要知道你們為什麼打起來。』

『我們不會說出來的，』喬弗瑞說道。

『妳在我們身上什麼也聽不到。』保羅加了一句。

『你那麼自信？』康妮麗亞問道。

『誠然。』

『再也沒有這樣的自信了，』保羅說。

『嗯，我們不能整晚坐在這兒一句話不說，如果你不願告訴我為什麼打架，那就告訴我你們在談論什麼。』

『沒有什麼大事，』喬弗瑞說道：『保羅說給我聽他祖父的事，正當他抱着別人的妻子時，由背後被人打死了。』

『這事提醒了我，親愛的，保羅告訴過你，他曾在你背後向我求愛嗎？』

『別理她的話，喬弗瑞，老孩子，她想分裂我們的聯合陣線。』

「讓它分裂去」喬弗瑞說：「她說的話是真的嗎？」
「我的丈夫都懷疑我說的話，」康妮麗亞悲傷的說道。
「你想我會捏造出這類的罪行嗎？」
「是的。康妮麗亞，我懷疑喬。」喬弗瑞回答說。
「精彩，」保羅喊道：「蜜蜂反咬一口，妻子倒下了。」

「你敢叫我丈夫毒蜂。你這畜生，」

「喬弗瑞，我既然是你的債相。我請求你保護我，對抗你的妻子。」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對康妮麗亞求愛，究竟是真是假？」

「我無法拒絕直接了當的問題，」保羅說。「回答是「是」，她誘惑我勾引我，因為我是一個患有異性色情倒錯症的男人，我無能選擇。但是那使我困窘的淫婦，在我的情煩之下退縮了，她給我一個閉門羹。」

「那麼真有其事，」喬弗瑞說。

「我告訴你是真的，」康妮麗亞說，「為什麼你最初不肯相信我？」

「因為我願意相信我的妻子是忠實的。」喬弗瑞回答

「保羅，我提醒你立時離開這房子。」喬弗瑞說，「如果你不，我就要做出你將來都要後悔的事了！」

「不錯，走，你這斜邊。」康妮麗亞加上一句。

「我走——並非怕你嚇唬。喬弗瑞，或是你的脾氣，康妮麗亞，而是因為我想睡一覺，感情的騷擾使我困倦。」

保羅拿起帽子，走向門口，「等你們兩人彼此厭煩了再找我——我預期為時不會過久的。」

喬弗瑞說道：「你再也別想回來，你這流氓。」

「忍耐一點，」保羅平心靜氣的說：「別當我不在的時候，你們倆打起來。」接著門就關上了。

「你真是壞脾氣，親愛的，」康妮麗亞說，「沒有理由對保羅這樣無情，而且他是你的債相。」

「我並不期望我的債相自以為有權力來搶我的妻子。」

「其實我一點也不痛，」康妮麗亞笑道。

「康妮麗亞，這並不可笑。」

「如果你把這事看得這樣嚴重，我就不會提起它了。」

「妳仍然沒有告訴我，妳為什麼勾引他。康妮麗亞。」

「誰說她不是呢？」
「你太落伍了，」保羅說：「你應該化點時間把它甩掉，也許你到巴黎去玩的地方不對。」

「你少管閒事，」康妮麗亞說。

「我怎麼不能管呢？」保羅問道，「我處身其中，我是這三角中惟一的斜邊，沒有你們兩人只能作成一角。」

「我們不需要什麼斜邊，」康妮麗亞說，「是嗎？親愛的。」

「我仍然希望知道，」喬弗瑞說道：「真的是妳勾引保羅來下手嗎？」

「開頭是他搶我的。」康妮麗亞說。

「我只不過想知道康妮麗亞是否穿緊身衣。」保羅說「我的用意——直到被她無恥的慾念勾起——一直是高尚的。如果我不去迎合她，她可能告訴大家我是一個木頭。」

「你是臭木頭，」康妮麗亞說。

「向你報告，喬弗瑞，你的太太。是穿緊身衣的，」

「你真是臉皮厚，」喬弗瑞憤然而怒。
「康妮麗亞也是一樣——就如我忙亂的手指所發現。」

「誠實實實的說，我是想知道當保羅的抑制力全部失敗後，會對我發生什麼感覺，而我也已經發現了，好奇心已然滿足，我再不會去激惑他了。」

「這是一句謊言？」

「是的，如果你原諒保羅，為什麼你不過一兩天打電話給他？放逐兩天已經是足夠的懲罰了。」

「有時候我覺得妳喜歡保羅遠勝於妳所承認的。」

康妮麗亞用手臂攔住喬弗瑞的領子把他拉到躺椅上，「胡說，親愛的，只有你才是我真正關心的呢，保羅在這裡不過是爲了有趣，就像電視機一樣。」

「我寧願要電視機，」喬弗瑞說：「當它過於可厭的時候，至少你可以把它關掉。」

「別諷刺了，親愛的，你知道你的確是喜歡保羅，既然他是你的老朋友，你不該過於苛待他。」

「我想妳是對的，」喬弗瑞熱情的吻着她，「能看到你這樣仁慈，真是好極了。」

康妮麗亞帶著天使般的微笑，靠牆躺椅，喬弗瑞立時就體會出來這是一個危險的預兆，他緊張的等待著。

「還有，親愛的。」康妮麗亞開始了，「當我下樓時你爲什麼和保羅打架。」

「如果妳不在意，我還是不該爲妙。」他交叉起雙臂，顯示出他的堅決。

「可是我在意，現在我有了理性，你又不肯回答這樣簡單的一個問題。」

「怎麼簡單？」

「不要用別的問題來躲避我的問話，我知道你的詭計，什麼事讓你那樣急欲打回保羅的頭？」

「武士風度。」

「再詳細一點，親愛的。」

喬弗瑞放開了雙手，「妳知道我不喜歡細節。」

「有的是理由讓你說出來。」

「好的，康妮麗亞，記住了是妳問的。」

「哦，說吧，你使我神經緊張起來了。」

喬弗瑞點燃了一支香煙，筆直的盯着她說道：「我們打架是因為保羅說妳有鬍鬚。」

康妮麗亞的表情突然變得倔強起來，「保羅說這話嗎？」

「呃，並不完全是，他說妳有一點點剛生出來的鬍鬚。」喬弗瑞小心翼翼地看她走來走去。「理性一點，康妮麗亞，用不着爲這點事生氣，如果妳真有一點剛生出來的

鬍鬚呢，多數女人都有。」

康妮麗亞停住腳步，手背在身後：「原來你的想法和保羅一樣，是嗎？」

「呃，我想這是任何人都抵賴不了的，讓我們對這件事客觀點，康妮麗亞。」

「客觀，」她喊道。「我的丈夫竟同意另外一個男人說我有鬍鬚，還要我客觀一點，怎麼這可惡的——」

「聽我說，康妮麗亞，我和保羅打架是因為他說妳有鬍鬚，妳還要怎樣？」

「你和保羅打架是因為你妒忌他，鬍鬚的事全是捏造的。你知道我一點也沒有，而且保羅也知道！」

「說說！」喬弗瑞喊道。「妳是一個污穢、壞脾氣、不講理的淫婦！」

「你敢說我不講理！」

「妳也是一個偷漢子的賤貨。妳和保羅之間的事，我都清楚。」

康妮麗亞的回答是拿起桌上的一個玻璃鎮紙向她丈夫頭上擲過去。喬弗瑞沒有躲避，玻璃正打在他的太陽穴上，他像死人似的倒在地板上，事實他真的死了。

半齣，康妮麗亞站在這屍首前面，默默的望着喬弗瑞

臉上驚愕的表情。隨後她就走到掛在牆上的鏡子前面，探索的手指撫摸着上唇，當她仔細審視過全部顏面以後，她愉快了，向着鏡中的影子嫣然一笑。她注視着自己，半沉醉於自我欣賞中，突然她知道該怎麼辦了。

她先走到電話機前，接通保羅的電話，鈴剛一響他就接聽了，好像他就在等她的電話。

「港口除清了，親愛的，」她嬌聲的說，「你能快點來嗎？」

「喬弗瑞出去多久？」

「够久的，你這貧婪的男人。」

「妳不覺他已開始懷疑了嗎？」

「我覺不出，可是快一點，親愛的，我有一件最奇妙的事告訴你。」

「什麼奇事？」

「親愛的，會告訴你的。」

「一點暗示如何？」

「那將使你終身驚奇，這就是我能告訴你的，」

「似乎很好，我就來。」

她掛斷後，立時就開始行動，就像這是一件她久已練習過的事。由喬弗瑞胸前口袋裡拿出他的手帕，把領紙上

她的指紋擦掉。其次她把手帕攤開在右手上，走到桌前，在抽屜裡找出喬弗瑞的手槍。

用另外一只手，她在收音機上選到一曲室內樂，又倒了一杯酒。然後，拿起酒和手槍，走到進門的一只安樂椅前舒適的靠進去，等着保羅駕到。

譯自 Esquire April 1954

醫生：「……太太，你只能吃些不放油的高宜菜和一杯橘子汁，這就是你每天可以吃的食物。」

體重過重的胖太太：「謝謝你，醫生，不過請你告訴我，這些東西應該在飯前吃還是在飯後吃？」

x x x x x

一位漂亮纖小的小姐跨上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她總算在兩位男客之間找到一個極狹窄的座位。下一站上來了一位肥胖的老太太，那位漂亮小姐爲了想使男人們自己覺得慚愧，便起來讓座。

「請你坐我的座位好了，」她用手指着空位留空的座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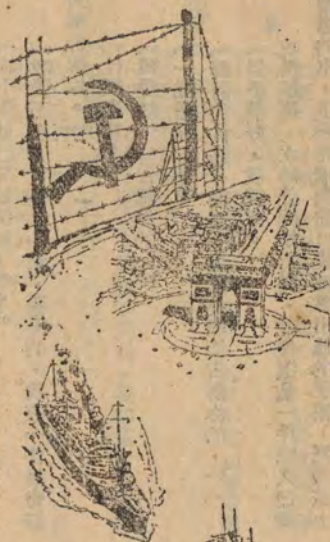
「謝謝你，」那位肥胖的老太太說：「可是我不知道剛才你坐的是那一位先生的腿？」

替被奴役的人們說話

金 衣 譯

去年夏天，波蘭外長史克雷斯求斯基（Składowski）召我到華沙他的辦公室去見他。當時，波蘭即將於那年秋天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中出任法律委員會的主席。這次的召見，是爲了要問我是否願意參加該次的波蘭代表團。因爲我在波蘭，被認爲是一位國際公法的專家。

很明顯地，共產黨徒們想要在聯合國大會中，留下一個較好



的印象——但是波蘭共產黨員裏面，却沒有一位學法律的，能勝任地擔當起這個職務。我用不勝告訴他我不是共產黨員。因爲他已先開口說：「我知道你是一位無黨無派的教授，但是你的工作只限於法律問題，並不牽涉到政治方面。」

最初，我對於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好機會，簡直糊塗得有些茫然無知了。鐵幕裏的國家，早已變成爲許多牢獄，很少人能有機會從這些牢獄中逃出來。其實，把鐵幕認爲祇是單獨的一張，是不够正確的。有多少個共產衛星國家就有多少張鐵幕。每一個被奴役國家的人民，是不許和另外被奴役的人民相往來的。

妙，於是我说：「好吧，部長先生，我將儘力報效。」

走出門外，我才想到了這件事情對我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一到了美國，我祇要一步離開我的同事們，告訴一位警察或其他官員，我就可以得到自由。我可以用一種新的方式，爲波蘭爭取自由，這種工作是住在波蘭裏面的人民所無法擔任的。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好機會，若不是我靠着我的脚步移動，眞使我有些不能信以爲眞。此後，我必須用盡我的智力，掩藏起我那眞正的興奮心情，以免爲人所識破。

我在克雷司（Czechoslovakia）有兩天的時間，準備行裝。爲避免別人懷疑起見，我的銀行存款，分文不動。我原有的許多衣服也不取出。我告訴朋友們，一到美國，我就替他們買些託帶的東西。一方面，我又小心地記下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自來水筆，尼龍，手套等等。

九月四日那一天，我又坐飛機到華沙，隨身祇帶了一只公文皮包。投宿旅館以後，我即前往參加波蘭代表們在出發前所舉行的會議。在我離開旅館以前，我注意了一下公文皮包內文件的次序，因爲我懷着好奇心，要知道秘密警察是否在監視我。

在會議中，外交部長稱譽我們爲「廣大的波蘭勞動群

我的逃出鐵幕的希望，已被幻滅過好幾次。從一九四七年以來，我被好幾次提名爲波蘭出席在歐舉行的各種學術性會議的代表。但是每次申請護照時，總被批駁了。現在我竟有機會到美國去，想想看應該有多麼的幸運！

當共產黨賜給你任何東西時，你本能的反應，立刻會想到最壞的情況，而斷然想不到去接受於你有利的這一方面。所以，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我還很不願意去接受這一項工作。現在我回想起來，也就是因爲這樣，才使這位外交部長認爲我是不願離開波蘭，因而加強了對我的信任。我向他申述，我的健康情形不佳，醫生要我服用規定的飲食。我對他說：「部長先生，你知道我從來沒有機會學習聯合國大會內的作風，我也從來沒有到過美國，所以我恐怕不能負起這個責任。」但他說：「你會二度出任國際聯盟的波蘭代表，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經歷，足以勝任這一項工作。」

他又說，將來在我逗留於紐約市的三個月內，除供給旅館以外，我每天還可以有二十一元美金的另用。其中膳食費用每天不會超過八元。這樣，我可以有較多的錢買我所喜歡的美國東西。他又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而且是一個極大的光榮。我發覺如果再堅持不受的話，反爲不

衆的代表。」他警告我們說，在美國，我們將受到許多敵人的包圍。那些外表善良的侍役們，出租汽車的司機，火車及地下鐵道上的乘客，以及戲院裏的觀眾們——都有可能被資本主義者的特務。因此，我們不能和任何人談話，即使有人問我們直接的問題，我們也不應該回答。

會議完畢，外交部長和我握手道別，同時問我：「你預備把你的家眷安置在什麼地方？」

我的心沉了下來。任何人離開鐵幕的時候，都得把家眷留作人質，從來沒有例外。到此，我只得向他說實話：「部長先生，我還是一個單身，我沒有家眷。」

史克賓斯求斯基臉色變成灰白，他向身旁的一位高級官吏，投了一瞥不信任的眼光。我回到旅館，心想一切都完了。

我檢視我的公文皮包。裏面的文件都被翻亂。我覺得又氣又好笑。笑的是秘密警察的技術不高明了，使我知道他們已檢查過我的皮包。

時間慢慢地過去，幸而沒有發生其他的事情。第二天下午二時三十分，我們上火車的時間到了。史克賓斯求斯基在車站上發狂。他猛烈地和我握手後，我即步入車廂，踏上自由之路。我永遠弄不清楚他們為什麼會讓我走——

已經很久沒有度過，幾乎快要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了。這種生活太美了，使我幾乎快樂得要流淚。

我走到波蘭大使館我所居住的那間房間，孤獨地坐在那裏，向窗外瞭望。天氣和暖得有點使人懶洋洋；自由的芳香好像一直瀰漫在空氣裏。我現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出一個能夠離開大使館的藉口——如果成功的話，那末，這一天巴黎所有的快樂就是屬於我的了。假如到了美國後再設法脫離，時間怕會太遲了。波蘭的祕密警察，也許會發覺我的可疑之處，而勒令我回國；那位外交部長也許會後悔錯派了像我樣一個沒有家屬在波蘭的代表。

我躊躇不定。有兩個主意在我腦中起伏着。一個主意要我立刻離開大使館，另外一個主意比較更有理智一點，要我等到抵美後再說。因為那時法國政局非常不穩定，法國共產黨在政府裡佔有相當大的勢力，在這種情形下我是應該要謹慎考慮的。

當我坐著把這一種情形深深地考慮的時候，我看到了那一包香蕉。我一面考慮，一面拿起一隻來吃。接着又是一隻，一方面那兩個主意在我腦中迅速地盤旋着。明亮的夏天下午，一直在誘惑我，但是我對於波蘭的愛又在把我拉回去。經過兩個鐘點的思考，最後我決定到美國之後

也許他們以為與其在相當遲的時間中反悔，不如冒險放我出去試試。

說也奇怪，一個人到了極嚴重的階段時，反而會變得輕鬆起來。我們有整天整晚的時間在巴黎等候「自由號」輪船赴美。我以前曾到過巴黎好幾次，非常熟悉那個地方，所以帶着同行的人，在街上觀光。在這一次的觀光中，我買了一樣東西，現在想起來很是可笑，但是在那個時候，對我却有重大的意義，我一向是歡喜吃香蕉的，但在共產統治下的波蘭，却無法買到。我在巴黎市場上看到一串一串的香蕉，輝映於陽光之中。我買了一打香蕉，可以說是我進入自由世界後的第一次的奢侈舉動。整個上午，夾着一大包香蕉，穿過大街小巷，我陶醉於自由氣氛之中。

祇有在鐵幕後面經常看慣了灰黯色彩的眼睛，才能充分欣賞出巴黎夏日早晨的美景：陽光照在彩色遮陽的上面，漂亮的服飾，歡樂的面孔，往來頻繁的車馬，光輝奪目的商店櫥窗。我看看警察——知道他們是在保護人民而不是監視人民的。我看到人們坐在露天咖啡座上，證明巴黎人的生活，可以不受政府嚴格的規定，加以限制，而可以坐着喝咖啡，飲酒，談天，甚至可以打瞌睡。這種生活，我

再脫離我的同伴們，因為美國是世界上自由的泉源。我站了起來，一切的苦悶和焦慮終算過去。這時我才注意到所有的香蕉都不見了；我已經將一打香蕉全都吃完！

在「自由號」輪船上，所謂波蘭人民和共和國的「無階級性社會」內所派出來的代表們，無形中分成兩個集團。那五位正式的代表住在頭等艙。其餘的九位顧問和助理却住的二等艙。可是為了避免表面上的界限起見，我們的領袖卡次蘇基堅持要那些代表們每天到次一等同事們那裡去拜訪一次。

卡次蘇基先生是一個非常難以相處的旅伴。五天之中每天三餐，全由他一個人在飯桌上講話。他是波蘭許多高級共產黨徒中的一個。所以亦是最具有共產黨作風的一個，他現在被派為聯合國法律委員會的主席。像他這樣祇念過一年法律課程的人，能出任這樣重要的職位，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個絕大光榮。因此他自視甚高，特別歡喜在任何場合中表現自己。

在「自由號」輪船上，他明顯地表示出，波蘭的共產黨黨員要比其他的人高明得多。他像牛叫一樣地呼喚茶房。埋怨拿來的湯沒有味道，菜不能入口。那些茶房們被他弄得怨氣冲天，使我們其餘的團員們，不敢去看餐廳裡的

其他旅客，因為我們都覺得他在丟我們大家的臉。

去年九月，各國的報紙刊登出我從紐約查泰旅館（Chatham Hotel）太平梯上逃出來而與波蘭代表團脫離的消息。在那時候，我還以為許多失業的美國人真正都在餓着肚子。我害怕脫離以後在這個陌生的國家裡無法求得生存，雖然我相信共產黨徒老是在說謊話，但由於我居住在赤色波蘭區內七年之久，所以無形中受到了共產宣傳的影響。可是為了爭取自由，以及為了找機會使波蘭脫離共產集團，我情願接受未來的困苦和艱難。

事實上，當然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從鐵幕裡出來的人，看到美國繁榮的情形幾乎使人不能相信。美國的繁榮可以證明出一個自由的社會能發展何等的地步。這使我更加强了對於自由世界希望。但是我時常懷疑自由世界的人們是否徹底明瞭俄國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我時常從我的新朋友那裡聽說「時間」對於民主世界有利，可是據我看來「時間」却對蘇俄有利。我以一个政治避難者的身份，向自由世界報告鐵幕後的真實消息，使世人知道共產黨的威脅是如何重大，這也許可算是我對於自由世界的一種有意義的貢獻。

在波蘭南部邊界約六十英里以內的地區，以前是一片

工業方面的一種巨大進展——這是發動戰爭前，應有的一種準備和現象。

波蘭的人民，並沒有因為這種工業的擴展而得到益處。煤在波蘭仍舊很貴，許多老百姓得不到足夠的煤取暖。這是因為三分之一出產的煤，用在波蘭，另外三分之一被俄國扣留備用，其餘三分之一，則向西方民主國家傾銷，以換取任何物質。在瑞典買煤，要比在波蘭購買更便宜。俄國在波蘭所實行的煤鐵兩項政策，不過是俄國要想統治世界之計劃的一部份。

這個計劃共分四部：

一造成一個極其龐大的軍事力量——作為一種威脅。這就是為什麼俄國需要波蘭及其他附庸國家的煤和鐵的原因。

二使附庸國家與俄國同化。所以俄國極力要想攫取附庸國家老百姓的人心，如果這一步成功，這共產帝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國家。

三造成一種外交煙幕，以便掩護它的活動，並爭取時間。所以俄國要阻止德奧的和平，並且用盡一切方法去離開西方民主國家的統一。

四利用宣傳及第五縱隊，不發一彈而戰勝全世界。這

田地和森林，目前已經是一個嶄新的城市。城市的中心區建立起一座極大的鑄鋼工廠，完成以後，在歐洲可說是最大的一個。這個城市叫做諾瓦呼泰（Nowa Huta），俄文的意義就是新的鋼城。這裡面已經有四萬個居民，擁擠在一排排簡陋的平房裡，然而人口仍在一天一天增加。諾瓦呼泰將來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城！也就是共產黨野心的一個標誌。

但二次大戰後，波蘭所需要的，乃是許多能製造日用品的工廠，以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和英美各國相埒，鐵鍋，罐，雨傘，以及自來水筆等。然而赤色的波蘭，不此之圖，而竟建立起這樣一個諾瓦呼泰的鋼城。

另外還有一座新的鋼廠，建立在捷斯託因華（Ciesochowa）城。新的礦穴，挖掘得很多，以便開發波蘭的煤源。巨大的化學工廠如雨後春筍似的出現，內中包括那個在威佐（Wloz）附近的硫酸廠，據說是歐洲最大的一個。

在一九三八那一年，波蘭出產了約有三千八百萬噸的煤，目前，根據官方統計，每年的產量，已達八千八百萬噸。鋼鐵的產量增加到一倍以上；電力輸電量是以前的三倍。這些官方的數字；也許近乎誇大，但至少顯示出在重

一條也許是全部計劃中的鎖鑰。

我以訪授的身份，時常在波蘭旅行，碰到各階層的人民。有時我甚至會碰到其他被奴役國家的人民，從而知道那裡的生活情形和波蘭完全一樣。

在這些國家裡面，工人非但不是天之驕子，而且簡直是被壓在最底下的一層，他們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所得的報酬約相當於六十元到八十元美金。

一年之中有好幾次在重要紀念日像五月節等節日的前幾天，工人們必需參加所謂「工會」的會議。在這種會議中他們准許「投票」自願另外加班五十小時的工作。工人們咒咀這些「假日」，但是他們却無法反對。一切工潮是被絕對禁止的。

像這種工作時間的「自動」捐獻，各工會時常舉行，甚至連我所屬的那個救援聯合會也有同樣情形。我被迫簽具一個志願書，承認我自願在課外多化卅到五十小時去指導我的學生，我欣然簽具——因為我可以指導一個小小的反共集團的學生，這個集團是在我授課時秘密選拔出來的。

工人們很少有機會可以利用他們的空閒時間和他們的星期日，他們的工資僅能維持最低生活。由於房屋缺少，一個工人帶着他的妻子和三個小孩，僅能得到兩間狹小的

房間，總面積不過是十呎寬十六呎長，但是像這樣房間，他們有時還得不到。在華沙和克雷可，我曾經看到有八家人家，同時擠在一座小小三間房間的屋子裡，另外祇有一個小廚房和一間浴室。

波蘭的那些薪水階級及自由職業者，要比工人們受到更大的損失。大學教授職員的薪水都由政府來決定，那些高級教授們，除掉共產黨員所充任的院長和校董不算以外，他們要化二元五角才能買到一磅的牛油，要化上二塊錢才能買到一磅香腸，像美國那樣好咖啡是買不到的，可也要買到廿元一磅。最便宜的衣服，幾乎不能在教室裡穿用亦需六十元一套，頭等好的毛料加上做工，要化上二百五十元一套。

兩年前，政府宣佈全波蘭的律師要組成一個合作的團體。到每月終了，全部收入總加起來，除去辦公室的一切開支，其餘依照他們所做的工作，比例的分給每一個律師會員。雖然他們仍舊可以替私人顧主服務，可是有位律師和我說，他每月按照政府規定，祇能得到美金一百廿元，他同很多其他律師爲了生活不得不按照黑市計算私底下接受別人的錢。

政府對於醫生們另外有一套巧妙的壓榨方法，那就是

把診金規定得很高。一個私人開業的醫生，對於初診病人的掛號費，規定要收取美金六元，這種診費，是普通一般人所出不起的。還有一層，私人開業醫生的開支很大——租一間診所，每月須付房租美金一百八十元，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再說稅務人員還要時常來找他麻煩。如果他願意和政府合作，在公立免費診所每天工作六小時，每月接受一百廿至一百五十元的微薄薪金，那末，他就可以免去一切的麻煩和困難。

六小時工作以後，他可以接受他私人的病家顧客。在這種情形之下稅務人員就不再來找麻煩，而診所的房租，本來是每月一百八十元的，現在可以減少到每月十二元。因爲這種關係，所以純粹的私人診所，在波蘭已不到十幾家。醫生們在公立免費診所裡工作時，每天匆忙地診察好幾百個病人。時間一到，他們可以回到自己的診所去做自己的事情。

在波蘭，沒有像美國那樣大的工商業鉅子，也沒有像美國那樣的商業推銷員。實際上，每種事業，都是政府經營的；每個人都屬於薪水階級，以固定薪水來維持生活。甚至於像皮鞋匠那樣的小手工業，大部份都組織成合作社的方式。

這裡面有一種很嚴格的階級制度。那些高級官吏們，比任何人都過得舒服得多，可以說是一種赤色的新貴。其次一層，輪到那些替新貴們說話和做傳記的作家們。再下面一層，輪到那些發展共產主義重工業所需要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再其次是醫生們。比這更下一層的是學校教師和小公務人員，工業界裡的雇員，最後才輪到工人。

當然，我對於教師們的情況最爲熟悉。在克雷可地方的那個野格龍尼大學 (Jagellonian University) 我教了許多年書，那個學校創辦於一三六四年。它有良好的學風和自由研究的精神。過去它每年要招收二千名法學院的學生。現在波蘭的教育部嚴格限制了名額；最近一年祇招收了二百十名法學院的學生。可是共產政府却大量訓練年青的工程師們去加速工業生產，加速訓練醫生，以便維持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大量人材，以及訓練許多經濟學者——假定馬克斯的辯證法經濟論能稱爲經濟學的話——去宣佈共產黨的經濟理論。

以往，當我坐在課堂上的時候，我知道坐在窗邊座位上的那個黑頭髮的年輕學生是經過共產黨所辦的克雷可省立學校的訓練——他以後的一生必需從事於替共產黨做特務工作。他在教室裡面仔細注意我所講的東西，以便探聽

我有否背叛的言論。我的兩個助教是這個法學院裡共產黨委員會替我選擇的——也是共產黨的特務。

在這些助教裡面，有一個看起來營養不足，惹人憐憫，使我無法再憎恨他。他是一個十分忠實的共產黨徒。祇要我有一有差錯，他就會把我報告上去。他在學校裡正在念博士學位，一方面還得憑每月九十元美金的收入，勉強養活妻子，一個小孩，和他那多病的岳母。爲着同情他的經濟狀況和他的求學野心，我時常請他吃飯。這種情形，多少帶有一點諷刺性，好像是一個判了罪的犯人，帶着他的獄卒去吃飯。

當我講課的時候，我知道祇要走錯一步，便會失足倒地而爬不起來。如果共產黨決定要對付我，我就會被解聘，列入黑名單中，永遠找不到工作而瀕於餓死。再不然，我的名字會報告到秘密警察那裡，受到無限期的監禁，或者甚至會處死。

大學裏面的學生，經常在飢餓線上掙扎。大約百分之七十的學生，受着政府的津貼：伙食補助費，第一年每月廿六元美金，以後是每月卅六元。有許多學生，想盡方法，要住到政府經營的出租公寓裏去，因爲那裏的房租很便宜。但是房子不夠，房荒很嚴重。我看到我所教的七個年

輕的學生，住在一間 12×12 呎的單房間裏——剛剛足夠放他們的床鋪和幾張破舊的椅子。

至少有一半學生營養不足。肺病很普遍。因為身體不好，教育的進展很慢。大學裏的研究精神，在波蘭已不復存在。學生們的精神很頹喪，更沒有精力和時間去運動。

雖然祇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學生是共產黨徒，可是他們所造成的影響，却是無比的廣大。他們是該校的黨部委員會所選拔出來的，他們也就是有權居住政府公寓的學生。他們的義務，就是在教室裏充當間諜，有他們在教室裏面，其他那些非黨員的學生，就一個個禁若寒蟬，默不做聲了。

最近幾年之中，有許多學生，到我這裏來，討論或請教問題，無形中都暗示出反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但在許多情況之下，我不得不保持緘默。我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是謹慎地選出一打左右極對可靠的學生，向他們傳授真正的國際公法，這種學識，在教室中是禁止講解的。用這種方法，我和其他抱着同樣見解的教授，企圖接續學術道統，使能一脉相承，傳之於後世。

依照規定，每一個波蘭青年，到了廿一歲，一定要在軍隊中服務。每一年，應該有十八萬青年，到達這一個年

齡，但實際上祇有七萬青年徵召入伍。理由很明顯：共產黨不十分相信波蘭人民佩帶武器。波蘭非但沒有能供給共產國際以兵力的來源，實際上還在消耗他們的兵力。為着防止叛變，俄國至少要有五師紅軍，駐紮在波蘭。這些軍隊，是波蘭真正的統治者，他們要留駐在波蘭，直等到共產主義在精神和實質上完全征服波蘭為止。

如果共產主義得勝，教會將無法存在。譬如說，在那個新建的銅城諾瓦呼泰裏看不到一座教堂。可是沒有教堂，並不能完全消滅宗教。每星期從諾瓦呼泰開出的火車，擠滿了好幾千的波蘭人民專門到離此廿分鐘的克雷可城去做禮拜。共產黨不敢公開禁止做禮拜，可是他們用盡方法來打擊天主教的信用，因為波蘭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信奉天主教。在波蘭經常有各種宣傳，控告牧師以各種罪名。

波蘭的共產黨，同時也是非常反猶太的——可是不願意公開承認。我記得有兩件事情可以證明。

卡託威斯經濟學院 (Katowice school of Economics) 的校長名叫依士代勃斯基 (Ludski) 是一個非常頑固的反猶太主義者，在他學校裏面的六十位教授中，有五位是猶太人。學期終了的時候，他通知這五位教授，要他們自動辭職，因為他無意再繼續發聘書給他們，這五位教授

聯合起來寫了一封信給沙華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封信裏面說：他們的解聘是由于學校方面很明顯的採取反猶太作風，而這種作風是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相違反。華沙方面根本沒有回覆這封信，而依士代勃斯基則調到一個更大的——一個學校裏當校長去了。

去年在野格龍尼大學，一位六十五歲的猶太籍法律教授將要退休。我向校方建議這教授的健康情形很好，如果讓他退休簡直是一種損失。那位校方高級共黨職員說：「我贊同你的意見，事實上共產黨風委員會已經決定如果讓這位教授退休，則西方國家會責備我們的反猶太作風。當然我們不願使別人對我們有這樣的印象。」

共產黨對於這位教授的寬容，我相信西方民主國家一定不會瞭解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在表面上共產黨好像是不會理會外界的批評。事實上他們是很敏感的。如果他們被世人譏罵為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殘酷性——尤其是被鐵幕外的那些勞動階級譏罵——則這種譏罵式的批評，對於他們征服世界的重大計劃，是一種嚴重的威脅。

共產黨把宣傳工作，看得很重要。在鐵幕之內，訓練和洗腦的工作從未停止過。這樣下去的結果，即使是對共產主義抱有最懷疑態度的人，經過這種不斷的宣傳壓力，

也會慢慢改變。最重要的，還是共產黨向西方民主國家滲透的那種力量。大家都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國際共產黨的外交政策，是着重於設立許多宣傳中心。同時，俄國與其他各國的貿易往來，也是一種變相的第五縱隊的工作。可是，不管共產黨的機構是如何有效，他們並沒有能將大部份的波蘭人民共產主義化。那些地下的反共宣傳的工作，似乎做得比共產黨還要有效些。在鄉間，人民大多是反共的。

共產黨用盡各種方法，企圖把農民組織成許多集體農場，供給現引車，犁田器，收割器，打麥器等。但是農民們堅強地拒絕加入這種組織，所以在波蘭的四萬個農村裏面，祇有很少幾個集體農場，同時成績也不很圓滿。

波蘭的農民雖然很少會讀會寫，但是對他們的孩子教育確有很大影響。他們告訴兒女們，在學校裡面祇要注重算術，家庭經濟，和農業科學就可以了，不必去注意其他的課程。有一個農人告訴我，鄉村學校裡的小孩子們都把馬克思主義當耳邊風。

在那些教育程度比較高的家庭裡面，大人們把他們的智識和自由的精神傳授給子女們。家庭裡面的祖父母往往往是孩子們最好的教師。因為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波蘭日漸

貧窮，所以年青的波蘭婦女也被迫到外面去工作，管理家庭和教育孩子的責任就落在老祖母或是住在一起的老姑母的身上。這些老年人是傳授真理的最好的媒介。和世界上其餘的老年人一樣，他們對於現狀感覺不滿，時常要回想起過去的好日子。在波蘭，過去的日子確要比現在好得多，這樣更增加他們的信念。波蘭的小孩子們坐在他們的膝蓋上不斷的得到反共的教育，這是共產黨的宣傳所難以打倒的。

可是共產黨永遠不會停止他們的企圖，而那些老祖母和老姑母也會一個一個的死去。從來沒有受過反共教育的嬰孩們一個一個的生出來。在共產黨經常的壓力下，壞人不斷產生，那些替共產黨做特務工作的人，不惜賣友求榮。這些壞人一天比一天增多。於是，波蘭不但在實質上被征服，而將來在精神上也要全部被共產黨所克服。

波蘭的人民一直是堅強而富於獨立精神的，他們有堅強的意志，他們爲了信念不惜激烈的辯論甚至不惜一戰。但是如果脫離俄國枷鎖的希望，全部毀滅了的時候，那末再堅強的人也會灰心。所以西方國家一定要使波蘭的希望永遠不滅，同時也要使其他被奴役的國家不致於完全失望，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解體俄國的征服世界計劃，在最近將來的幾年中，或者是最近將來幾月中，應該就要集中力量來加緊工作。假使我是一個西方民主國家的外交家，我就要和俄國斷絕一切外交關係，同時也要斷絕一切貿易的來往。這樣才能抵擋住俄國的間諜和第五縱隊。

只有這樣，才能阻止俄國用詭計和滲透的方法來達到它征服世界的希望。我們要以八千萬非俄國的波蘭人民的逐漸失敗爲股鑑，而趕快採取實際行動來幫助他們。這些波蘭人民雖然現在是在俄國的統治之下，但事實上仍舊是我們的愛好自由的朋友。

(譯自六月份讀者文摘)

一位年老的老闆快要壽終正寢了，他在律師之前立下遺囑：「凡是我手下的雇員，爲我工作在五年以上者均遺贈一千磅。」

律師贊佩地說：「你真是太慷慨了。」

「那不過是說說而已，」病人道：「事實上，我手下的雇員沒有一個人是服務一年以上的，不過遺囑上有這樣一條似乎要好一些。」



【阿司匹靈】 的新發現

在諸如科體松，及ACTH等具有顯著功效的荷爾蒙製劑問世以前，醫師們對風濕性關節炎患者很少有所貢獻，充其量最多祇是開幾片阿司匹靈，聊以減輕病人的痛苦。然而以後正當科體松普遍施用之

抑制病害。他們在英國醫學期刊上說，有兩組風濕性關節炎患者，其中三十人的一組用科體松調治一年，以與另一組三十一人的專門用阿司匹靈治療的相比較，於一年終了後，兩組病人的病況變化甚難有軒輊之分。在各組中都有四分之三的病人可以說已完全沒有關節酸痛或行動不靈活的感觉，有半數病人並已恢復正常工作。雖然從這個實驗裡，無由表明荷爾蒙製劑在比較嚴重的關節炎裡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但是就關節炎的早期而言，阿司匹靈與科體松之間的功效差別，實在微乎其微。

【痛與過重】

無論是白鼠或是人類，吃得過量都有長痛的危險。

據美國芝加哥密契爾里茲醫院的癌科研究所主任，艾爾勃坦能堡博士(Dr. Albert Tannenbaum)稱，在其所實驗的鼠羣裡，凡是所飼加路里較低的白鼠，顯然極少有癌症的跡象。

食量限制低至正常熱量的三分之一的白鼠，遠較未予限制食量的壽命較長，且體重也比較恆定。根據紐約大學的一批生物學家和畢業班學生所舉行的實驗結果，在一羣

時，醫藥界研究人員却又作了一個驚人的發現：阿司匹靈不僅只是一種鎮痛劑而已，而且還具有生物學上的功能（其功能似ACTH，而比ACTH略遜一籌），能促進腎上腺分泌類如科體松般荷爾蒙。

月前英國醫學研究會暨納爾基金聯合委員會上，有一篇報告即談及在風濕性關節炎的早期，用廉價的阿司匹靈（依照美國行情，施用科體松治療，日需四角至六角不等，如改用阿司匹靈，便只有二三分錢一天），同樣可以

限制加路里的白鼠裡，雖然不斷在牠們身上注射癌症誘發劑，然而在二年多的實驗期內，絲毫沒有發現有癌症的威脅。

據坦能堡博士說，加路里限制嚴嚴的，愈少有長癌的危險。

「對人類而言似乎也同樣應用得上這個邏輯，」坦能堡博士說，他並且引用人壽保險公司的記錄以證明人們體重過重，與癌症致命率間有着明確的關係。

無論是動物或人類，自其初初暴露於癌症之魔掌起，以迄癌之成長，總需要有其全部生命的五分之一之發展時間。白鼠自癌之感應開始，以至最早有癌的跡象可尋，中間約需四個月至六個月的時間。就狗而言，自感應後，約需於二三年後才發現有癌的威脅。人們亦是一樣，於有確實確塊可以診斷出來以前，早已有十年或十五年過去了。

「換句話說，癌症患者於確實注意到有癌之存在而急忙就診於醫生時，癌在他身體內早已經過了很長的一段生長過程，」坦能堡說。就在這一段時間內，假使能留意及飲食的熱量限制，便能抑止癌的生長。即使是業已有癌症威脅的人們或動物，減少體重亦可以延長他們的生命過程。

【新的打診檢驗】

假如檢驗醫師在施行打診時，聽到頭蓋上發出「西瓜聲」，這便符合新的診斷訊號，證明病人頸子上的副甲狀腺有過分發達的現象。這是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的范達博士 (Dr. Frederick A. Fenner) 新近在美國醫學會期刊上所發表的報告。

范達博士所以會發現這種新的診斷訊號，就因為他是「一個有習慣性的動物」使然。他曾經為一個失去行走能力的婦女作神經方面的詳細檢查，目的想探測究係那一種神經的失常才使她有這種奇怪的困難。

根據習慣，他開始施用打診法，在病人的頭部輕輕敲擊着。他所聽到的並不是如一般正常成人的頭蓋上所發出的「高音節的裂聲」，而是一種低音節的「崩、崩」聲，使他想起這完全和敲擊西瓜的聲音一般。

過後發現病人的副甲狀腺異常發達，因而才使她有行動上的困難。以後又在其他病人的頭蓋上聽到「西瓜聲」也發現有副甲狀腺的失常現象，才使他有上面這個結論。

【重製的磺胺類藥】

【耳聾與副甲狀腺瘤】

格拉斯哥大學的辛布生博士，最近在英國醫學期刊上發表一篇報告，據云耳聾的一種「異常」原因，係由於副甲狀腺瘤所致。

副甲狀腺係位於人們頸項，在甲狀腺的附近。共有四個腺體，每個約只有二釐 (gram) 重 (七千釐為一磅)。牠們對身體上鈣質和磷質的運用或處理有很重要的影響，牠們對神經系統保持高度覺性，以反應外來的刺激亦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假如在一條神經周圍的環境裡增加了鈣質成分，神經反應的覺性便會轉弱。再假如這條神經正好是聽覺神經，於是便會影響到人們的聽覺的靈敏度。

副甲狀腺常因有瘤細胞的存在而形成過分活躍，因而使血液內鈉分增加，特別是在神經附近 (例如聽覺神經) 的血液。辛布生博士認為這便是為什麼患副甲狀腺瘤的病人有神經性耳聾的緣故。但這種神經性耳聾是一種可以還原的變化。在他所經手過的三件病例內，一旦將副甲狀腺瘤剷除後，病人便又恢復正常聽覺。

患有嚴重眼疾——綠內障——的病人，若不設法與以及時治療，終必導致失明無疑。現在有一種重製的磺胺類藥却對綠內障患者有莫大的幫助。此係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眼科學專家培克氏 (Dr. Bernard Becker) 在全國防盲學會上所聲稱的對症良藥。

培克氏稱之為「最令人興奮」的新藥，是眼科醫師在治療綠內障方面所覓求不得的第一種藥物。迄今為止，他們除了施行眼科手術，或依賴於不時點滴眼藥以期降低眼內過高的壓力外，別無他法。

但現在他們已可以用一種效力持久的口服藥片，以抑制綠內障的兇焰，使許多人免遭失明之厄。

這種新藥的商業名稱叫做 (Dianox)，由勒特爾實驗室 (Lederle Laboratories) 所製造。地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初問世時，原為治療充血性心臟病的特效藥。當時係從最早的一種磺胺類藥——氨基磺胺 (Sulfanilamide)——重製而成。

氨基磺胺於很早以前就發覺有一種對腎臟的副作用，牠能阻止體內酵素 (Carbonic anhydrase) 的活動力。新的幾種磺胺類藥物曾予以改良，已沒有這種作用了。不過勒特爾的科學家們却想到利用這一種副作用，假



天岳譯

古
巴
私
梟

儘管哈瓦那城裡的瑪絲卡咖啡館，對於一位難得的老主顧是如何高興，但由於某些顧客從事非法活動所招致的麻煩，或是由於警局的為難，使它店主顧經常地更換。在這許多事件中，有一次是為了一位黝黑的，尖頭尖嘴的古巴人，唐法納杜。他擁有一條小貨船，往返於加勒比海一帶。唐法納杜不像一個航海傳奇中的高貴船長。如果說他感覺遲鈍，則毋寧說他是滑頭，說他勇敢，倒不似說他鬼計多端來得貼切。他決不會在緊張關頭「與舟同存亡」的。事實上，他先前沉沒的一條船裡，他就沒有牽連在內——而僅只有三名水手——而沉沒的情況又十分特殊，使保險公司對於賠款事大起爭執。總之，唐法納杜是這樣的一位人物，他穿著綢緞衫登岸，每次帶來一位不同的漂亮女管家，住著不同的公寓旅館，他喜歡炫耀他的銀行存摺，而這裡面的數字和他船上所帶的貨色像大麻，海綿，白糖，桃花心木，錫，和其他雜品來比較，會令人無從解說。

至於鐵奧馬丁茲，這位溫文爾雅的咖啡館老板，他知道得很清楚，唐法納杜在這次貨色中有著一批沒有報關的

定他們能增加腎臟內的分泌量，那末他們便能藉此消除水腫患者的充血體素內過量的鈉分，水分和鉀分。因此他們便有這種重製的新葯問世。

所謂綠內障的症候，便是正常所應該分泌的淚水量減少而眼內壓力增加。因此 Diamox 似乎正好是一種對症良葯。

培克博士於去年十月份起即開始試用。他同時應用於普通的健康者和綠內障患者，發現兩方面的試用者的眼內壓力均因淚水流出量增加而逐漸降低。

迄今為止他已非常有效地治療了七十個病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因在施行眼部手術前想假這種葯物的力量以降低眼內壓力。也有一部分是想避免施行手術，改由經常服用 Diamox 葯片以治療綠內障。這種葯片確能降低眼內壓力，且葯性持久有效。

將來這種葯物對綠內障患者的最大功用，似乎還在於牠能永久抑止這種眼疾的發生，使普通危險性很大的眼部手術不再施行必要。

Diamox 似乎是一種十分安全的葯物。迄今為止還不曾發現有什麼毒性或其他副作用過。

欲訂購：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出品

GMC(通用牌)卡車及零件

GMC 柴油機及配件

請到其臺灣總代理

台華汽車器材有限公司

常備 GMC 雪佛蘭 吉甫 現貨零件
萬國 道奇 福特

歡迎批發定購 價格特別相宜

地址：臺北市貴陽街二段廿八號

電話：26116 電報掛號：9240

——他幹過違法的勾當，冒過
風險，但從未走私過毒品——

走私瑞士手錶。這僅僅是鐵奧的一部份推測：他在一天晚上玩罷撲克返家，發現他的妻子，亞米拉，手腕上帶着一隻。亞米拉正坐在業已打烊的咖啡館樓上臥室的床邊，看起來美麗豐滿而且漂亮，她洋洋得意地轉動着手錶，臉上透著愉快。

「唐法納杜送給我的，」她道：「他要我戴上，看看我究竟是否喜歡它，」

「他真慷慨呀，」鐵奧含著地道：「我想起來你是在某些地方爲他効勞一下了。」

「不，他只是喜歡我。他在旅途的某地購得的。」

「噢。」

「我希望有一條金鍊子來代替這條黑鐵帶。」

「給他一點時間好了。」

她沒有理會他的譏諷。

「他在這裡租了二間套房，鐵奧，他要我們去玩。他要給我看看些東西。但是我對他說，我們二人不能同時離開店堂的。」

「因此他就問你能否一個人前往了？」

「是呀，你怎麼會知道的？」亞米拉的烏珠，睜得又大又圓——大得稍稍地過份。鐵奧的手垂下，手指纏得緊

「噢，」唐法納杜的聲調帶着不勝抱憾，「好吧，這樣子也許我們可以談一筆生意了，有時候，我覺得懷疑，像你這樣的人才，開設一家飯店如何會感到滿足呢。」

「生意雖然小，但是誠實無詐。」鐵奧道。

「是呀，我就是這意思。我走了不少碼頭，你也知道，也經歷了不少有趣的事情。我想在這裡聘用一位代理人——特別需要一位有正當職業，像你這樣的人物。」

「你的事業，據我所知，有虧不大正當吧？」

「唉，反正各人的看法不同。」唐法納杜回答道：「是求供問題。而利潤則——十分優厚。」

「於是可以用買些禮物送給送人家的太太了，」鐵奧道

「買些東西送別人的太太，更來得有趣呀，」唐法納杜笑着回答。而他的笑聲在鐵奧冷酷的眼光下突然地停頓了。唐法納杜，在他的那份送禮名單上，有著許多婦人的名字，他對於送給亞米拉的那回事早已忘却。他繼續輕率地道：「我說的這件生意是很可以試得的，詳情我們以後再談吧。我在哈瓦那要就一個月光景，住在美德街九號A。」他回轉頭對着皮皮，它已吃完了麵包捲，而正在看着指甲：「我們該走了，讓我們表演給這位先生看看，你

緊地。

「哼，」亞米拉叫起來，她吃吃地笑着。「好了，總之，我沒有到他那裡去，手錶可拿到了。」

鐵奧想指出這只手錶可能是走私來的；但是依了亞米拉的脾氣，她是非常奉公守法的，她會把它交還給他，那末他勢必在道義上，要買一只送還給她了，這就顯得不太經濟。他於是鑽進牀裡，躺在她的身邊，把這個問題暫且埋在她的酥肩之中。

第二天，唐法納杜在咖啡館敞開着的門口出現，他隨身帶着一隻猴子——他說是從玻利維亞得來，那一種稱謂「披毛」的族類，長着柔軟的灰棕色毛皮，臉和手脚活像人類。這動物使瑪絲卡的顧客們引起了短暫的擾動。因爲對他們來說高等和低等動物的區別是從來就不太顯著的。唐法納杜把他的草帽和棕色麻質的短外套掛在牆壁的鉤子上。顯擺着他的綠色綢緞衫，和水紅色的臂圈。鐵奧引他到一張大理石桌面的抬子前，這只猴子，被介紹稱之謂皮皮，坐在他的一旁，咬着一捲麵包。

「也許你的那位可愛的太太會喜歡牠。」唐法納杜建議着。

「她剛才走開，到中央商場去了。」

是多麼聰明呀。把皮皮來替我拿來。」

皮皮立即躍下地板，跳在靠牆的椅上，那邊唐法納杜的短外套正掛着，他探手取出皮皮，回到他的主人面前，使得瑪絲卡的顧客都讚嘆起來了。那些有帽子掛在鉤上或椅上的人，都注視着他們。

「他將來有出息，」鐵奧聲調着道。

「現在取我的帽子來。」唐法納杜命令道。

這猴子又表演了一遍，唐法納杜自己把短外衣取下，因爲要猴子取，就非要拖在地上不可，皮皮跳上他的肩頭，於是他們在衆目昭彰之下，傲然地離開了。

當亞米拉返家時，手錶在她的腕際閃耀，他把猴兒的把戲告訴了她。

「你看，他倒真的有什麼要顯給我們看看呢，」亞米拉道。「他沒有提起他的箱子」

「什麼箱子？」

「他留在這裡的箱子。」

「一箱什麼東西？」

「什麼箱子——一箱什麼東西？」亞米拉學着道：「你說我老愛問話，但你現在呢？他留下了一只箱子——我不知道是什麼，我答應了他。」

「那末我們要爲他保管多久呢？」鐵奧道，他懷疑着唐法納杜的不解釋而存放東西的作用何在。

「不久有人會來拿的，我會把箱子交給那個持有我所掣給收據的人。」

「噢，你給唐法納杜一張收據。」

「是的，我給了他一張收據。我早最出去穿的墨綠色衣服，現在已近中午，午餐的客人就會擁來，我還得換件衣服哩，原諒。」亞米拉從他身邊擦過，賣弄風姿地擺着她的臀部。

隔了一回，鐵奧把店務交給披披，亞米拉的愚鈍而熱心的弟弟，於是走入廚房。亞米拉正在照顧着煮菜。

「那只箱子在那裡！」

「什麼箱子？」她對他凝視着，立即記了起來，「老天，我們還要談這只箱子嗎？那邊，在壁櫃裡。」

鐵奧把黑暗的壁櫃門打開，旋亮了電燈，壁櫃並沒有因爲亞米拉的善於理家而稍減，它們一陣子的亂逃，在地板上站着一只木箱，外形頗像手提小旅行箱，有個鉗鏈蓋子和把手。它是用掛鎖鎖着。

把壁櫃的門關上，鐵奧用一根鉛絲來設法開啓掛鎖，——這是他曾經一度生活中依靠着的第一技巧。箱子裡裝

滿了各式各樣的手錶，每一只都用薄紙包着，鐵奧觀察着其中的一隻，這是一隻高貴的瑞士手錶，他上緊發條，聲音清晰可聞。

這裡面有五百隻，鐵奧想，毫無疑問，唐法納杜把它們走私入哈瓦那境，將來脫手後即可獲很大利潤。他機巧地把這些東西藏在瑪絲卡，當然要比藏在他自己的旅館中妥當得多。這一定就是他所談的生意經了。鐵奧一度也是一個成功的走私商，但當他結婚時，他答應過亞米拉集中心思經營飯店了，可是，亞米拉的答應保管箱子，已使他引起了利慾之念，至少他該和這位生意人去談談。

他沒有把他的發現告訴亞米拉，他只是計劃在波波的下半拜訪唐法納杜。在他走前，秘密偵察隊長雷爾摩尼拉，一位職務上的顧客，在酒吧櫃上的波羅蜜前俯身過來。這位隊長，倒是溫和可親，體格魁梧，通常婦人們都認爲是漂亮的一流人物——他的光顧，使瑪絲卡咖啡座上的談話聲因此驟然地停止下來。——漸漸地又像催眠歌似的響起，於是又恢復了常態。

「見到你真是高興，鐵奧！」摩尼拉道。

「十分榮幸，隊長。」

這些只是習慣上的客套，雙方真正的意思都沒有反應

出來，隊長的眼睛在每張桌上兜着圈子，「我認得其中幾張臉，」他道：「你的顧客倒都很忠實呀。」

「我們設法使他們感覺到像在自己家裡一般，」鐵奧謙遜地道。

「是的，我知道，我相信他們是這樣地感覺到。但是我記得有一個人，他怎麼不在這裡——這位小貨船的船長。他的名字叫唐法納杜。他還會光顧瑪絲卡嗎？」

摩尼拉的問題中分明是有作用——非常地突然——也許因爲這樣才使鐵奧懷疑到隊長已經知道這問話的答案，而只是試探鐵奧是否回答實話，他立即迅速地答道，「是的，他在一二天之前來過這裡，剛剛從海上歸來。」

摩尼拉的緊張臉色鬆弛下去了，鐵奧知道他的回答很够聰明。

「你不知道他在哈瓦那的地址嗎？」

這一點鐵奧可以安全地撒個謊。「不知道，但是毫無疑問他還要到這裡來的。」

「一點小事，沒有關係，因爲在他的報關單上有一批手錶，我祇想問問他，這批東西交付給誰了。」

「假使他還來，要不要我告訴他和你碰頭？」

「不，這倒不必了。」

鐵奧對這次會談大感困惑。假若手錶已經報關，那末爲什麼摩尼拉會對此事發生興趣？爲什麼唐法納杜要這樣鬼鬼祟祟地匿藏？看來和這位貨主談一談是更屬必要了。等摩尼拉走後，鐵奧候了一刻鐘，於是往訪唐法納杜的寓所。當他在街上閒逛沒有多遠，一個矮小壯碩的人趨近他的身邊，他叫郁郁馬力諾，一個技術高明的扒手，他決不會忘記一張偵探的臉形，正像不忘記一位朋友的面龐一般，郁郁沒有停頓，也沒有回首。

「你被人跟踪着，」他喃喃地道，於是拐入另一條橫街。

鐵奧在街角上買了一份報紙，於是跨過馬路。坐在兄弟公園的長椅上。這樣他對他身後的人物，可以一覽無餘，他注意着那些兜售彩票的人，或是站在門框裡點煙捲，穿着灰色裝的面孔。他一時不能確定——有許多人在那邊，但是下一次他可以記得那一張臉是見過的。瑪絲卡經常被人監視着，但是鐵奧自己被人尾隨只是幾個月來的事。一定有某些地方不對勁，一定和唐法納杜有關，他回憶起摩尼拉的面色，分明表示着根本不用鐵奧去告訴唐法納杜和警局接觸，警局也要請他去談談了。

鐵奧握着報紙一邊在看，一邊在考慮着這問題，直到

報紙上頭條新聞觸入眼簾。才引起他的全部注意力。

聯合國調查局報導

巨量古加因走私入境

往來於波利維亞與古巴間之交通工具將受檢查。
二國同意協助偵察，全案不日可以破獲。

鐵奧突然感到一陣子的寒慄，這報告古巴政府昨天才得到，難道這是一個巧合嗎，正好在下一天，摩尼拉隊長對唐法納杜的買賣發生興趣？難道這和手錶有連帶關係嗎？走私手錶是件小生意，但要是走私毒品——這就不同了，這是件黑生意呀。可能十分嚴重呢。他竭力使他自己鎮靜地翻過報紙，於是神經緊張地踱回家去。在咖啡館裡，披披正在對着有毛病的磨咖啡機出神。

「你走開得太久了，」他證實着鐵奧。

「什麼事太久了？」鐵奧粗暴地回答着，匆匆走進廚房。

「鐵奧，」亞米拉道：「我希望你下次走開時告訴我一聲。」

「要我每五分鐘報告一次嗎？」

他試了十來隻手錶，每只都是一樣。假定有四百五十隻手錶是裝的粉末——每只裝半盎司——那末就有十四磅純粹的古加因，這些還要檢和一下，脫手時即使每磅五萬元，總計就有七十萬美金之巨了。

鐵奧幹過這法的勾當，冒過風險，也叫別人做過昧良心的事。但是他從未走私過毒品。當然，他曾經在一九二〇年那個時代，在黑夜完端，走私着烈酒。他把那些外僑走私入美國境上，也不是一件秘密。有時他送給亞米拉一二件精巧的小玩意，却是贓物，但她並不知這些東西的來歷。然而他從未經營過尼古丁粉，這類潛伏於整個世界，躲藏在縫隙裂縫之中，握在手裏就可以交貨的毒品走私販，鈔票是可以賺得很多。不，這類買賣對他說來是太卑賤了。

當他蹲在地上時。一個念頭在他腦中一閃，這是：他必須立即將收據取返，不惜任何代價，萬一唐法納杜被拘捕，警局會從他身上，或是在他的家中搜得收據，他，鐵奧，立即就會牽累的，因為他在警局裡有着記錄——雖然這是在結婚之前。但他們決不會相信。這木箱只是寄存着在瑪絲卡，裡面的東西他竟不知道，他和亞米拉就此會完蛋。當然他可以消滅痕跡，把手錶裡的粉末趕快洗去，但是這樣大的一筆買賣，會使他背上插進一把小刀子的。

「我只是要你告訴一聲，」她高亢地回答：「你今天的脾氣是怎麼啊！」

「你給我找的麻煩，會給每個人招來脾氣。」

「我不知道你在講些什麼，」

「在一個名譽掃地的人那裡答應替他保管一只箱子！」

「我的老天，又是那只箱子！」

「像一個女學生似的向他賣弄風情！」

「我沒有向他賣弄風情！」

「沒有？那末他為什麼要送你這樣名貴的手錶？」

「我告訴過你，我猜想他也許是喜歡我，為什麼不？難道錯了嗎？假若我要送你來送給我，那我要等到什麼時候？你真是好笨，」亞米拉顯得憤怒地走開了，其實她暗裡很高興。鐵奧在吃醋！

鐵奧走入壁櫃，把門在背後關上。他把掛鎖打開，將木箱裡上面一層的手錶取出，在下層中拿起一只，試着絞緊發條，但是那旋轉軸轉起來很輕鬆，他把錶背蓋子用口袋中的小刀撬開，裡面竟沒有機件，而是一包白色結晶粉體。毒品販子會來瑪絲卡兜售過，為數雖不多，雖然鐵奧沒有碰過這些。但是，他知道這就是古加因。

不，他第一個計劃是取返收據，隨後再考慮第二個步驟。

他抹去了臉上的汗珠，走出壁櫃，他閉緊了牙床，亞米拉愉快地問道：「你猜唐法納杜箱中藏些什麼？」

「你為什麼不問他？」

「我想這不干我底事呀。」

「那末我想現在還不干你底事。」

「鐵奧，」亞米拉細緊了臉道：「我希望你不要對我這樣子說話。假若你要我把手錶還給這個人，我去還他就是，它好像使你煩得要死了。」

「他和我有什麼相干？」他粗暴地責問着，於是匆匆地走開，讓她對他的妒忌生着怨氣。

山姆，一位美國人，出差汽車的司機，正在喝他的午日甜酒。山姆從來不關心他的去向，因此他曾經載了鐵奧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經歷着不同的場合，他告訴山姆，要他在停車場等着。於是鐵奧走上街道，搭着公共汽車乘了二站，再步行過一幢辦公大樓，敏捷地鑽進了山姆的汽車。

唐法納杜的地址在一條街上石砌的大廈裡，建築是圍着中央的一個天井，現在重新修飾改成公寓式房子，鐵奧遣返了山姆，走進天井。有一扇門上釘着A字，朝走廊開

着。鐵奧旋着第二扇門的銅旋鈕，隔了一回，門上的小方孔裡露出一隻眼睛，於是唐法納杜把門打開。

「我親愛的鐵奧！」他叫道：「我是多麼希望着你會來訪問呀！」

「我是路過此地，」鐵奧道：「想起要和你打個招呼。」

「我很高興，你的太太——她沒有同來嗎？」

「不，她希望下一次能來。」

「我希望她會來，我想要對這間房子的佈置設計一下。一個男人是不懂這一套的。」

他揮手請鐵奧坐下。當鐵奧坐定，那隻猴兒，皮皮，從沙發後面跳上，坐在沙發的背上。

「你有一隻箱子寄存在瑪絲卡，唐法納杜，」鐵奧示意着。

「噢，是的，我希望它不會給你不便吧。」

「還沒有，」

他們的眼睛相逢了。唐法納杜先避開，「我要把它送掉的，」他道：「但是——某些事阻礙了我。」

「我是這麼想。平常我是會提及這些的——我的妻子和我都很樂於為朋友盡些義務，不會收什麼費用的，但

唐法納杜默不作聲，他的眼睛朝着天花板。

「所以我特地來要還那張收據，」鐵奧重複地說了一遍。

「可是我十分需要你，」唐法納杜道：「根據報紙上的消息，政府對這件事出乎意外地看重，因此我不能一個人獨自經營，在這種危急情況之下，好像命運把我們安排在一起！是的，我或該說，我們的合作是勢所必然的了。」

這番說話像金屬的鏗鏘聲一般硬朗，也好比手中持着一把武器。唐法納杜的狹長臉上吊着一付陰險的笑容。

鐵奧的想法錯了，他原以為可以利用他知道唐法納杜的秘密，而迫使他交還收據，那知道，相反地被唐法納杜利用着這點來逼使他受範，於是，一下子氣緣就轉變了，鐵奧不得不改變戰略來應付，這時候，坐在沙發背上的皮皮，向下滑到座墊上。這動作使鐵奧的眼睛轉移，同時另一個念頭在他腦子裡產生。

「好吧，也許你是對的，」他道，「我要再考慮。我對這方面是有點辦法的。」

「對呀，」唐法納杜道：「現在你的話，才像是個老鐵奧啦！」

「在我們討論計劃之前，」鐵奧道：「我能否叨光

是這箱子的東西最好能證明一下——免得有所不便。」

「僅是些手錶，」他打斷着道，帶着一付不在乎的姿態，「已經報過關了。」

「它們好像還有別的用途，」鐵奧道。

「你在轉什麼念頭，我的好朋友？」唐法納杜和柔地問着。

「只是這樣想：我不來訴苦。唐法納杜。毫無疑問你已在設法拿走這只木箱，因為它的價值連城，但同時，你有我太太的一張收據，這對於她，對於我都很不妥，我希望把它取回。」

「自然，」唐法納杜同意地道。「然而，正似你所說的，我怎能沒有這張收據，而它却是價值連城的呀。但我們不要斤斤計較這些，我們還有更大的事情呢。你記得我對你說過有一件企業，需要我們互相合作嗎？我想，現在正是時候了。是的，你和我，互相合作可以發財，鐵奧。正似你剛才猜想的，這箱子裡藏着一筆巨資，一盎司一盎司地，却比黃金還要貴上百倍。我有辦法把它帶進來，你有辦法把它分散開。」

「和你合作原是十分愉快的事，」鐵奧道：「但是，有一點很重要，我是一個誠實的飯店老板，不幹別行。」

「一杯咖啡？」

「我正要想問你呢，」

當唐法納杜走進廚房，鐵奧立刻轉向着那猴子。

「皮皮，」他道，他盡可能模倣着唐法納杜在咖啡館裡的聲調和字句，「把皮夾替我拿來。」

那猴子對他直視着，展伸它的腿肢。

「替我把皮夾拿來，」鐵奧重複再說一遍。

皮皮從沙發上滑下，匍匐地走出房間，奔向樓上。



「你喜歡喝濃的嗎？」唐法納杜在裡面問着。
「最濃的。」鐵奧道。

「三分鐘過去，廚房裡憂憂的在作響，鐵奧走進客廳，又重複回去，於是皮夾出現了，它利用着四肢，站起來把皮夾遞給鐵奧，鐵奧立即將皮夾的左側口袋打開，除了一張護照，還有張折疊好的木箱收據，上面有蕭亞米拉的親筆字。鐵奧大樂，他在把皮夾交還的時候，發現裡面還藏着不少現鈔——一張五百元的幾張百元的，幾張五十元的，和許多小額票面的鈔票，唐法納杜的確還欠了他一點寄存木箱的費用哩；而皮夾中藏着這些鈔票，少一張五十元的也不會發覺。鐵奧拿了其中的一張，于是把皮夾還給猴子。」

「現在把它放還原處！」他命令着。

猴兒照做了。鐵奧可以聽到它上樓的聲音，這時正好唐法納杜托着盤子進來。

第一步取返收據已經做到，現在鐵奧在考慮第二個步驟，如何把這麻醉品運出，要既不使唐法納杜起疑，也不會激怒他而報復。

當唐法納杜談起貨品的市場，分配和出售的辦法，鐵奧決定了他進行的方式。

「我沒有差任何人來取過箱子！」唐法納杜尖聲叫起來，他的臉色由紅轉白，「你把木箱給了那個人嗎？」

「是呀，你把收據還給我了。」

當唐法納杜掏出皮夾，找不到那張收據。不覺破口發出一通串的咒罵，「收據不見了！」他道。

鐵奧不經意地在酒櫃後面的廢紙簍前站住，手忙腳亂地在裡面翻尋着，終於找到了那一張收據。「啊，在這裡了，」他裝得毫無虛心，毫無戒備的姿態給唐法納杜看了一下，于是又把它擲入紙簍。「一個年輕人來拿走的，大約有五呎七吋高，長着一叢黑鬍鬚，約摸在七點光景，我剛喝完咖啡。」

唐法納杜帶着憤怒，懷疑和沮喪的眼神，注視着他。「你這木箱交給了那個人，」他失神地重複着道。

「這有什麼不對嗎，我的朋友？」鐵奧問道。

「不對？」唐法納杜嘶嘶地道：「我們中了人家的圈套，我們損失了一筆巨產——你像我一般，我們已陷入危險之中，」他的眼睛注視着鐵奧的臉，像要看透似的，

「要不然，是你在玩我的花樣？」他道，一隻手伸進了他上衣內的脅下。

鐵奧將不會猜得到他的伙伴的懷疑，會演變到如何的

「當然，我對這一門還沒有經驗，」他提出道：「我還得再考慮一個晚上，才能答覆你的可否哩，」

唐法納杜對他的拖延有一點不耐煩。他說，他經常到瑪絲卡喝早咖啡的時候是九點鐘。鐵奧可以在這時候告訴他回音，但是他只願意聽「是」。

那天晚上由於木箱的存在，使鐵奧寢眠不安。他沒有注意到亞米拉那抑制着的神態；他也沒有像往常一般地在早晨嚴肅地，當她提她蕭的購物袋——一隻長方形，又大又軟的草席編織的袋子——走向麥卡突市場，他靜靜地吃着早餐，很早就站在酒櫃邊等候着唐法納杜的光臨。一陣危險預感使他心亂如麻。他怕警局會立即就來，那末他就没有時間可以把這木箱裡的倒盤東西出掉，但是他又不敢在唐法納杜來臨之先就做，除非他的一番解說能使唐法納杜滿足。正在無計可施的時候，唐法納杜來了。

「我和你作了同樣的決定啦，我的朋友，」鐵奧宣稱。「我得承認我像釋去重載一般，你能用上一個年青的人，不迷戀於安定的婚後生活，當然要比我強得多。」

唐法納杜翻着白眼。

「當你今天清早差你的人來取返箱子時，我知道你已決定了另一個計劃。」鐵奧繼續地道。

程度，這時一輛汽車在咖啡館門口尖鳴一聲後停下，摩尼拉隊長和另三個人躍出車外，走向酒櫃，瑪絲卡內半打的顧客不約而同地，放下飲料，悄悄溜出店堂，也不等找還餘款了。

「我們正要找你，唐法納杜，」摩尼拉隊長道。

「我想我已經知道，」對方道：「我能幫你些什麼嗎？」

「？」

「一點小事情。你帶來了一箱手錶，在你最近的一批貨色中。你把它們如何處理了。」

「噢，是的，這些已在二天前出售給一個美國廠商的代表了。一樁清苦的買賣呀。」

「這人的姓名和地址呢？」隊長問道。

唐法納杜看來有點難受似的：「我的記憶力可真壞，名字是叫史密斯，他住在哈瓦那的某一家旅館——」

「你能記得你自己的地址嗎？」隊長問道。

唐法納杜告訴了他，「我們和你一同去看看，」隊長道。他和三個偵探帶着唐法納杜走上行人道，當隊長回過頭來對鐵奧狠狠地看一眼時，鐵奧正好鬆了一口氣，在慶幸自己渡過難關。

「你們留二個在這裡，搜查這些地方，」隊長吩咐着

鐵奧燃起一根香烟，替他自己倒了一杯甜酒，坐在咖啡館的桌面上。假使事情暴露，他就被捕，那末最少他還可以享受五分鐘哩。一個偵探已走進了廚房，那末他不久就可以在壁櫃裡發現鐵奧的祕密。基於鐵奧在警局留下的記錄，十年到十五年的監禁是意料中事，他將老朽不堪了，那末，瑪絲卡呢，他突然關心起來，當然關門大吉；亞米拉呢，芳心粉碎，找別人再嫁去了。」

而這一個諷刺——苦痛的諷刺，在許多危險的機會中他都逃過了，那時候他是犯法；這次呢，他平白無辜地，却要鑄鐐入獄。鐵奧的霉運到了。

正在這時，亞米拉回來了，她像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善事似的，帶着滿足的臉色，她驚訝地看到店堂裡闖無一人，鐵奧獨坐在桌子上抽煙，而另外一個人則在酒吧的杯櫥裡探索。

「警局在搜查什麼東西，」鐵奧解釋着，好像對此毫無興趣。

她的黑眼珠震着：「搜些什麼？為什麼？他們把我們的生意都搞掉了。」

「一下就完的，我的小花兒，」鐵奧道，在災禍臨頭

偵探向他的伙伴叫着，「好了，好了，我們走吧，」他道：「我想你們這裏將要失去一位經常的主顧了。」

「他們經常來去的。」鐵奧道。

「你可以獲得另一位顧客，」偵探道，於是他們離開店堂。

「我一點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鐵奧？」亞米拉道。

鐵奧伸着懶腰，「我的心上人，」他回答：「將來我會解說給你聽的，」他感到驟然年長了廿年，充滿着輕鬆的幽默感，現在他看到那些有紅有黑的顧客，又一個個地進門了。「你打扮得像枝盛開的牡丹。」他對她凝眸而視。

亞米拉高興地吻着他。

「我不知道你會這樣妒忌，」她喃喃地道。

「妒忌！」鐵奧叫道。忽然他有含羞地把語氣改變，並故意裝得醋勁十足地道：「我要把他絞死，」

「我明天叫披披把手錶送還給他，」亞米拉允承着。

「不，不要這樣。不，不，把手錶留着吧，」鐵奧勸阻着她。假使唐法納杜看到這隻手錶，他會明白他是受到愚弄；否則，他永遠不會知道的。鐵奧低頭看着她手腕上的錶，和那根黑錶帶，他生出了一個念頭；他已經有了五

的情況下，他竭力使聲音裝得輕些，「坐下來，告訴我有什麼新聞？」

她穿着一件斜紋布的襯衫，像她的嘴唇一般地殷紅，一件短袖的罩衫，則像她的頭髮一般地烏黑。這使她的體態更顯得婀娜。鐵奧倒沒有注意這些，但偵探却被吸引得不安心工作了。她坐在那裡，臉背偵探。

「首先我要你知道，我已把它送還，鐵奧。」她溫柔地對他道。

「什麼東西送還了？」鐵奧問道。

「唐法納杜的木箱和手錶。它們使你這樣不安，所以我不願再把它多放在這裡一天。他不在家，所以我就把木箱放在走廊裡，把外面的一扇門替他鎖上。我的手錶怕留在那裏不妥當，但我明天再去送還他。你為什麼對我這樣子看着呀？」

沒有在鐵奧能回答之前，酒吧裡的電話鈴響了，一位偵探在應話，「O, K,」他在話機中回答，「是的，我會告訴他。」

他轉向鐵奧，「沒事了，馬丁茲先生，他們在唐法納杜處找到了木箱，對不起打擾了。」

鐵奧領首示意。

十元的外快啦，「我要去替妳買一根金鍊。」他道。

「噢，鐵奧！」亞米拉快樂地叫起來，「你真大度呀！你真能負擔得起嗎？」

「爲了你，我的小花兒，」他保證着她：「我值得化盡我每一分的積蓄。」

完

一群國外工業家組成的觀光團在一家工廠參觀，他們在一架機器旁邊停下來，看到鋼鐵經過一次的沖軋動作之後便成爲成品，他們仔細看了半小時以後，觀光團中嘖嘖爭辯之聲大作，有的還在其中手舞足蹈，領導參觀的便詢問同在在一起的繙譯，這是什麼緣故。

繙譯道：「他們裡面有幾位堅持說，這是不能的。」

x x x x x

輪船上的一位旅客最難得利害。

「先生，你不要怕，從來就沒有有人會因暈船死亡的。」茶房向他安慰着說。

「不要對我說這種話，」那人咆哮着說：「這就是我現在活着的僅有的一點希望了。」

漫畫
連載
小淘氣

「Bye·Bye·不要忘記給我們寫信啊。」——小淘氣之五



「我想，快有客人來拜訪我們了。」——小淘氣之六



第七章

幽靈號在風向不定的海面上航行三日後，我們終於駛進東北貿易風區域，我那受傷的膝蓋雖然尚未消腫，但一夜良好的休息使我精神恢復，我去到甲板上，清鮮的海風迎面吹來，船上除三角帆外，其餘船帆俱都扯起，幽靈號破浪前進。啊！這強勁的貿易風真是奇妙無窮！我們整日航行，日以繼夜，日復一日，風向穩定而強勁，這是帆船自身在前進，並不需拉扯繩索，調整頂帆，除掌舵外，水手們簡直一點事情都沒有，傍晚日落後，帆船索變得鬆弛，清晨時，繩索上的露水漸被蒸乾，重又扯得很緊——這就是海上的生活。

十一哩，十二哩，我們船速時時改變，強勁的東北風吹個不息。一晝夜間，我們的船前進二百五十英哩，這使我既喜且愁，我們已駛近熱帶地方，舊金山遠遠被拋落在後面。天氣愈來愈熱。第二班的，水手們去到甲板上，脫光衣服，用吊桶汲滿海水互相傾潑，我們開始看見飛魚，夜晚時，輪面值班水手爭捕落在甲板上的飛魚，次日清晨，湯麥

斯毛古奇接受相當賄賂後，於是廚房裡透出誘人的煎魚香味，船首船尾，大家都吃著煎飛魚肉，祇有強生獨自倚在牙欄旁，注視海面絢爛的美景。

強生似乎將他所有的餘暇都消磨在這裡，或是攀到桅頂橫桁上，望著幽靈號在船帆的催壓下破浪前進。他眼中射出熱愛崇敬的光輝。他出神望著脹滿的船帆，泡沫飛揚的船跡，和奔騰翻滾如山的巨浪。

海上晝夜皆是一片原始的奇景，我那悲慘的工作，使我難得有時間休息，我提空去甲板上欣賞這無邊壯麗。這一切均非我始料所及，仰望晴空如洗——和船前海水是同樣的蔚藍，像一疋閃光的緞子，水天相接處佈滿凝止不變的白雲，好似清瑩無瑕的藍寶石上的白銀鑲邊。

我永遠忘不了那天夜晚，我躺在船首樓上，俯視浪花衝擊船身的兩側，這聲音好似幽谷中山泉流過崎嶇的苔石，使我陷入忘我的境界，我不再是侍役韓福；也不是那個埋首書堆，做了三十五年迷夢的樊偉登，但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吟哦聲，這無疑是海狼拉森堅強自信的聲音，但現在却變得無限溫柔，他在低誦一段詩篇：

啊，燦爛的熱帶之夜，船跡閃亮的邊緣，遙接著酷熱的天際，船身穩定地在海上破浪前進，

受驚的鯨魚激怒地凌空騰躍，

日光在她身上留下痕跡，親愛的姑娘，

露水使她的繩索張緊，

我們澎湃池沿著舊日的船跡，自己的船跡前進，

我們乘風駛向南方——我們的航程逐日更新。

「呃，韓福，這首詩使你感動嗎？」當他住口時，他問我。

我望著他的臉，臉色和海水同樣明亮，眼睛在星光下閃耀著。

「這使我很驚訝。簡單說一句，你顯得很熱情，」我冷淡的回答。

「怎麼，這是生活！這是生命！」他叫道。

「生命是最低賤，最無價值的東西，」我用他的話回答他。

他笑了起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笑聲中充滿真實的快樂意味。

「唉，我無法使你明白生命的真諦，無法把這些東西塞進你的頭腦，生命當然是無價值的，除去擁有生命的本體而言，但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的生命是極有價值——對於我個人，簡直是無價之寶，你會認為這是過高的估價，但我是在估計自己的生命價值！」

他在搜尋表達他內心思想的辭句，隔了一會，他又說：「你知道嗎？我胸中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好似具有一切權力，我懂得真理，能夠判明善惡，辨別是非，我的眼光深邃透澈，我幾乎信仰上帝，但是……」他的聲調改變，臉上的光輝頓失，——「當我完全了解我自身時，這情形又是如何？生活的歡樂？生命的狂喜？也許我可以稱之為一種靈感？當你消化良好，胃口旺盛時，這一切都很好，生命的一切賞賜，血液的香檳，醉母的泡沫——使得一些人興起神聖的思想，一部份人看見了上帝，或是上帝在冥冥之中創造他們。這就是一切，生命的污穢，醉母的攪動，瘋狂意識的生命存續不斷，唉！明天我就要像醉鬼似的償還生命的代價，我知道我一定會死去，多半是死在海洋裡，全身的肉和力量，化成了魚類的鰭，鱗，和腸子，呸！呸！香檳酒已變得淡薄，氣泡消失，是一杯毫無滋味的飲料。」

他轉身走開，和他出現時是同樣的突然。他老虎似的輕捷的躍上甲板，幽靈號繼續前進，海水衝擊著船底，好似熟睡時的鼾聲，我靜聆著這輕微的響聲，海狼拉森適才那付快樂和失望的形象，漸漸由我腦海中抹去，這時甲板中部突然響起一名水手響亮的男高音，在唱著「貿易風之歌」……

啊，我是水手們愛戀的漁風，

隱定而強勁。

隨着天邊的白雲飄蕩，

橫過無底的熱帶海洋，
白晝黑夜我尾隨着帆船，
像一隻追蹤的獵犬，
中午時，月光下，我是最強，
催壓着影片的船帆

第八章

海狼拉森那奇特的性格和怪念，使我覺得他是瘋狂的；至少是半瘋狂的。但有時我把他當做一個偉人，一個不可及的天才，最後，我確定他是數千年前典型的原始人，時代錯誤的降生在這文化發達的世紀裡，他是一個強烈的個人主義者，不僅如此，他極為孤寂，和全船其餘的人毫無共同趣味。他那無窮的體力和智慧將他和其餘的人隔絕，對於他，他們好像是一群孩子——即使獵手們也是如此，他對他們也好像對孩子一樣；他降低身份和他們相處，正如一個人和小狗嬉戲，不然，他就用那解剖學家似的殘忍的手，試探他們的靈魂究竟是什麼東西構成的。

我曾見過許多次，他在餐桌上侮辱某一個獵手，用冷酷的眼睛直視他們。但同時頗感興趣的付度他們的反應和憤怒的態度，那種好奇的神情，使我這洞悉內幕的旁觀者幾乎失聲而笑，至於他自己的憤怒，我認為那不是真的，有時是一種試探，大部份是一種習慣性的矯揉作態，因為對於這批傢伙，祇有用這種態度最合適，我知道，大副的死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我沒有見過他真的發怒，當然我也不希望如此。談到他那特有的怪念，我要敘述湯麥斯毛古奇在餐廳裡的不幸遭遇，同時結束這件與我有關的事。一天午餐後，我將餐桌清理完畢後，海狼拉森和湯麥斯毛古奇兩人從艙口第一同下來，廚子以前從不敢當着人面在餐廳裡逗留，他每天總有一、二次很快閃過這裡，像一個膽怯的鬼魂。

『你會玩「拿坡命」牌（註一），我猜想一個英國人一定會玩這種牌戲，我自己也是在英國船上學會的，』海狼拉森愉快地說。

湯麥斯毛古奇快活得忘其所以，因為船長竟會對他這樣親暱，他努力裝做出身高貴的人的那種從容的神態，但拙笨得令人可笑亦復可憐，他完全忽略我的存在，我相信他根本沒有看見我。他那泛白的淺色眼珠，好似夏日緩滯的海水，我無法揣測他眼睛裡究竟看見了什麼。

『把牌拿來，韓福，』海狼拉森命令道；他們挨着桌邊坐下，『把我房裡架子上的雪茄和威士忌拿來。』我取了東西回來時，正聽見廚子在敘述自己的一段秘史；他可能是一個上等人的兒子，但有什麼事出了毛病，並且他是一個寄寓國外、倚靠國內匯款維持生活的人，匯款給他的條件就是要他離開英國。

我送上常用的酒杯，但海狼拉森皺眉搖了搖頭，做手式要我取來無脚大杯，他在杯裡斟了三分之二的純威士忌。他們碰杯預祝這場愉快的拿破崙牌戲，於是點燃雪茄，開始洗牌和發牌。

他們用現款賭博，互相增加賭注，一邊喝着威士忌。一瓶喝光，又拿來更多瓶，我不知道海狼拉森是否在用欺騙手段——他很可能做出這事——他一直是贏家。廚子數度回房去拿錢，每次大搖大擺地回去，僅取來少數幾塊錢，酒酣耳熱之餘，他變得不拘禮節，不但看不清楚牌面，連坐也坐不直了，他起身又要回去拿錢，他把油污的手指鉤住海狼拉森的衣扣，獸頭獸腦地重複宣稱：『我有錢，我有錢，我告訴你我是上等人的兒子。』

海狼拉森絲毫不受喝酒的影響；他一杯又一杯的喝着，杯子裡的酒斟得更滿，他毫無表情。連廚夫那可笑的神情，也引不起他的興趣。

最後，廚子大聲宣稱他能像上等入一樣的輸得起，把最後的錢下了賭注，輸得乾乾淨淨。他把頭伏在手裡哭了起來，海狼拉森好奇地望着他，好似在試探，於是他態度改變，事先的判斷使他無需再加試探。

『韓福，』他很有禮貌地向我說：『好好把毛古奇先生扶到甲板上，他現在不大舒服。』

『並且告訴強生用幾桶海水澆他一下，』他加添了一句，聲音低得祇讓我一入聽見。

我把毛古奇先生扶到甲板上，把他交給兩個咧着嘴笑的水手，告訴他們用水澆他。毛古奇醉得昏天黑地，嘴裡不停嚷着他是上等人的兒子，當我下樓去餐廳清理桌子時，我聽見第一桶海水澆上毛古奇身上時他發出的尖叫聲。

海狼拉森數着他贏得的錢。「一百八十五元正，」他大聲說：「正如我猜得一樣，這叫化子上船時，身上一個錢都沒有。」

「你贏得的錢是我的。」我勇敢的說。

他望着我陰陽怪氣的微笑說道：「韓福，我以前讀過文法，我想你是把「時間」弄錯了；你應當說「曾是我的」，而非「是我的」。」

「這不是文法問題，而是道德問題？」我回答。

他隔了一會才說：「你知道，韓福，」表情略帶一絲嚴肅和無形的悲哀：「這是我第一次聽見一個人口裡說出「道德」二字：這條船上，祇有我和你兩人懂得這個字的意義。」

他隔了一會又說：「我夢想我這一生裡能有一天和那些使用這種辭句的人談天交往，使我得超出有生以來的現實環境，這是我第一次聽見人們說起這字，但你是錯了：這既非文法問題，也非道德問題，而是一個明擺着的事實。」

「我懂，」我說：「這事實就是你已經擺去這錢。」也臉上現出高興的神情，好似很滿意我的頓悟。

「你是在逃避真正的問題，」我接着說：「但是公理……」

「呃，」他說：歪縮着嘴，「我看你仍然相信是非這問題。」

「你不信嗎？——完全不信？」我問。

「一點都不信：強權就是公理，這就是一切。懦弱就是錯誤，說也可憐——一個人強壯就是好，懦弱就是壞——或者可以說：強壯是一件好事，因為能佔便宜。懦弱是一件憾事，因為到處吃虧，拿眼前情形作比：佔有這筆錢是快樂的；佔有這筆錢對我是件好事，如果我把這錢給你，我就對不起我自己。」

「但你佔有這錢却對不起我，」我反對地說。

「一點也不，一個人不會對不起別人，祇會對不起自己。當我考慮別人的利益時，我就對不起我自己，你不懂嗎？」

當兩個醉母互相吞噬時，怎能顧及對方的利益？這是牠們注定的命運；互相吞噬，要吞食對方，而不為對方所吞食，若不如此，那牠們就錯了。」

「那麼你不相信利他主義？」我問。

他似乎對這名詞很熟悉，雖然他仔細考慮了一會才說：「讓我看看，這個字大概是合作的意思，不是嗎？」

「嗯，這是人與人間另一種關係；」我回答：對於他這次的辭不達意並不感到驚異，他的一切學識都是自修得來，無人加以指導。他懂得很多，說得很少，甚至從未與人談過。「利他主義是為大眾謀福利，是不自私的，與自私的個人主義完全相反。」

他領首，「啊，對的，我現在記起來了；我在斯賓塞〔註二〕著的書裡讀到過的。」

「斯賓塞！」我問道：「你讀過他的著作？」

「不很多。」他承認：「對於他那『第一定律』我大部份都能了解。但他的『生物學』，却使我有如無風行舟。他那『心理學』更使我許多天都好像是在滿是暗礁的水中前進，說老實話，我是不大明白他的思想，我認為這是我的智力不夠，但後來我知道讀斯賓塞的書必須預先有根底，我沒有良好的根底，祇有斯賓塞和我兩人知道我是多麼苦心推諉，才把『道德論』稍為看懂了一些，就是在那本書裡，我曾涉及「利他主義」的哲理，現在我還記得。」

我奇怪他怎會去讀斯賓塞的著作，我記得斯賓塞對於人類行為的最高理想就是利他主義，顯然海狼拉森會仔細研究這偉大哲學家的思想，根據自己的意見和需要，加以選擇和捨棄。

「你了解到什麼程度？」我問。

他微皺着眉，努力搜索以前從未用過的辭句，來表達他的思想。我感到昂然自得，我現在研究他的靈魂的本質，正如他對於那些人一樣，我在開墾一塊處女地——一塊非常奇異的土地——一絲不動地擺在我眼前。

「簡單說來」他開始：「斯賓塞的意思是：一個人做事，第一必須對自身有益——這是合乎倫理的好事，第二要對兒孫有益，第三要對種族有益。」

「如此說來，」我插口道：「最理想的行為，就是做那些對自己，兒孫，種族同時都有裨益的事。」

「我不贊成這點，」他回答：「我看不出這需要，我刪去子孫和種族二者，我不為他們犧牲，你自己也看出，這未免太感情用事，至少是對於一個不相信永生的人而言，我可以把我的靈魂提至任何高度，但我不信永生祇信死亡，一聲咒語下，薛母蜿蜒蠕動，這就是生命。對我而言，任何犧牲都是違背倫理的；任何犧牲使我失去一次蠕動機會，這是愚蠢的行為——不僅愚蠢，而且危害自身，這是不合理的；我決不願失去一次蠕動機會，而且當最後結局來到時，也決不會因為你曾經捨己助人或自私自利而有所區別。」

「那麼你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物質主義者，按照邏輯說來，你是一個享樂主義者。」

「偉大的字，」他微笑說：「但什麼是享樂主義者？」

我說出這字的定義，他點頭同意。

「並且你又是一個什麼都不相信的人，」我接着說：「可能是由於自私心理的關係。」

「現在你開始明白了，」他說：面露喜色。

「你完全不懂什麼是道德？」

「就是這樣。」

「是一個常被別人畏懼的人——」

「就是這情形。」

「正猶如人們害怕蛇，老虎或鯊魚？」

「你現在認識我了，」他說：「你和別人同樣地認識我，別人叫我『狼』。」

「你是魔鬼，」我勇敢地接着說：「你猶如幻想着色蒂波斯〔註三〕的卡力班〔註四〕，他和你一樣，總是在做着怪想。」

他皺着眉，不明白我所說的話，我很快發現他是不懂詩的。

「我祇讀過布郎林詩集，」他承認：「詩很確切，我程度太差，幾乎失去忍耐。」

我不顧疲倦，去他房裡取來莎士比亞集，大聲誦讀「卡力班」，他顯得很高興，時時打斷我的朗誦，加以注釋或批評。我誦畢詩篇，他要我再讀第二遍，第三遍。我們討論哲學，科學，進化論，宗教，他暴露自修的人那種不正確的觀念，他唯一理解的就是力量，他所持的物質主義與福魯塞斯那精密繁複的意見大有參差，他是聲勢逼人的。他猛烈攻擊我的信仰，雖然我並不贊同他的見解，但他那旺盛的精力，却頗贏得我的欽羨。

時間緩緩滑過，晚餐即將開始，但餐桌尚未鋪好。我變得急躁不寧。湯麥斯毛古奇在艙口梯下望着我，一臉憤怒之色，我準備去執行我的職務，但海狼拉森向廚夫叫道：「廚子，今晚飯要一個人忙了，我現在和韓福有許多話要談，你不要等他幫忙，一個人去做吧。」

於是這天晚上，我破例和船長及獵手們圍桌而坐，湯麥斯毛古奇在旁邊站立伺候，餐後菜盤也是由他獨自洗滌，海狼拉森「卡力班」似的奇特性格，我預料會給我惹來麻煩，但當時我們却不停地談着，引起獵手們的憎厭，因為他們一個字都聽不懂。

〔註一〕拿破侖牌戲 (Nap) ——一種賭博。

〔註二〕斯賓塞 (Spencer) ——英國哲學家。

〔註三〕色蒂波斯 (Setebos) ——莎士比亞名著「暴風」(Tempest) 中卡力班所幻想的神靈。

〔註四〕卡力班 (Caliban) ——莎士比亞名著「暴風」中「野蠻而殘廢的奴隸名」。

第九章

三天休息，三天寶貴的休息。我和海狼拉森同坐同食，什麼事情都不做，祇是討論着生命，文學和宇宙。湯麥斯毛古奇一腔怒火，包辦他和我兩人的工作。

一天，我得到半小時空閒，我去到甲板上眺望，這時海狼正去解決獵手間發生的爭吵。

「謹防暴風，這是我唯一能向你警告的，」魯易士向我說。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他繼續說，回答我請求明白指教的問詢；「這個人和空氣，水流同樣的難於捉摸，有時翻臉不認人，你猜不透他的一切，當你正以為和他處得很好，認清他的為人時，他却突然改變態度，向你狂吼，把你順風的船帆撕成破片。」

由於魯易士的警告，所以當災禍降臨時，我並不覺得驚訝。我們激烈地討論生命，我變得太勇敢了。我指摘他和他的生命，事實上，我深刻而澈底的分析他靈魂的本質——正與他對別人的情形相同，我的言辭一向是過於銳利，這可能是我的弱點，但我不顧一切的挖苦他，直到他發出咆哮，他臉色陰沉，眼中射出火花，他神智不再清明——完全像一個暴怒的瘋漢，他變得像一隻狼，一隻瘋狼。

他低吼一聲向我撲來，一把抓住我的臂膀。我努力想掙脫他的掌握，但這個人無窮的力量使我不能抗拒，他隻手抓住我的雙頭肌，他用力握緊時，我不免大聲尖叫，我雙手攣緊，不能直立承受這痛苦，我的雙頭肌幾乎被他捏成肉醬。他好似恢復神智，眼色澄清。他放鬆手，狼嗥似的發出一聲短笑，我跌倒地上，感到非常虛弱。他坐了下來，點燃一枝雪茄，像貓看耗子似的望著我。當我輾轉呻吟時，我望見他眼中那股好奇的神色——是他對於各種事物永懷懷疑的那種眼色。

最後我立起身來，爬下艙口梯，左臂僵直好似變得麻痺。隔了好幾天我才能使用左臂，兩星期後，僵木和疼痛的感覺才完全消除，他祇是用手握住我的臂膀，並未抵曳，撕扯；手指僅略施壓力，那天他究竟要把我怎樣，我還無法猜測，直到次日，他把頭伸進廚房，作為恢復友誼的信號，他問我臂膀情形如何。

「臂膀大概很疼吧！」他微笑說。

我正在削馬鈴薯皮，他由盤中拾起一個圓大，堅硬未削皮的馬鈴薯，用手握緊，馬鈴薯被壓成粉糊，由指縫擠出，他將手中殘渣丟回盤中，轉身走開，我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如果這怪物把他真實的力量加在我身上，那將是如何情形。

不論如何，這三天休息總是一大事，使我受傷的膝蓋得到復元機會，傷處好轉，腫痛消退，膝蓋骨也好似回復原位。同樣，這三天休息給我帶來預計的災禍，湯麥斯毛古奇顯然要追還這三天的損失，他邪惡地對待我，不停地咒罵我，把他的工作都堆在我一人身上，他甚至向我舉起拳頭，但我自己也好似變成一隻野獸，我直對着他的臉咆哮，神情是如此可怖，竟致將他嚇退，我自己也可以想像出那不是一幅愉快景象，韓福雷與倖登，在這艘船上惡臭的廚房裡，蹲伏一隅，面對着侵犯我的畜牲，張開嘴唇，像隻狗似的咆哮，眼中射出恐懼和無助的神色。這恐懼和無助也給我帶來勇氣。我不愛這幅景象，他使我想起捕鼠機內的老鼠，但我的咆哮却極有效驗，因為他那威脅的拳頭竟遲遲沒有落下來。湯麥斯毛古奇向後倒退，惡毒地瞪着我，我們兩人面對面的牙齒瞪眼好似櫃內的一雙野獸，他是一個懦夫，不敢打我，因為我在他的威脅下沒有退縮，所以他選了一種新的恫嚇方法；廚房裡僅有一把刀，切什麼都用它，用過許多年，刀口磨得狹長扁薄，看起來很怕人，我開始使用它時，每次都打着寒戰，廚夫向喬漢生借來一塊刀石，他大張聲勢的磨着刀，不時眼光帶有深意的瞥着我，他成天不停地磨刀，任何時候你看見他總在磨着刀子，雙口磨得像剃刀一樣，他用指頭或指甲試着鋒刃，用它刮除手背上的汗毛，像看顯微鏡似的審視刀口，尋找或假裝尋找一二處未曾磨利的地方，於是把刀放在磨石上又反復的磨着，磨着，磨着，直到我不禁放聲大笑，這景象是如此的滑稽有趣。

這事情確很嚴重，因為我知道他可能真會使用這把刀子；他的怯懦給他帶來怯懦性的勇氣——正和我自己一樣；這種勇氣會刺激他做出他一向不敢做的事。

「廚子磨刀要對付韓福，」水手中風傳着這句話；有幾個人為了這件事情責罵他，但他樂於承受，好似非常高興。他帶着預示不幸的神秘態度點着頭，直到喬治里奇——前任侍役——和他開了一個厲害的玩笑。

事情是這樣的：自從那天湯麥斯毛古奇和船長玩紙牌後笑出聲，喬治里奇也是用海水澆他的水手之一，里奇認真執行這件工作，因此毛古奇挾嫌在心，這次里奇向他開玩笑時又辱及他的祖先，毛古奇用磨得鋒利要對付我的刀子向他恫嚇，竟惹得里奇大笑。更用電報山特有的猥褻字句向他咒罵，於是突然在我們明白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以前，菜刀一揮，里奇的右臂自肘至腕被割開一條口，廚夫向後倒退，臉上現出魔鬼似的神情，菜刀橫在胸前，擺出防禦的架式，但里

易士給我的刺刀，開始在磨刀石上磨着，但使我驚異的，他似乎不知道我在做什麼，他繼續磨他的刀，我也是如此，我們面對面坐在那裡，磨了兩個鐘頭的刀，直到消息傳遍全船，有半數的人擠在門口探看究竟。

鼓勵和勸告，紛至沓來，左克荷勒；一個安靜的，喜歡自言自語的獵手，看來連一隻老鼠都不肯傷害；他忠告我，不要用刀刺進肋骨，而要向肚腹戳去，刀鋒向上一轉，這叫「西班牙式急扭」，里奇，纏裹繃帶的手臂吊在胸前，要求我不要吧刺子刺死，好留給他報仇。海狼拉森，不時站在船尾樓上，好奇的望着我們，正如他對生命的批評；這就是薛母的蠕動。

我必須坦白承認；生命對於我，這時也變得同樣卑賤，不再美麗，不再神聖，兩個怯懦的動物，面對面坐着磨刀，另一群怯懦或不怯懦的動物，在一旁爭賭熱鬧，我敢斷言；半數的人，急欲看我們兩人流血搏鬥，這猶如一場表演，在我們拚命爭鬥時，我相信決不會有人插手過問。

另一方面說來，這件事是幼稚而可笑。磨，磨，磨——韓福雷樊偉登，竟會在廚房裡磨刀，並且用拇指試探刀口的鋒利程度！在任何情形下，這是最不可想像的事，我知道我的朋友們，決不會相信這事，我以前被喚做「小妹」樊偉登不是沒有理由的。

但並無意外事件發生，兩小時磨刀工作結束時，湯麥斯毛古奇放下菜刀和磨石，向我伸出他的手；「我們表演給這些惡漢看熱鬧作什麼？」他說：「他們不喜歡我們，他們高興看到我們流血，互相割斷對方的頸子，你一點都不壞，韓福！你有膽子，正和你們美國佬一樣，我就愛你這一點，來，我們握握手。」

也許我是怯懦的，但他比我更為怯懦，我得到完全勝利，我斷然拒絕和這個可憎的人握手。

「好的，」他卑恭屈節的說：「隨便你肯不肯和我握手，我還是同樣歡喜你的。」為了保持他的面子，他轉身向圍觀的人大發脾氣：「滾出我廚房的門，你們這些笨蛋！」

當水手們紛紛離去後，他更用一壺開水向他們背影潑去，增加他的威風，他受到我的污辱，却另從一方面得到勝利，當然，他對獵手們却是十分謹慎，不敢驅逐他們。

「我看廚子是完蛋了，」我聽見司摩克向郝納說。

「一定的，」他回答：「從此韓福福控制這廚房，廚子要聽他的了。」

毛古奇聽見他們的對話，他很快瞥了我一眼，但我絲毫不露神色，我未料到我的勝利竟會如此偉大而成功，但我決不放棄我得到的一切，這以後，司摩克的預言證實，廚子對我比對海狼拉森更為謙卑，我不再稱他先生，老爹，不再洗油膩的鍋子，不再削馬鈴薯皮，我做我份內的工作，並且祇做我份內的工作，一切隨我自己的意思，我把刺刀插進股後的刀鞘裡——按照水手佩刀的方式；我對湯麥斯毛古奇保持一貫的跋扈，凌辱輕蔑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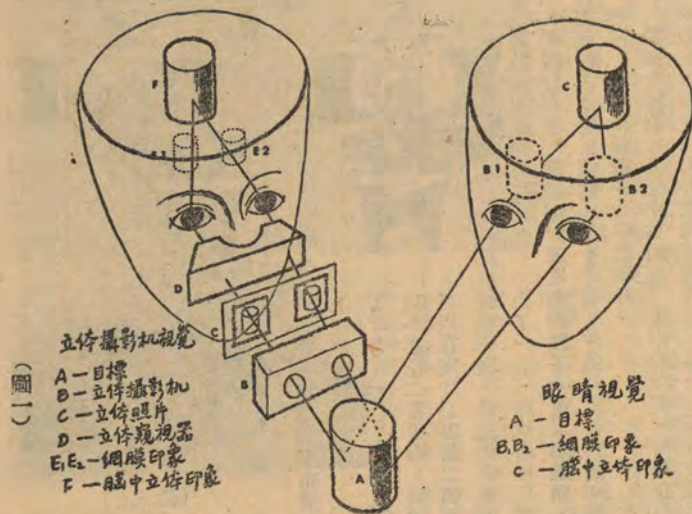
(未完待續)

結 婚 年 曆

— 梅 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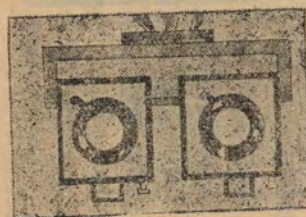
第一年	紙。	第九年	陶器，柳。	第卅年	珍珠。
第二年	棉。	第十年	錫。	第卅五年	珊瑚。
第三年	羽毛。	第十一年	銅。	第四十年	紅寶石。
第四年	花，果實。	第十二年	絲，麻。	第四十五年	藍寶石。
第五年	木。	第十三年	花邊。	第五十年	金。
第六年	糖菓。	第十四年	象牙。	第五十五年	瑪瑙。
第七年	毛織品，黃銅。	第十五年	水晶。	第七十五年	金鋼鑽。
第八年	青銅，陶器。	第廿五年	銀。		

譯自 my Hallmark Date Book



(圖一)

距離的五十分之一。所以遠距離拍攝立體照相，鏡頭間距離可以相差一呎到十五呎，在空中拍攝立體圖，往往相距一百五十呎。但是有下列三個條件必須注意。①拍攝物必須完全相同，照相機要在同一面上，②近距離內不能有東西。③焦距要放在無窮遠，利用小光圈。



(圖二A)



(卅三)

E. P. S. 編譯

立體照相機及立體攝影

△△△△△
▽▽▽▽▽

立體照相機並不是一件新鮮玩意兒，早在二三十年前，照相機發明沒有多久，德國已經有類似目前的出品，祇是構造簡單，設備不全，沒有引起大眾的注意。近年來立體照相機由於市面上製造廠商較多，設計方面有了長足的改進，而且三十五米哩彩色軟片的發明，替立體照相機招來了無數的主顧。替攝影界開闢了新天地。

利用立體照相機攝得的底片，如果放在一種特殊設計的立體窺視器內，它的畫面就儼真的一般，假使你在懸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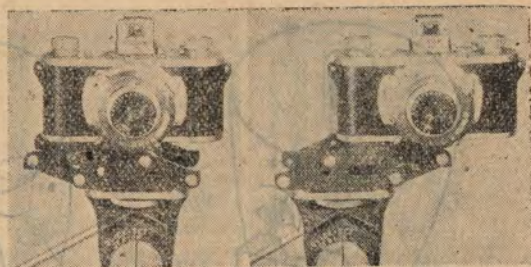
絕嶺上，向下攝得一個鏡頭，照片合使你看得心驚膽戰。假使你替一位裸體美女照相，她會栩栩如生的站在窺視器下。

立體照相機的構造原理和人類的眼晴一般。普通照相機只有一個鏡頭，就好比是個獨眼龍，它只能看景物的長和調，而沒有深度的印象，立體照相機有二個並排的鏡頭，其距離正似人類的眼晴一樣，為3.5吋到3.7吋。每一個鏡頭取得一個照相，景物相同而地位（或稱之謂角度）却偏了一點。這一點偏差正好和眼晴在網膜所造成的偏差一樣，所以在腦中的印象除了長、調之外，同時有了深度，即所謂三度（Dimension）立體。見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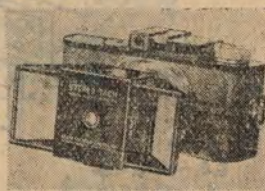
假若你先把右眼閉住，就後張開，再將左眼閉住，在一個方向和地位，你看到的景物的限度就不同。單獨的左眼要比單獨的右眼張開時，看得更多的左邊，同樣，右眼要比單獨的左眼看得更多的右邊。假若你用手指，放在離鼻尖一呎的所在，就使閉緊左眼，將手指對正幾丈外的樹枝或窗格，於是再換一隻眼睛來看，立即你對正的手指已不再和樹枝或窗格合成一起，它偏往右邊去了，上述的二個例子，正好也是立體照相機的性能，它就有著這一點點的造成立體感的偏差。

可是儘管原理相似，儘管鏡頭出品精良，它的性能還是不能和人類的眼睛相比，眼睛的景深從幾吋到無窮遠，運用自如，而照相機的鏡頭可難辦到。而立體照相最重要的條件是景深佳，整個畫面在目力所極，必須清楚明確。所以假使立體照相而焦距不準，就一點沒有意思，因為一對正常的眼睛，決不會看到大自然模糊一片的。

立體照相的二個鏡頭間的距離，大半是3.5吋。也有利用一架或二架普通照相機放在同一水平，距離3.5吋，拍攝二張底片，其效果也相同，見圖二A、B。利用普通照相機手續果然麻煩，但也有好處，就是鏡頭間的距離可以隨便調節，按照理想，立體鏡頭間距離應該是從照相機到目的物距離的五十分之一。所以遠距離拍攝立體照相，鏡頭間距離



(圖二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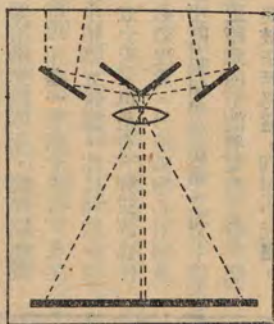


(圖三上)

普通照相機上如果加上一個特製的配件

Stereo-Tach，那末可以不必花二番手脚，同樣可以在底片上得到二張相同的影像，只是比原來的小了一倍，其原理可見圖三，光線從左右二塊成四十五度角的鏡子，折射到鏡頭，再在底片上成影，這類 Stereo-Tach 適用於任何照相機，無論三十五厘米或一二〇號軟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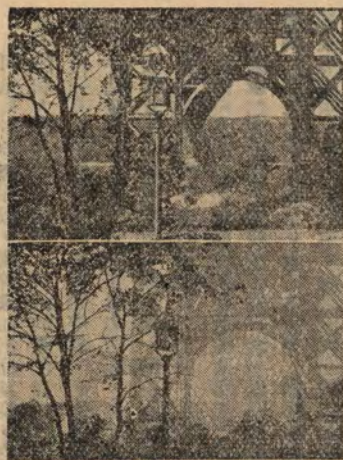
拍攝立體照片最要注意的是三度中的深度，所以在取景和配光方面就該先考慮到這個問題。例一，在風景畫面



(圖三下)

網，最能顯示立體感，見圖四。例二，明顯的平行線條，在

上，近物和遠景的濃淺色澤要使之明顯，所以由霧霞所造成的色影配景 (Aerial Perspective)，常使近物清楚，而遠景的輪廓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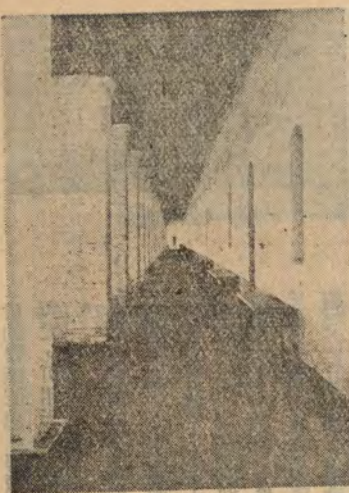
(圖四)

張，即六對照相。

某一個距離中，光線來自平行線條，即使是普通照片亦有深遠的立體感覺，見圖五。例三，自高臨下的照相較諸自下朝上拍攝的更富立體印像，見圖六。例四，平射而來的光線，使目的物和背景受到同樣的亮光面，沒有立體感覺，如果加上背光，從高處打下，使背景較目的物為亮，可增加立體的現象，見圖七。

立體照相機目前流行歐美各國的，有下列幾種牌名（見圖八）：

A. Keys Stereo Camera——光圈分8、11、16三種，雙鏡頭同期快門， $\frac{1}{100}$ 秒，用38號軟片，可攝十二



(圖五)

B. View-Master Personal Stereo Camera——最大

光圈為3.5，加保護色膜，焦距35厘米，可用三十五厘米軟片拍攝，每張大小為11×12mm，售價149.00元，另有軟片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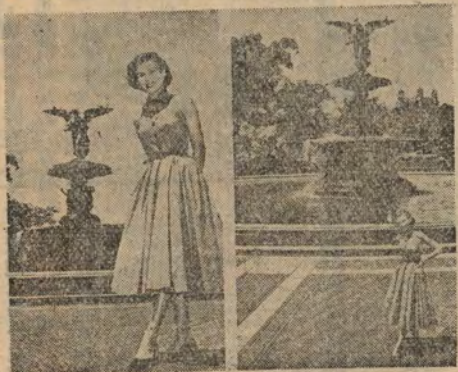
切器，夾軟片紙卡等。利用

三十五厘米軟片可

以將軟片分上下二

半拍攝，機身附有

特殊設備，可使二



(圖六)

C. Revere Stereo Camera——光圈從3.5到22快門從

T. B. $\frac{1}{100}$ 秒到 $\frac{1}{2000}$ 秒。Wollensak Rapax牌，附



(圖九)

，見圖九。

自力更生 • 雪耻圖強
知耻負責 • 團結奮鬥



●供應各種品質最優之煤油 產品歷八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臺灣省臺北市 重慶南路一段一號
電話：二四七二八



最佳
滑機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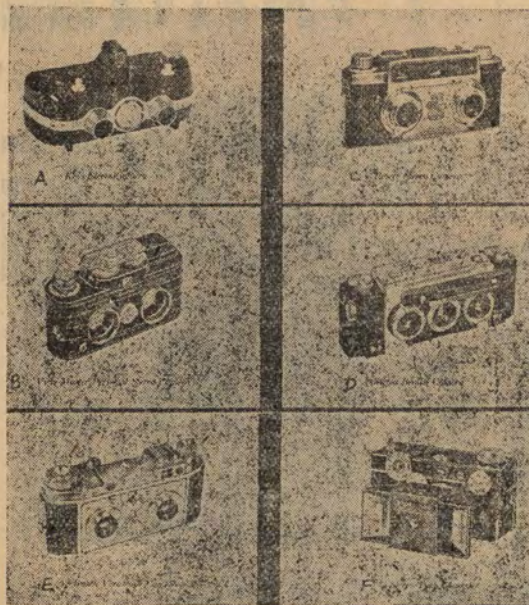
(圖七)

E. Busch Verascope Camera——是法國的出品，可利三十五厘米厚軟片，底片大小為 24 × 30 厘米，它可以單獨用一個鏡頭，在不需要攝取立體照相時，可節省底片，鏡頭之焦距為四十厘米，售價 299.50 美元。

F. Stereo-Tach Converter——即前文所述，見

自動對距設備，售價 174.50 美元。可用三十五厘米厚軟片。

D. Stereo Reactor Camera——保護色膜，3.5 光圈，快門包括 T 及 B，用三十五厘米厚軟片。並有同期鏡光設備，底片大小為 23 × 24 厘米，是目前美國最流行的一種立體攝影機，ST-41 式售價 159 美元，另 1 種 ST-42 式鏡頭是 Ektar 28，售價 227.50 美元。



(圖八)

圖三。
用立體攝影機拍攝柯達公司的五彩軟片 Kodachrome，可以用放映機或立體窺視器來看。因為軟片本身是正片，而且透明，窺視器上裝有乾電池及燈泡，另外還有二塊可以調節距離的鏡面皮面，當把鏡面調節到合適位置時，



法國的咖啡館

十九世紀時，咖啡館在美術史和文藝史上所擔當的角色是如此重要，以致沒有一位史家或回憶錄作者會忘記在其著作中對此種高尚「學府」恭維備至。事實上，那時的咖啡館寬能和堂堂大學分庭抗禮，成為學習中心，靈感的泉源，和新舊觀念的交易所。

在大理石桌的周圍，美學的論辯熱烈地展開，新詩在這裡初次朗誦，新理論在這裡被宣佈和解釋。各種運動以不同的咖啡館來區別——對敵的集團常常各自選擇固定的茶座作為他們的堡壘，作為口舌與筆桿之戰的司令部。

亨利摩吉爾（註一）和他的一羣波西米人曾使沒沒無聞的 Momus 咖啡館名噪一時。馬內（註二）在去過 Bado 咖啡館加入印象派陣營以前，是 Guerbois 咖啡館的常客。喬治

摩耳（註三）在「一個青年的懺悔」一書中，使 Nouvelle Athènes 咖啡館的聲名永垂不朽。該書中對咖啡館在常客們心目中所佔的地位如何，描述至詳。而那時任何住過巴黎的人一定都知道他的話是一些不錯。咖啡館的名稱雖不時更換，座客們的面孔也隨著年月變遷，其中所陸續興起的運動——未來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也各有不同的理論，但咖啡館的精神却始終維持不變。摩耳在「懺悔」一書中曾有如下的話：

「我沒有進過牛津，也沒有進過劍橋，但我進了 Nouvelle Athènes-Nouvelle Athènes 是什麼呢？要知道我一生事蹟的人就非得知道有關這座「美術學院」的事不可，此學院並非你們每天在報上所讀到的那個官辦的「愚人院」，而是一所真正的法國西學院——咖啡館。它位於 Pagan 廣場。啊！那早晨的慵懶和黃昏的蹉跎，那時生活不過是長夏的幻像。銀白的月光瀾在廣場上，我們在馬路上徘徊長談，夜已深了，百葉窗在身後紛紛關上，雖然作孽我們留連忘返，不願別離。想藉我們所未曾說盡的，以及如何可使辯論的理由更充實一點。……昔日在此地相聚過的，不是死了就是分散了，更有那逝去的歲月，和家庭。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家，祇在數幅圖畫和數篇文章中才具有生

命。……Nouvelle Athènes 的影響，雖然未曾公認和未為人所知，却已在十九世紀的藝術思潮中根深蒂固了。」

另一家被遺忘的咖啡館應當在此提出，因為，它也是靠了一部文學名著——亨利摩吉爾的小說：「波西米生活場景」（註三）——而名滿天下的。摩吉爾首先使法國人知道有這麼一群人——波西米人——的存在，「濕雨的欄樓的居戶，營養不足，常常饑餓的藝術家，他們的口號是「為藝術而藝術」。但摩吉爾所公諸社會的故事却為公眾所誤解了，他們對他的小說和劇本大鳴其采，却未能認清文字後面的殘酷現實——窮苦和凍餒帶來的是疾病和死亡。摩吉爾小說中的男女多半都在二十幾歲就夭亡。作者自己活到卅九歲，已算是高齡了。對這許多藝術家，咖啡館真是天堂。靠了有些可感的「贊助人」們的慷慨，才使他們勉強一飽和得到溫暖。

由於摩吉爾是締造這些事蹟的功臣，讓我們來看看他的 Momus，作為藝術家和詩人們聚合的簡陋咖啡館的典型吧。在這裡，每天晚上都可看到一些熟客，例如拿達（批評家——後為攝影家，見四十九期本欄），畫家柯培，詩人波特萊耳，戈替耶，內伐爾，文豪讓果爾兄弟。本維拉等人（註四），最後一位是喊出波西米人的信條：「讓

我們昇華，生活在貧窮中」的人。這一羣人窮得如此徹底，即使連廉價的酒也喝不起，他們自嘲地成立了一個「喝水者協會」。

有些在咖啡館樓上所舉行的討論會的性質是很嚴肅的，在那裡，柯培辯論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比較，大肆攻擊摩吉爾所崇拜的維克多雨果的作品。香弗羅里（註五）頌揚巴爾扎克的寫實主義，激烈地和波特萊耳爭辯，後者則當然為浪漫主義辯護。摩達則大談其政治，自稱為革命黨。

「喝水者們」比較輕鬆的活動則頗有助於使拉丁區的生活小景中注入了色彩，波特萊耳把頭髮剃得精光，腦壳塗成綠色。內伐爾把一隻活龍蝦牽着在咖啡店門口讓它爬來爬去，當老板娘盧華太太提出抗議時，他辯稱：龍蝦是平和而嚴謹的動物，既不會吠亦不會抓人。而且還知道一切深處的祕密。

即使在今日的巴黎，這些偉大的學校——咖啡館也還在設法維持其風格於不墜，或許它對我們中間的有些人來說——正如對摩耳和他的一群朋友們，同樣是一個溫暖的家。讓我們衷心地希望現代的咖啡館在後人的文章中亦會被認為其影響「已在二十世紀的思潮中根深蒂固」吧。

註一：Henry Murger (1822—1861) 法文學家。

註二：George Moore (1852—1933) 英小說家

註三：波西米生活場景：Scenes de la Vie de Boheme。曾被蒲西尼改編為歌劇，參見本期西洋歌劇的故事「波西米人」。

註四：Custave Courbet (1819—1877) 法畫家。

Charles Baudelaire (1811—1867) 法頌廢派詩人。

Theophile Gautier (1811—1872) 法詩人，批評

家，小說家。

Gerard de Nerval (1808—1855) 法詩人，劇作家

，小說家。

Brothers de Goncourt - 兄弟 Edmond (1822—

1896) 弟 Jules (1820—1870) 均法文學家，史

學家。

Theodore de Bainville 不詳

註五：Champfleury (1821—1889) 法寫實派小說家。

本期刊畫二幅

一莫納(Claude Monet) (1840—1926) 湖景 The Basin at Argenteuil

真蹟藏巴黎羅浮宮博物院。作品時期：一八七三年

Argenteuil 是巴黎附近一名勝。塞納河 Seine 流經是處，河面突然開朗，形如小湖。河上遊艇如織，白帆點點，風景至為秀麗，莫納曾在一小艇上築畫室，與馬內，雪諾爾等諸子泛槳中流共作寫生。有時並攜帶家人親友，互繪肖像為樂。

畫中可看出時間是在夏季午後近暮時分，長長的樹影已翻過河岸伸入水中，遊客的陽傘和耀目的白帆却仍顯示夕陽的餘威。

莫納是印象派最重要的台柱——他的名字幾乎變成印象主義的同義字。事實上，印象派之稱號就由他的一副作品「印象——日出」而來。他是印象派中最認真和不倦的實驗者，曾對日光之變化作過系統的研究。他也是印象主義最大膽的理論的創始者，在他後期的作品中，其理論被表現得如此澈底以致形象已完全溶化在色彩的霧中了。關於莫納請參見本刊第卅六期一七六頁

一畢沙洛 Camille Pissaro (1830—1903) Street in Rouen

收藏者：巴黎某私人。作畫時期不詳。

畢沙洛可以稱做印象派集團的「元老」。他是一個莊嚴穩重的人。在咖啡館中，他的美學理論贏得了同伴畫家

們的景仰。這理論後來就成為印象派學院的基礎。他的一個門弟子——美國籍女畫家客沙特 Mary Cassatt 曾說道：「畢沙洛是一個偉大的導師，他甚至能把石頭也會如何作畫」。

普法戰爭時他曾與莫納及薛絲萊等避居英國。但他在老家的畫室不幸被德國人所毀，一千五百幅畫中僅四十幅得以保全。本書係其少數劫餘作品之一。

畢氏一生最愛鄉居。他曾進過美術學院，但後因不喜城市生活而退學。作品以鄉間風景為多，舉例曾臨摹其風景畫，並於年過六十時，猶自稱為「畢沙洛之學生」。

本書中的地點即為莫納有名之日光實驗畫「羅溫教堂」同一所在。畫上已經有幾分帶有點畫派 Pontillism 的味道，此種點畫法在畢氏晚期作品中更為常見。

懶人治病

「醫生，請你坦白地告訴我，我究竟得了什麼病？」
「你的病是由於吃得太多，喝得太多，並且你又過分的懶惰。」

「謝謝你，醫生，請你把這個用拉丁文寫上，我可拿這份診斷書到公司裡去請一星期的病假。」

拾德業務部重要啓事

各學校機關團體福利社及學生私人願與本社合作經銷拾德者請速函高雄左營四十六號信箱敝社即可寄奉經銷申請卡二份手續異常簡便請勿失之交臂

拾德第七卷合訂本（自第37期至第39期）

第八卷合訂本（自第40期至第42期）

每冊售價新台幣拾元

已開始發售欲購從速價款請利用本刊郵局代撥帳號二五八七號免費匯款

本社近有過期拾德月刊一批因封面略有破損或水漬惟內容仍完整以特價出售每冊售價新台幣二計有左列數期：

24 26 27 28 29 30 31 32 35 36 37 38 39 41 42 43

44 存貨無多欲購從速十元以上者請以小額郵票由信封附來即當寄書



科學新知

〔不要動鈷原子彈的腦筋〕

要是世界上有這麼一位瘋子願意毀滅世界和一切生物，那麼他不妨去研究一下鈷原子彈。

用鈷原子彈來使大氣中充滿了死亡威脅的放射線，在科學界的圈子裏認為是極有可能的。可是誰也不願意去作這種嘗試，因為它對全世界的危險實在太大了，大概除掉是瘋子以外，都不敢有這樣的企圖。

鈷原子彈是不能對準某一目標施放的，它那放射性可以飄散至世界各處，並且可歷數世紀而不滅。可是放射性鈷同位素60却是極端對世界和人類有益的東西，一方面因為它價格便宜，同時它可以治療癌症，處理工業廢品，X光物質等等。

金屬的鈷是用來自鏷和鈷原子反應堆的中子打擊，便變成放射性鈷。假如在原子彈外邊包上一層鈷金屬的外殼，當原子彈爆炸時便可能使碎屑末的鈷帶上放射性而成為鈷原子彈。

普通的鈷多數為同位素59，受中子打擊時，中子便黏在原子核上而成為鈷60，這種鈷60是具有放射性的，這種放射性歷時五年四個月之後，半數變為穩定的同位素，在變化過程中產生伽馬射線。

鈷60降低了鐳的價值。只要化幾千美金便可以得到足量的放射性鈷60，比諸鐳的供應要便宜得多。

鈷能用於造福人類，但決不能用之於戰爭。始作俑者，必將引致自焚。

〔埃及金字塔旁的新發現〕

去埃及的旅客

們誰都瞻仰過矗立在開羅城外的歧奧普斯王(Pharaoh Cheops 埃及名王，建有最偉大的金字塔)的金字塔，但直到六月初才發現他們的腳底下還埋藏著某種東西。

為了便利旅客，埃及政府曾築了一條馬路。最近工人們毀壞了一堵古代的城牆，剝去了一層表面的砂土，竟發

龐大的船隻了。皇家的葬船通常一邊就是兩隻，一隻用以日間環遊太陽照耀的國土，另一隻則在晚間航行。

直到這艘船發見為止，以前並不知道埃及古代的葬船裏面究竟有些什麼設備，因為以前發掘到的葬船都是損壞不堪的。現在埃及教育部已組織五人小組主持這艘葬船的發掘和研究工作。

〔古代埃及國王的石槨〕

無獨有偶，正當

瑪拉克的葬船轟動世界的時候，埃及另一位考古學家戈尼姆博士也宣佈發現了公元前二千九百年到二千九百八十年間的古埃及國王的石槨，那一位國王比較奧普斯還要早一點。

戈尼姆博士兩年來在距歧奧普斯金字塔約十五哩處的一座山上發掘，他終於在那裡掘到一部墳墓，他認為這座山是未完成的金字塔的基礎。

不久他掘到了進出的隧道，在一塊花崗石塊的背後他跨進埃及古墓的內室，找到了一具完整的石槨。裡面便藏著國王的木乃伊屍體。到現在為止，在埃及發掘到的完整石槨極為罕見，並且這次發現的那一具要算是最古老的。

現了成列的巨大石灰岩石板，每一塊石板長十五呎，一塊與一塊之間以淡紅色石膏緊緊地連接起來，共長約一百五十碼，看上去好像是一片鋪築的道路。但埃及管理金字塔的古學家瑪拉克(Maraki)却懷疑這些石板可能是一所地下巨室的屋頂。歧奧普斯王的棺柩迄今尚未發現，因此他猜想可能就埋在這些石板底下。

上星期瑪拉克吩咐石工在這些石板上鑿一個孔，鑿通六呎厚的石板後，發現下面是空的。最初什麼也沒有看見，只知道下面的空室內部跟五千年前安放頂板同樣的乾淨。第二天繼續擴大鑿鑿的孔穴，瑪拉克在興奮中忘記帶手電，便用鏡子反射陽光來探查這地下室內的奧秘。

他最初發現木質的地板，又聞到奇怪的香氣，以後他又看到一捲捲的麻索和划槳，這樣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艘法皇帝靈魂上天的葬船。

船身長一百廿五呎，寬十七呎，有六層木製甲板，內部木料完整如新，並無蟲蛀現象，足見石膏封填極為堅固，終於把這件歷史上的珍品保存到五千年後的今日。

埃及古代宗教的傳說，人死後，魂靈便隨著太陽一天又一天地環繞着地球。為了這種重要的旅程，一般窮苦老百姓便造了小小的泥舟，而偉大如歧奧普斯者便要造這樣

「春閨夢裏人」

細雨。

(148)

原名：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Die

作者：Erich Maria Remarque (雷馬克)

出版者：Harcourt Brace

頁數：三七八

定價：美金三元九角五分



和的小說裡所寫的內容完全相反，作者雷馬克對於人生的一切美好的事物——藝術，音樂，白蘭地酒，都有欣賞和享受的能力。但是在他的著作裡，他是一切時代醜惡物的收集者——戰爭，流浪，渣滓。他對於收集這些東西的興趣是真正發自內心的，同時也許是太過於感情化。

十八歲時參加了德皇威爾的軍隊，開到前線去作戰，結果產生了他的名著「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到目前為止，仍舊是他作品中的最好一部。更近一點的歷史，供給雷馬克以更多的資料，使他

寫成了一部有關納粹集中營的小說——「一線生機」(Spark of Life)，和另外一部有關歐洲難民的小說——「凱旋門」(Arch of Triumph)，今年六月份美國每月讀書會的選書裡，有一本就是雷馬克近著「春閨夢裏人」，這是一本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小說。它和「西線無戰事」的作風並沒有十分顯著的差別，但是有一點稍有不同：除掉暴露戰爭罪惡以外，它還顯示出對於生命有一種更多的愛好。這是他以前小說中所無的。

這一點作風的改變，也許是由於他的年齡關係（他現

在已經有五十五歲)，也許是由於時代本身的改變。「西線無戰事」式的小說，主旨是在於憎惡戰爭，而防止戰爭的最好方法，就是使大家深深地去厭惡戰爭。二十五年以後，這種勇敢的信念，似乎有些落伍了。因為厭惡是消極的，除掉厭惡之外，對於人生，我們還應該有強烈的愛。

「春閨夢裏人」的情節大概是這樣的：葛萊勃 (Eust Græbe) 是一個樸實的德國步兵。一九四四年春天他正在即將崩潰的德國東線上作戰。悲慘的情景，正展開在葛萊勃和他的弟兄們眼前：俄國人和德國人的屍體，像一層一層的蛋糕，從解凍的雪地裡顯露出來，一月份的屍體在頂層，上年十月份的屍體在最下一層。當俄國人開始用激烈的炮火轟擊他們這一條戰線的時候，葛萊勃幸運地得到了二年以來第一次的休假。

回到故鄉，老家已經被轟炸成一堆瓦礫。在尋找他雙親的過程中，他巧遇一位二十歲少女，彎彎的雙眉，黑而發亮的眼睛，赤褐色的頭髮，像無休止的水波那樣地在流動。

這位少女名字叫做伊麗莎白，她不但使葛萊勃能在休假期中得到一種像特別快車似的愛情，而且還使他看到了納粹德國的道德上的崩潰。

伊麗莎白的父親是一個好好先生似的醫生，他被一個住在他們房子裡的房客報告到納粹政府，送到了集中營。伊麗莎白天天盼望她的父親回來，結果回來的是一盒裝在雪茄烟盒裡面的骨灰。雖然這種恐怖的情形使葛萊勃非常傷心，但是他心中對於將來仍懷有一線希望，這個希望隔起在他心中，好像他故鄉瓦礫堆中，那株菩提樹，單獨地開放着茂盛的花。懷着這種對將來的信念，他和伊麗莎白結了婚，匆匆地又回到前線去作戰。不幸在釋放一個俄國俘虜時，他反被這個俘虜所擊斃。對於葛萊勃以及對於本書的讀者，他的死亡，使得德國東線上的戰事似乎寂靜無聲了。

在這個戰爭愛情的故事中，作者雷馬克企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究竟一個士兵准一的責任是忠於他那罪惡而腐敗的政府呢，還是他忠於他自己的良心。可惜對於這個問題作者並沒有暗示出一個答案。他讓自己和讀者大家一同去細細的咀嚼和尋找。

一八九七年，雷馬克出生於德國奧斯納布呂克 (Osnabrück) 城，他的父親是一個書籍裝訂商，全家都信奉羅馬天主教，和以前納粹德國所宣傳的相反，實際上雷馬克並不是猶太人。十八歲以後，他參加作戰，曾經受傷

五次，最後一次受傷非常嚴重。

退伍以後，政府爲退役軍人介紹職業，把他介紹到學校裏去當教員。但他全身充滿活力，不慣於這種刻板的教育生涯。一年後，離職他往，一度曾在本地墓地裏做石匠的工作。後來他結伴旅行全德國，度着吉普賽人似的生活，最後又在一家輪胎公司充任駕車試驗的司機。他最初替瑞士汽車雜誌寫文章，一度又替輪胎公司寫廣告文字，被聘改任「運動畫刊」(Sportbild)的助理編輯。在這時(一九二九年)，他才正式開始寫小說，這個寫作的企圖，戰後一直在他腦中醞釀。「西線無戰事」，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後不到一年，單單在德國一個國家，就銷出了一百二十萬份。

雖然他充滿了活力，但雷馬克最不喜歡在公共場所中露面；他在作戰中所受的傷，影響了他的肺部。他到瑞士瑪若麗湖邊，休養了好幾年，一九三二年，他自己造了一座屋子，預備長久居住。納粹當政以後把他的著作全部焚毀，一九三八年，又取消了他的德國國籍。一九三九年他移居美國洛杉磯(Los Angeles)，目前是美國公民。

雷馬克，體態俊偉，活像一個美國足球隊裏的後衛。他歡喜養狗，能修奏樂器，他又能把整部汽車拆散而又重

新裝配起來。他又懂得藝術，曾經收集了許多梵高(Van Gogh)和塞尚(Cézanne)的繪畫，以及名貴的東方地毯。

這一期拾遺文淵開始刊登在本文中介紹的「春閨夢裡人」，係譯自柯里爾雜誌的連載。在一篇十分動人的好小說之前，一切介紹也許是多餘的。



作者雷馬克氏

春閨夢裡人

第一章

——西線無戰事和凱旋門作者雷馬克的近著——

德·雷馬克著
汪翁曹譯



死人的氣味，在俄國和非洲不同。雖然在非洲戰場上也是這樣：無人地帶間的死屍，在英軍的熾烈砲火下常常堆在那裡好久沒法埋掩，但是太陽會先去收拾它們。一到夜裡氣味隨風發散，是一種令人窒息的濃濁的味道。——臭氣瀰滿屍身，他們像幽靈似地在星光下站了起來，像要來一場最後的戰爭，一種無聲無息的，毫無希望的單獨戰鬥，——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們就被太陽曬得開始乾縮了，十分委曲的緊貼在地面上，像要爬進地裡去似的。這樣，過不了幾個禮拜，就只剩下付骨架了。這是一種乾葬，由太陽和風砂所造成的乾葬。但是在俄國，情形却不同了，是一種多油脂的發出惡臭的死亡。

春雨連綿，積雪融化，死人露面。這破爛的小村落，在一個月，兩碼深的積雪中，還只見到一片片的破屋頂，現在却靜悄悄的，從雪堆裡爬了出來。



他們是一批死亡已久的屍體。這一所小村莊，在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和目前的四月裡，經過兩軍的拉鋸戰，多次易手。大風雪把死屍深深的壓在下面，使埋屍隊再也

找不到他們。——到後來，老天在遭被蹂躪的土地上，差不多每天都要洒上一場大雪，就像護士在血腫的病床上，舖上一條白被單。

最先露面的是一月份死屍，他們躺在最上層，在四月初雪剛開始融化的時候出現：凍得發硬的身體，灰燼色的臉。

村子後面的小山上，雪塊早已鏟開，凍得鐵硬的泥土被大兵們挖出一個大坑；這是一份相當吃力的工作。僵硬的死屍，像塊木板似地被擲進坑裡去，即使是這樣的草草，還只德國死鬼，才有被埋葬的資格；那些俄國佬，都被丟在空曠的牧場裡。——誰知道這村子能守得住多久呢，軍隊正在撤退中，讓他們自己來埋葬吧。

接著出現的是十二月份死屍，久掩長埋，雪水把他們的軍服浸爛了，撕下符號的工作，因此倒省勁得多。滿嘴雪水像在水裡淹過一樣。當他們被拖起來排列在太陽光下的時候，眼睛最先解凍，但已失去往昔的光澤了；融化了的雪水，從眼眶內汨汨流出，像是在痛哭流涕。

接著忽然來上幾天寒冽冰凍的日子，然後大雪停止，跟層刮起那解凍的大風來。

最先，在那白色的地面上，只顯露出一一些灰色的斑點

。一小時後，斑點逐漸擴大，就像一隻緊握着的拳頭，向上升起。

拳頭越來越大，看來就好像不是雪在融化，而是這拳頭慢慢的從地中伸出，預示着災禍的來臨。

「外面在搞什麼？」雷司令煩躁的說。

「挖死人，中校先生。」

司令顯得很專心。他連袖子上的一塊破布，也認得出來。

「這不是俄國人，是德國兵。叫他們趕快把他挖出來。」

麥克軍曹擺動了一下腳趾頭，他當然拿司令官毫無辦法。雖則自己筆直的站在他面前，但是為表示輕蔑起見，他把皮鞋裡的腳趾頭，輕輕地擺動了幾下。他想，真是一頭笨驢。

「是的，先生，中校先生。」他說，「但是近四天來，我們挖到的，儘是一些俄國佬。」

雷司令轉身走向自己的屋子裡去。好一個妄自尊大的蠢東西，麥克在想：他有火爐，有一間溫暖的房子，還有綴着彩帶的鐵十字勳章。但是自己連一級鐵十字章都沒有，光顧我的功績，早該拿到這一份了，那像他簡直開五

金店似地。

「蘇爾！伊曼！帶鏟子來！還有誰在那兒？」麥克軍曹大聲的嚷，「葛萊勃！赫舒倫！巴寧！史蒂倍納，照應着那地方！那傢伙在那邊，把他挖出來，要是德國人的話，就埋了他！我敢打賭不是。」

「你賭多少？」史蒂倍納常想把自己尖嗓門的童子音，壓低一點。

麥克遲疑了一會：「一馬克。」

「三馬克！我一向不來三馬克以下的玩意見。」

「好吧，三馬克！但是要付賬的。」

史蒂倍納大笑起來。他只有十九歲，金髮碧眼，一張哥德式的孩兒臉。

「當然要付賬，你還打算怎麼着，麥克？」

麥克對史蒂倍納倒沒有什麼，但是有一點怕他，所以就小心些，史蒂倍納來自楊杉隊，得過希特勒青年團金質勳章，雖則目前他屬於這一聯隊，但是誰都知道他是情報員，也是蓋世太保（德國秘密警察——譯者註）的間諜。

「好吧，好吧。」麥克遞給他一支煙。

「元首是不吸煙的，史蒂倍納！」伊曼輕描淡寫的說

着，據說伊曼一度被人認為政治思想有問題，而曾在「嚴戒連」中服役了一些時候，假如真是這樣，那他能活算出這圈子，也就算得够幸運的了。

史蒂倍納燃上香煙，揚起他的長睫毛，斜視一眼：「你看起來倒蠻舒服的！把一切事情都忘記了嗎，有沒有？」

伊曼大笑起來：「我什麼也沒忘記，但是記得我講過的話：元首是不吸煙的，大家都曉得。」

「少磨牙！」麥克說，「快些挖吧，赫舒倫，你也來！」赫舒倫走了上來，他是個短小矮縮的傢伙。

史蒂倍納露齒微笑：「這工作給你正適合，伊曼，拿着鏟子到那邊去，把死屍挖出來。這對你身上的猶太血液，大有益處，挺直骨節拿出精神來。」

「我是四分之三的雅利安種人。」赫舒倫說。

史蒂倍納吹開臉上的煙霧氣：「看你嘴些什麼！至少在我看來，你是四分之一的猶太人。——而且由於元首的寬宏大量，才允許你和真的德國人，並肩作戰。去吧，把這些俄國死豬挖出來！」

「這不是俄國人，」葛萊勃說。他正獨自拖着幾塊木板，放在死人身邊；把胸部和兩臂的積雪清除後，淨漉漉的軍服，顯露出來。

史帶倍納走過來，穩健敏捷的步伐，像個舞蹈家似的一搖一擺的站在跳板上，然後蹲下身，按着葛萊勃。『真的，這是德國軍服。』他回頭大喊，『麥克，這不是俄國佬！我贏了！』

麥克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這邊：他呆呆的望着這洞壁上還在滴着水點的大坑。

『我真不懂，』他厭煩的說，『差不多一星期來，我們儘挖到俄國人。這死鬼一定是十二月份的，却埋到底下去了。』

『也可能是十月份的，』葛萊勃說，『那時我們聯隊正經過這裡。在向前進。』

『啊，那麼現在是後退了？』史帶倍納看着葛萊勃說

伊曼用肘輕輕的碰了葛萊勃一下。『我們還會前進嗎？』葛萊勃問。

『我們正在縮短防線。』伊曼說着，那嘲弄的目光，直射到史帶倍納的臉上：『有一年多，爲的是戰略上的理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接着他把嘴湊近葛萊勃的耳邊：『當心你自己。這隻豬正想找岔，把你的休假搞掉，他是在等機會。』

皮凍得太脆了，一碰就會碎掉的。』

雷司令看一眼那座被砲彈打壞了的小教堂：

『暫時搬到那邊去，找塊帆布來蓋着，我們打算把他葬在那裡，挖個墓穴，做只十字架。』

葛萊勃，蘇爾，伊曼和巴寧，七手八腳的抬着這下垂的屍身，向教堂走去。

『麥克軍曹！』司令喊着。

『是，中校先生！』

『明天早上要槍斃四名俄國游擊隊，一清早就執行。上面命令已經下來了，要我們隊裡辦。看看你們班裡有誰願意充當射擊手，假如沒有人報名，就由班長指定好了。』

『是的，先生。』

『天曉得，爲什麼老叫我們幹這份好差事！真是一切都亂糟糟的！』

『我報名。』史帶倍納說。

『好，』雷司令的臉上，毫無表情。他轉過身，踏上那從雪堆裡擠出來的走道。『一定是回屋子裡蹲在火爐邊去了，』麥克想，『這飯桶！槍斃幾名游擊隊，算得了什麼？我們成百的夥伴都斷送在他們的手上了。』

『他只是裝模作樣，你才是他要注意的人。』葛萊勃蹲下身去，幫着蘇爾舒捲捲死人：『我相信這是李克中尉。』

『胡說！李克早就受傷被遣送回國了，這是後來我們都聽說的。』

『就是李克！』

『快拭清他的臉。』

溼漉漉的臉從雪堆中出現；深深的眼眶裡，填着圓圓的兩團白雪，看起來怪模怪樣，活像一座未完成的牆影，一顆金牙，在青色的唇間，閃閃發光。

『真的是他。』葛萊勃說。

麥克覺得有點興奮起來，因爲挖到一具官長的屍體，多少有點問題。『我們必需立刻報告上去。等在此地，我馬上就回來。』他說着，向司令跑去。

司令部設在一間寬可容身的房子裡，雷司令正坐在太起居室中。麥克妒恨而刻毒地看一眼那生着火的俄國大火爐。他報告完了之後，雷司令跟雷就走出來。

他彎下身去，端詳着死李克：

『把他的眼睛抹黑來！』

『啊，這不好辦，中校先生，』葛萊勃回答說，『眼

早晨，一片淡紅色的光，在地平線上出現。經過一夜的冰凍，現在冰塊開始發出略略的爆裂聲。埋人大坑，顯得黑漆漆的。

『混蛋！爲什麼總輪到我們做這種倒黴事？』蘇爾說，『怎麼不叫劊子手來？他們才是殺人專家啦，爲什麼找上我們？這是第三次了。我們是真正正經的戰鬥兵。』

葛萊勃把來福槍鬆鬆的握在手裡，鋼鐵顯得很冷：『劊子手在後方忙著呢！』

其餘的人，都陸續的到來。史帶倍納精神飽滿，膚色紅潤，像孩兒臉上的玫瑰紅。

『小子們聽着，游擊隊裡的那個女人，讓我來動手。』史說。

『這什麼意思？要跟地養孩子，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你意思，早該動手！』

『正對！』伊曼補上一句，『昨天夜裡，他才去碰了一個釘子回來。』

『你們才是偷偷摸摸慣的，是不是？』史帶倍納憤怒的向四周圍看了一眼，『我要是對這條紅母牛打主意的話，早就下手了。』

『少磨牙！』蘇爾向地下吐一口烟草，『假如你要獨

自幹掉她，那個很歡迎。我才不來爭這些事。」

誰也不再說話。天色漸明，赫舒倫看一看他的錶。

「噯！伊薩，活兒幹得真快，」史蒂倍納說，「倒要謝謝你了。這正好治你的猶太多淚症。——槍斃，——他吐口痰——太便宜了這批狗東西！把他（她）們吊起來，我們一向是這麼幹的。」

「來了。」葛萊勃說。

那邊，麥克和四個俄國人，慢慢的向這邊走來。兩名士兵領先，兩名殿後。

帶頭的是一個俄國老頭兒，大約有七十歲光景。一把又髒又白的大鬍子，一對深藍色的眼。他能够講一點破碎的德語。後面跟着一個女人和兩個年青男子。他（她）們自動的在土坑面前，排成一排。土坑是前一天他（她）們自己掘好的墳墓。

第一分隊的摩洛中尉，從司令部房子裡，走了出來，代表雷司令監刑。一切都按照規定辦理。這四名俄國人，到底是不是游擊隊，真是天知道！他（她）們經過正式審訊，却無法死裡逃生；現在必需在一位官長的監視下，以正規的程序槍斃。

二十一歲的摩洛中尉，派到部隊裡來，還只有六個星

還是一双很好的鞋子！麥克用手一指，男犯把鞋放在一旁，然後走回行列裡去。

這時，那女犯在很快的講着俄國話。

「問她有什麼要求？」摩洛中尉說。他臉色有點發白，因為這還是初次上場。

麥克告訴俄國老頭兒。

「她不要什麼，她是在咒罵你，」老頭高聲的回答，「她罵你，罵那些踏在俄國土地上的德國人，還罵你的兒子！她說將來她的兒子會打死你的兒子，就像現在你打死她一樣！」

「狗婆娘！」麥克狠狠的盯那女人一眼。

「她有兩個兒子，我有三個兒子！」老頭兒補上一句

「够啦够啦，麥克我們才不當隨軍牧師啦，」摩洛神經質的大喊起來：「立正！」

這隊槍兵，全都一體立正。葛萊勃握着槍，冷冰冰的槍管，像要把手指頭吸進去似地。他的旁邊是赫舒倫，臉色變白，但是站得很穩。葛萊勃決定對準最靠左邊的這個俄國人。在以前，初槍斃人的時候，常常會不自覺的朝天放槍，當然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這樣幹，對犯人並沒有

期。他看了一下執行令，然後高聲宣讀起來。

「毋半留給我。」史蒂倍納輕聲的說。

葛萊勃看着那女犯人：她穿一身紅色的衣服，平靜的站在土坑前。年青，壯健，是一個養過孩子的女人。她不知道摩洛在念些什麼，但明白這是她的催命符。她安靜的站在那裡，好像目前的事情，跟她毫無關係似的，只不過覺得冬天的早晨，有點寒冷而已。

葛萊勃看到麥克一本正經的在向摩洛耳語。摩洛兩眼一翻：「以後就不能那樣辦了？」

「這樣好一點，中尉先生。簡單一點。」

「好吧，隨你去安排。」

麥克上前一步，衝着那懂得一點德語的俄國老頭兒：「告訴那傢伙，把鞋脫掉！」說着一邊用手指指那年青的男犯。

老頭傳言過去，那年青人恍然大悟一般，好像明白自己已有轉職守似的，趕忙脫着鞋子。用金雞獨立的姿勢，解開另一隻腳的鞋帶。

葛萊勃想，為什麼這樣急急忙忙地，難道真的是去趕死嗎？

男犯脫好鞋，恭恭敬敬的把它奉獻到麥克面前。

什麼好處，別人也這麼想。可是也有過這樣的事，大家都故意找錯目標，這樣，當然要槍斃兩次了。

「對準目標！」

葛萊勃從槍口上，望着那個俄國人：碧眼白鬚的老頭兒。他看到赫舒倫的槍身，抬得太高，這樣準會打個空。

「麥克在看你。目標低一點。往旁邊挪！」他喃喃的說着。赫舒倫跟着把槍身落低。

「放！」

這俄國人，看着像是站直身子，向葛萊勃奔來。像鄉村展覽會中哈哈鏡裏的人像一樣，他怪模怪樣地從鏡子裡躍出，然後乏力的向後倒下身去。

老頭兒的身體，一半在坑內，一半在坑外，另外兩名年青男犯，剛好端端正正的掉進坑裡去。

女犯向前撲倒在地上，並沒有打死。她用手支撐着，抬起頭來，看着這些士兵。史蒂倍納一滿臉得意的樣子，別人都沒有去瞄準她。子彈打中胃部，史蒂倍納確是一名神槍手。

女人看着大兵，嘴裡在嚙着。現在老頭子死去，再也沒人來替她翻譯了。她曲着双臂，躺在那裡，眼睛一動也不動的，嘴裡赫赫作響。

當麥克走近前來的時候，她還沒注意到，最後看到左輪，這才明白了。她猛地把頭歪向一邊，咬著麥克的手。麥克罵了一聲，用左拳打她的下顎，然後在她的頸背裡放了一槍。

「該死的槍法！你不曉得怎麼瞄準嗎？」摩洛咆哮如雷。

「這是聽舒倫打的，中尉先生。」史蒂倍納報告。

「不是聽舒倫，中尉先生。」葛萊勃說。

「不要說話！」麥克大聲的喊，「沒有問到你，不要說話！」

他看著摩洛；摩洛臉色慘白的站在那裡，呆若木鷄。

麥克把左輪放進袋裡，然後看看自己的手。摸出一塊手帕來揩了一揩。

「去醫院裡擦點藥酒！」摩洛說。

麥克轉身走開。摩洛看著死人，那女人上身向前的攤在溼地上。

「把他（她）們抬下坑去，上面蓋點東西，」他說著，忽然冒起一陣無名火來。

夜間，從地平線上傳來的隆隆聲，越來越響，滿天通紅，砲聲光，清晰可見，十天箭，這聯隊從前線上撤退下

的放過了，大目標是什麼？不是一直來兩邊就對立嗎？不是正有一邊開始過那暗無天日的非人生活嗎？不是他一向就在懷疑，越趕越遠嗎？

當他回家的時候有一樁事情一定要做：去拜訪他以前的歷史和宗教老師，保爾曼先生。也許保爾曼能幫忙解答，這些使他痛苦的問題。

他走過村子裡的教堂。低矮狹小，彈痕累累，現在是李克中尉騎在裡面。當天傍晚，他挖起兩名德國兵的屍首，雷司令吩咐停放在一起，準備第二天早上，給他們來個軍式葬禮，其中一名是槍斃兵伍長，還不能十分證實，因為他的臉部，全被狐狸或野鼠吃掉了。居然還能找到屍首，真是一樁怪事！

現在他們躺在教堂的正中央，裡面嗅著有一股地皮腐，霉爛和死人的氣息，他們嚴肅而孤單的躺在那裡，再也不必計較什麼了。

葛萊勃隨手帶上門，在村子裡又打起轉來。他爬上有墓穴的高地。這墓穴是拿來葬李克的，現在兩邊已經擴大，讓那兩個兵也好放下去。附近是小土墩，下面就是俄國游擊隊的埋人大坑。

這些死人，——死人實在太多。聯隊常常要輾轉，當

來，現在正在整編中，但是俄國人是越來越逼近了，他們已經攻擊了好幾個月，在這幾個月，軍隊却一直向後退。葛萊勃半夜醒來，他聽了一會隆隆的大砲聲，打算蒙頭再睡，却竟然睡意全無，過了一會，他穿上鞋，跑到外面去。再有一個鐘頭，他就該和蘇爾換崗了，雖則部隊在撤退，游擊隊到處都是，夜崗是一定要的。

葛萊勃踏著雪地，繞著村子打轉，沒有月亮的雪地亮光，使夜間景物，看起來有點變位：房屋要遠一些，樹林要近一點，多少帶點古怪和危險的氣氛。

要是差假證下來，那真是太妙了，兩年沒有回家，他要獨自靜靜的待一會兒，待上兩個禮拜，好好的想一想，就是這樣！因為看得太多了。

他呆呆的看著這殘破的小村莊，想起了鹿特丹和華沙的慘象，也記起了一九四〇年夏天的法國：鄉村道路上，塞滿了汽車，貨車和嬰兒車，滿天空的飛機，塵埃中的血臉，麥田裡的死人，那時候他想過嗎？激動過嗎？沒有，每一件事情，看起來都是正當當的，德國為了防衛自己，才和戰爭狂的敵人交手。——就是這樣。

當他們打勝仗的時候，每件事情都會安排得好好的，就是小有差池，也會在為前線全大目標的原則下，被輕輕

初的老伙伴，慢慢少下去，現在只剩下數得出的幾個了。

說起朋友，實在也沒有剩下什麼人了，死的死，調走的調走，還有些是住進醫院，或是留在德國老家裡，不能服役的。

葛萊勃從土墩上望出去，看到外面的田野：荒蕪不毛，淒涼虛脫。每樣東西，都帶著濃厚的異國情調，和說不出的冷冽而寂寞的氣氛。每樣東西，都像大地一樣的廣漠無涯，浩無邊際。葛萊勃渾身一震——就是這個，就是這個才會使他變成這樣。

他聽到蘇爾的腳步聲，看他向上爬來。

「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我聽到一點響聲，原來是老鼠在牧馬場裡啃死人。」

蘇爾看著土墩下面埋游擊隊的大坑說：「至少他們還落得個葬身之處！」

「是的，難則他們必須自掘墳墓。」

「你倒懂得這批可憐蟲，」蘇爾吐口痰，「到底我們是在他們的土地上。」

葛萊勃吃驚的看著他。蘇爾是老兵，一向很少動感情

的。

「怎麼啦，來起這個調調兒了？」葛萊勃問，「是不是因為我們在撤退？」

「當然。你想想，說不定有一天，他們也會這樣來對付我們！」

葛萊勃默不作聲。他想，我比你也好不了多少，一直來，我就想把這些煩惱的念頭推開。

「這是很可笑的，當自己的牛受傷了，才會開始了解別的事情，」他說，「萬事如意時候，你才不會想到它。」

「當然不會，你早就知道了。」

「是的，」葛萊勃苦笑着，「但是這樣一來，你豈非該算是品格特優了嗎？」

「品格？現在還有誰去關心它？我們兩人並沒有加入戰爭，只不過是盡盡責任，奉命行事罷了。對這場戰爭，我們是恕不負責的。你以為如何？」

「沒有什麼。」葛萊勃煩厭的說……

排戰聲很快的在天邊消失。烏鴉棲息在破牆頭，沒有飛走；它們已經聽慣了。

三具躺在帆布裡的死屍，半歪半陷的擱在融化中的雪

伊曼放聲大笑：「蠢材！你想想就是這些？你這個粗坯！」他忽然暴怒起來，「比你好的人有的是！」

「我們可以擺上十字架了吧？」葛萊勃問。

伊曼把四周圍看了一下：「噢，你這快休假的小孩子，真趕忙啊。」

第二章

黎明，天色陰暗潮濕。前線傳來猛烈的大炮聲；一場坦克大會戰，正在進行中。戰線一直向南方後移，傷兵不斷的湧進小村裡，部隊正在待命拉上火線。

上午十時，葛萊勃被司令召見，雷司令現在是住在一間石頭房子的一個破爛角落裡：一把三條腿的椅子，一隻破火爐，上面亂七八糟的堆着些軍毯。另外還有一張破桌子和一張行軍床。窗戶用厚紙板蒙着，屋內顯得很陰冷。

「你的差假證下來了，」雷說，「想不到吧，」

「是的，中校先生。」

「我也這樣。那麼你就快走吧，找到傷兵車來搭上。說不定什麼時候命令下來，一切差假都會取消的，」雷司令說，「你走了，上面也就沒法追問了，懂嗎？」

地裡。那個臉孔被吃掉的人，已經包裹起來，李克中尉躺在中間。

死人被安放在潮濕的土坑裡，坑填滿了，還剩下堆土。麥克看箭摩洛：「要不要打實一下，中尉先生？這樣我們可以把剩餘的泥土填進去，上面再放幾塊石頭，可防狼和狐狸出來找野食。」

「它們不會到此地來。坑也够深了，而且——」摩洛想空地裡的東西，已經够狼和狐狸吃的了，那會來挖墳掘墓，「胡說，你怎麼會想到這些事情？」

麥克茫然的看着摩洛。他想：又是一個笨蛋！奇怪，老是蠢材當官兒，人才却默默死去，就像李克一樣。

「把剩下來土，做個土堆，上面放只十字架，這就行了。」摩洛說。

摩洛大聲的發號施令，把這一小队兵帶回營房。他因為自己年青，老是覺得別人瞧不起他。事實上也是這樣。蘇爾，伊曼和葛萊勃，還做着土堆。「這十字架維持不了多久，土太鬆軟了。」蘇爾說。

「管他的！你是李克的什麼人？」伊曼說。

「閉嘴！你曉得什麼？他才是好人！在你們隊裡找不到。」

「我要走了，」葛萊勃拿起錘子，「不是什麼都寫好了嗎？」

「是的，小孩子，」伊曼說，「行啦。」

葛萊勃沒有回答。這些事已經一點新鮮勁兒都沒有了，每次槍決和埋葬後，總要來這一套。

「是，中校先生。」
看起來雷司令還想再說幾句。遲疑了一會，他走過桌邊，跟葛萊勃握手：「一切順利。高興能看到你離開此地。早該休假了，你是很够資格的。」

葛萊勃走向地下室去。他早就不指望這份休假，所以東西也沒整理。很快地他就把自己的一點小零碎收拾好。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赫舒倫站在他面前，手裡拿着一張紙。

「什麼？」葛萊勃問。他想：休假取消了！到底還不過這最後一關。

赫舒倫向周圍探一探頭，輕聲的說：「你要走了嗎？」
「是的，」葛萊勃鬆一口氣。

「你能够——这是我的地址，能够告诉我家里，说我在這裡很好嗎？」

「爲什麼？你不會寫信寄去。」

「寫的，」赫舒倫耳語着，「但是他們不相信，我的母親不相信，她以爲——」

他沒有再說下去，把這紙交給葛萊勃：「見到我的同事，也許她才會相信，明白了嗎？她以爲我不敢——」

「好吧，我曉得了。」葛萊勃說，隨手把紙片夾在薪餉簿裡。

「別的事情不必提，」赫舒倫邊走邊說，「只說我們在休息。」

「當然。還有什麼？」

「好了，謝謝。」

赫舒倫很快的轉身走開。葛萊勃想，謝謝，爲什麼要謝謝呢？……

支線上的火車，到站停了下來，葛萊勃在前一天夜間，就爬上這列傷兵車。一個經過偽裝的小車站，屹立在淡淡的陽光裡。附近沒有什麼房子，只是一片斷壁殘垣，軍隊就在廢地基上，搭起臨時營房，有偽裝的屋頂和牆壁。支線在這裡和正線相接。

有些傷兵被抬去一個臨時營房裡去，能走的，就自己找張破椅子坐了下來。幾個搭車來的出差人員，偷偷摸摸的聚在一起，怕受到別人注意，把他們再送回前線去。

他們一定得等到天黑。差假證，已經被憲兵查過三次了。隨時都有傷兵車開進這小站裡來。每到一批新傷兵，他們就受驚一次。最後，直到半夜，火車才調配好。

最先上車的是擔架，接着是輕傷患，他們都被仔細的檢查過。葛萊勃想，我不跟他們一道走了，人太多，車廂裏得滿滿的，他的心有點跳動起來。

飛機在頭頂響着，明知道這是德國飛機，但是他還是害怕，比在前線的時候還要害怕。

最後，有人在大聲的喊：「出差人員！」這些人就一擁上前，向一節已經坐滿傷兵的車廂爬進去。

火車還沒開。車廂裡已經暗了，大家都在等候。現在車外面顯得安靜得多，但是火車仍舊停着不動，傷兵們開始咒罵。

葛萊勃把頭向後靠，希望一覺醒來，火車已經開動；但是不行，什麼聲音都會鑽到他耳朵裡來。在黑暗裡，他也看到別人的眼睛在亂轉，大家都想着一樣的事情：列車終於開動了，月台慢慢的向後退去。每一個人都

誰也沒有答理他。

過了半會，巡邏隊才上車來。三個人走到車廂裡，另外還有幾個人，在外面看守着那些中選的傷兵。

三人小組裡面，有一個是外科醫生，他敏捷的翻閱着傷患們的證件，邊走邊看毫不激動的說：「出去！」

「你出血了，」他對那位便所門外客說，「該換份新繃帶，——出去。」

「我能不能換了繃帶再上車，隊長先生？」

「到時候再說，先去換繃帶。」

這位該換繃帶的倒楣蛋，只好哭喪着脸走下車去。憲兵大聲呵叫，用力捶打着便所的門。「當然，」他輕蔑的說，「不會有別的事，——開門！」

門開了，走出一個傷兵來。

「你這個滑頭鬼，」憲兵老爺大爲光火，「爲什麼把自己關在裡面？要想跟我們捉迷藏嗎？」

「拉肚子！我想廁所就是派這用場的。」

「嚇，真巧！現在拉肚子！你當作我會相信？」

傷兵把大衣一敞，一枚一等鐵十字勳章，赫然掛在胸前。他睨了一眼憲兵的胸部：空空如也，一無所有。

「是的，可以這樣說，你應該相信。」他冷靜的說。

把身體向前傾着，他們幾乎不相信這是真的，也許就要停下來。但是火車是一直在走，不規則的車輪聲，慢慢變成調和的韻律。葛萊勃忽然覺得非常疲倦起來。回家啦，回家啦，他想着。噢，天父啊，我簡直不敢向歡樂挑戰。

早晨，飄雪。火車停在中途的一個小站上，大家準備喝咖啡，夜間死去的傷兵，屍體被搬出車外。葛萊勃端着一杯咖啡回車廂，他不敢再離座去拿麵包。

一隊巡邏隊，上車來搜查輕傷的傷兵，把他們送回當地的野戰醫院裡去。這消息，很快的在車廂中傳播開來，於是那些手臂上掛彩的英雄們，就趕快往便所間裡鑽，好找個藏身之所。在裡面，他們展開一場地盤爭奪戰。

「他們來了！」誰在車廂外面大聲的喊。

擁擠着的人都散開。這時有兩個人，橫衝直撞的闖出一條路，擠進便所間裡去，重重地帶上門，另外一位門外客，離離自己上層夾板的手臂：上面有一粒小紅點，正在逐漸擴大中。

「我要回家去，」他說，「這些該死的野戰醫院，我已經就過兩次了。每次出院時，都乖乖的被送回前線去，什麼休假也沒有。我要回老家，我是够資格回老家的。」他用悵悵的目光，望着這些身體強健的出差人。但是

憲兵滿臉通紅。醫生過來幫場。「請下車吧，請！」他連正眼也不屑一瞟的說着。

「你也不曉得我們吵什麼事。」大兵不服氣。

「我是攔着你的繩帶說話！請出去！」

「好吧，」傷兵苦笑着走開。

「啊，行啦，這裡我們就算完了？」醫生有點緊張的問着憲兵。

憲兵向那些出差人員看一眼，每人都把差假證拿在手裡。「走吧，」他說着，跟在醫生後面，爬出車廂。

便所門輕輕的打開，溜出一個槍騎兵伍長，這條漏網之魚，滿面笑容的揀個位子來坐下。

「他走了嗎？」伍長輕聲耳語。

「看着是這樣。」

伍長沉默的坐了好一會，笑容漸漸的從他臉上溜走：

「我要替他祈禱。」

大家都回過頭來看他。「什麼？你要替憲兵那一幫人祈禱？」有人在大表懷疑。

「不是，是替那位和我一起在那裡的人。他叫我躲在裡面，由他出來擋頭陣。——現在他在那裡？」

「在外面！他倒真的擋了一陣，把憲兵搞了個慘，沒

地被記起。回憶帶來了草莓，松香和右南樹在陽光中的香味。

只有幾分鐘的時間，就要到站。葛萊勃站起身來，收拾好東西等着，看這最早出現的街道……

葛萊勃沿着伯雷姆大街走過去。火車站已經搬到城外來，從前常坐的那班公共汽車，到不了那麼遠；他還得走上半小時光景，才能到哈根街老家。父親住在那裡。

他看看沿街的房屋，房屋是完整的。看看窗戶，一片漆黑，——當然，這是防空燈罩什麼玩意兒，真是孩子氣。他走得很快，一邊向那站在家門口的陌生人點點頭：

「晚安。」

「晚安。」對方驚奇的望着他的背影。

街道在葛萊勃的皮鞋下，燈燈作響。過不一會，他就可以脫下這笨重傢伙，換上一双家常便鞋，舒舒服服的洗個熱水澡，穿上一件乾淨的襯衣，想到這裡，他把步伐加快起來。就在這時候，他嗅到一股煙薰氣。

這不像工廠中煙囪裡的煤煙，也不像燒木片的味道，而是大火時才有的夾七夾八的氣味，看起來像是煙氣飄浮在樹叢，葛萊勃也摸不清它們從何而來。

現在到處都是了，就像從天空中飄下來的灰屑。

有查完就走了。」

「我要替他禱告。」

「噢，好啦，隨你去禱告，最好等到明天，」有人在不耐煩了，「要不車開了再說。」

「我要禱告的，我一定要回家。被他們送進野戰醫院，再也不用想回老家，」伍長自言自語的說，「我一定要回到德國去。太太生癌症，她三十六歲，去年十月裡，整整三十六歲。在床上躺了四個多月了。」

他說着向車裡的人瞥了一眼，想乞求一份同情；但是誰也沒有搭腔。——這太平常了，那個還有這麼好的心情，會關心到別人老婆子頭上去。

第二天，沿途景色，漸漸有了變化，在晨霧中顯得非常突出。葛萊勃坐在窗前，臉孔貼着玻璃板，他看到田野裡還是一片白雪，但是裸麥的幼苗，已經在探頭。沒有彈坑，沒有半塌的房子，也沒有戰壕，只是一片原野。

接着他看到第一所村莊：十字架在教堂屋頂上發光，客人在小旅店門前閒話；屋頂都是完整的，樹木全長有枝椏，小孩子一蹦一跳的去上學。——葛萊勃太久沒見到小孩了。

靠近傍晚，車站的名字，漸漸熟悉起來，地名也慢慢

到第二個拐角，他看見第一幢破房子。就只這麼一間吧，想着他把脚步更加快一點。真的，也就沒有再見到第二幢。

跟着來的是破爛的街頭，好幾座房子，只剩下一片地腳牆。

煙味越來越重，現在他開始跑步了，跑到老市區，停下來，盯着兩眼直看：幾排中世紀遺留下來的精緻木屋，全都看不見了，剩下的只是燒焦的梁，石頭堆和碎片屑，地下還在冒着白色的煙霧。這些房子，已經像乾柴棒一樣的被燒得一乾二淨了。

忽然，一陣強烈恐怖的念頭，向他襲來：離開他家不遠，有一家小鑄鋼工廠，這可能被當作目標。他跌跌撞撞的跳過瓦礫堆，撞倒人，一直向前奔去。翻過一堆亂石，然後停止下來。這時候，他已經不知身在何處。

這座從兒童時代就熟識的城市，變化竟如此之大，使他簡單認不出路來。葛萊勃向一個女人打聽哈根街的方向。

「什麼？——那邊，拐過街角就是！」她有點奇怪。

葛萊勃轉身走過去，應該可以見到聖凱瑟琳禮拜堂的尖頂了，但是什麼也看不到。再往前走，他見到抬病人用

的尿床，許多人在地上挖掘，消防隊員到處亂跑。鐵銅工廠在熊熊大火中。——這就是哈根街。

一支彎曲的燈柱，穿過路名牌，歪斜的指向一個炸彈坑，裡面儘是些碎磚頭，還有一只鐵的床脚。再遠一點，有一幢沒有炸壞的房子，立在那裡。——十八號，他想，一定是十八號。上帝保佑，十八號！

他錯了，這是一個空壳子，只剩下前面的門牆，葛萊勃跑進去。

「當心！」有人在大喊，你要整座牆都壓在你頭上嗎？」

葛萊勃沒有回答。但是他忽然記不起自己老家的房子，究竟在什麼地方。

「這是十八號？十八號在那裡？」他問一名走近前來的防護隊長。

防護隊長，整一整頭盔：「十八號在那裡？你的意思是說老十八號吧？——這裡沒有。」

「聽着！」葛萊勃一把拉住他的衣襟，「聽來聽你講笑話！十八號在那裡？」

防護隊長兩眼一瞪的說：「跟我走，要不我就吹哨子喊警察，這是清理區，他們會逮捕你。」

的，上面流着黑色的汚血；他不知道自己曾在磚瓦堆裡抓過。

他覺得全身乏力起來，這是不可能的殘碎碎片，早就清理掉了，否則不會見到鋼鐵大梁和混凝土面。也許他（她）們真的剛好逃出。也許早就散了，住在南部的一個小村莊裡。也可能現在正在什麼地方睡覺。

第三章

燦爛的晨光，使葛萊勃定一定神，才明白過來自己在什麼地方。殘垣廢壁中睡覺，他早就習慣了，現在每件事，又驚濤駭浪似地向他襲來。

他背起行囊，向街上走去，東張西望，對這晨光熾微中的小城市，倒反覺得更陌生了。滿處是洞，就像掉了幾只牙的牙牀一樣。在哈根街，只剩下一兩間屋子。這城市和他想像中的樣子，完全不同。看起來像俄國。

在一間只剩下正面牆的房子裡，一扇門打開，走出來的正是昨晚會過面的防護隊長。

葛萊勃走上前去：「告訴我，你是否知道我父親的消息，普爾葛萊勃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一向住在那邊。」

「他們不會逮捕我，我剛從前線回來。」

「真中聽！你以為這不是前線嗎？十天裡面倒有六次空襲，」隊長咬牙切齒的大叫，「好一個戰地英雄，你們這批該死的無賴漢！儘在前線逞強！你看我的太太——」他說着，用手指指前面的房子，「有誰挖她出來？沒有！只好送死！」他吐口痰，「你這位勇敢的前線大英雄，十八號在那邊！」

葛萊勃回頭就走，衝過街道，爬過瓦礫堆。現在他知道找對了：有一小片花園，沒有破壞，菩提樹的殘幹，還直立在那裡，用手摸摸樹皮，多年前用力子刻的姓名縮寫，依然尚在。

後門，看樣子是已經埋在瓦堆裡。葛萊勃聽了一會兒，用手敲敲鋼鐵做的大梁，然後再聽，忽然他聽到一些嗚嗚聲，追蹤尋找，一隻貓跳到他前面——原來是貓，他想，然後又凝神靜聽。

他覺得自己身體有點發抖，但是忽然間，他又有把握的斷定，父親一定埋在那下面，但是還活著，關在黑暗，正在用一雙脫了皮的手，乏力的爬抓著，向他發出嗚咽聲：

葛萊勃看看自己的手。在黯淡的光線中，它們是發黑

他在廢基上蹲下身來——破房子我見得多，但是目前的跟以往不同，這還是第一次。

月亮慢慢爬高，無情地掛在這小城上空。貓又出來了，它不聲不響的繞着葛萊勃打轉，然後靠近身，擦着他的腳，再開始嗚嗚的叫。最後就地一滾，在他身旁躺了下來。他絲毫沒有去注意它……

「噯，又是你！」隊長臉的臉色，顯得有點憔悴，「戰場武士！你以為就只你一個人和家人失去連絡嗎？難道他們都在開玩笑？」他說，用指着他走出來的那個門。

葛萊勃走過去，看到許多紙條，貼在門上：

「尹里，戈格：速來霍曼叔處。伊瑪憐離。母白」

這是寫在一張從練習簿撕下來的紙上。下面鑲釘着一

張鞋盒馬糞紙：

「尋人——德靈根街四號白希德·史密德。」

最下面，一張有花邊的紙質餐巾上，用顏色粉筆寫着沒有簽名的尋人廣告：

「瑪麗，你在何處？」

葛萊勃也想找點東西來寫寫，但是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張希特勒的黃色照片，懸在一只破框子裡。背面是白色的，沒有印着字。他用方塊字體寫着：

「急雷普爾葛萊勃先生及夫人的消息。安斯德在休假中。」

他從照片上，另外撕下來一小塊，寫着同樣的字，帶到哈根街十八號去。把紙夾在石頭縫裡，讓別人能夠清楚的看到。就這樣了。

他看看錶，正是該到市政廳去的時候。

在失蹤調查局裡，一個心不在焉的女書記告訴他說，他的父親，並沒有列在失蹤名單內。葛萊勃再跑到調查局，那邊更糟，一團混亂，誰也說不出一個究竟。

排隊站在他身後的一個人，告訴葛萊勃說，他找太太已經找了三天。「也許我們可以互相幫忙，」他說，「你幫着打聽我的太太，我幫着打聽你的父母。」

他名叫滿赤，葛萊勃記了下來，也把自己父母的姓名告訴他。滿赤說，假如沒有地方可住，可以暫時搬到兵舍裡去，那邊已經搬出一些房屋，當作臨時避難所。

「我住在四十八號房間。」

當葛萊勃再回到街上的時候，淒涼悲傷的念頭，很神

秘的一變而為新希望，現在他可以告訴自己，父親並沒有死去，只不過暫時不見罷了。

葛萊勃站在一家門前。天很黑，看不清門牌。

「這是茂林街二十八號？」他問那靠在牆上的人。

「是的，找誰？」

「衛生局的克魯斯醫生。」

「克魯斯醫生？你為什麼要找他？」

葛萊勃在黑暗中看對面。穿一身棉衫制服，一定是一個夜郎自大的小區長。

「我自己會對醫生說的。」葛萊勃說着，走進屋裡去

他覺得很疲倦，是一種深入骨髓裡的疲倦。他打聽了一整天，還沒打聽出個消息來，在這小城中，無親無戚，鄰居們也搬家了。聽到的只是謠言，兜圈子找到另一個人，說不定曉得的情形還更少。

他爬上樓梯，克魯斯醫生住在二樓。母親常來這裡看病，也許最近來過，醫務當然知道她的新住址。

來應門的是一個面上有斑點的中年婦人。

「克魯斯？你要找克魯斯醫生？」她說。

「是的。」

她沒有讓路，只是在一聲不響的端詳着他的臉。

「來治病？」

「不，有點私事。」葛萊勃回答說，「您是克魯斯太太？」

太？

「嗨，差到那兒去了！」

葛萊勃注視着她，在這幾天的奔波中，他遇到一切可厭可恨和要小心的事，但是目前的，却怪得有點新奇。

「克魯斯不在此地，」這女人幾乎厲聲大叫起來。

「但是他名字還在這裡，」葛萊勃指着門上的銅牌，

「他家還有誰？」

婦人悶聲不響。葛萊勃忍不住就要告訴他，讓他到客廳裡去。這時他聽到裡面有開門聲，一道燈光，從黑暗客廳的斜角房間裡，射了出來。

「有誰找我嗎？」一個聲音在說話。

「讓我來跟曉得克魯斯醫生的人談談話。」葛萊勃說

「我是伊麗莎白·克魯斯。」

葛萊勃瞪了那婦人一眼。她打開門，走進套間裡。「燈光太亮了，」她對那做著門的房間說，「不許有這麼亮的燈光！」

葛萊勃呆立在那裡，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青女郎，向他走來。他一定神，才看清她的輪廓：高額，黑眼，桃花心木顏色的波形頭髮，披滿一肩。——她穿過半暗的走廊站在他面前。

「我父親不看病了，」她說，「你要——」

「我不是來看病，是來打聽消息的。」

女郎臉色一變，她很快的彎一彎腰，看看原先那婦人是不是還在那邊，然後開大了門，輕聲的說，「請進。」

他跟她走進那間有燈光的房間。她向四周圍看了一眼，然後直視着他，——現在看明白了，原來她的眼睛不是黑色，而是淺灰。一種很清楚的淺灰。

「我認識你。」她說。

「我名叫安斯德·葛萊勃。」

現在葛萊勃才記起她來：從前她是個皮包骨頭的小女孩，有一對非常大的眼睛，愛說愛鬧的，似乎過不慣中等人家的生活。在她面前，他老是顯得笨手笨腳的，也沒有特別去注意過她。

「噢，我們有七八年沒有見面了，」他說，「你變得很多。」

「你也是這樣。」

他們面對面的站著。

「到底是什麼回事？」葛萊勃問，「門禁森嚴簡直像個縣長一樣？」

「要不像個囚犯。」

「什麼？你說什麼？你的父親——」

伊麗莎白很快的擲動了一下，「等等——」她說着走到桌邊，打開一只留聲機，大軍進行曲的音樂，立刻填滿了整個房間。「現在行了。」

葛萊勃茫然的看著她：「這幹什麼？把它關掉！進行曲我實在聽够了。」

她走回來，跟他更靠近一點，「那女人在門外偷聽，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打開留聲機，」她忽然呼吸迫促起來，「說吧，我父親怎麼樣？你得到什麼消息？」

「我？什麼也沒有！我只是來問他，聽不聽得我母親的地址，我的父母失蹤了。」

「就這點事？」

「這我已經够受了。」

她臉上的緊張表情，突然鬆弛下來。「真的，」她有氣無力的說，「我以為你是帶什麼消息來的。」

「你的父親到底怎麼樣？」

「關燈！」婦人在外面尖聲一叫。

伊麗莎白轉身關燈，然後摸黑走到窗前，打開窗，外面的鬧聲，湧進房間裏來。

「我為什麼不搬？因為我拒絕離開！懂得嗎？」她說「現在讓我獨自耽一會。」

她打算越過他走向門邊，葛萊勃一手抓住她的臂，她用勁甩開。現在她的眼睛又變黑了，目光堅定有力，他緊緊地抱住她的腰：「等等！我和你一道走。」

警報比（他）她們還跑得快，到處都是：房間裡，走廊裏，樓梯上，一片警報聲，許多人從許多房子裡鑽出來，就像打翻玩具盒，倒出來一些鉛兵鉛將。

防護隊人員，在大聲發號施令。

他（她）們來到卡爾斯廣場，在防空洞門口，羣衆聚集一團，防護人員東奔西走，像看守羊群的狗一樣，想把秩序搞好。「我們在此地等一等。」伊麗莎白停步。

人們走向地下室扶梯，消失在黑暗中。葛萊勃看看伊麗莎白，她若無其事的站著，好像根本無所謂似地。

「你真勇敢。」他說。

「那裡，就怕坐牢。」

防空洞很大，造得很結實，許多人都帶著床墊，毯子

「他在集中營裡，到現在有四個月了，是被別人告發的，當你說消息的時候，我以為是關於我父親的事情。」

「我告訴你——」

伊麗莎白搖搖頭：「走私來的消息，少談為妙，你自己要小心。」

小心！葛萊勃想，整天聽到的都是這個字。

伊麗莎白關掉留聲機，這時，外面號角齊鳴，「來了，」她輕聲的說，「警報。」

有人在敲門：「關燈！為什麼老是這樣？老是這麼亮的燈？」

葛萊勃打開門，那女人已經站在門廊的前端，嘴裡嚙的說了一陣才走開。

「怎麼會讓母夜叉住到此地來？」他問。

「她是上面派來監視我的，公家的房客，我能够保有這一間小房間已經足夠幸運的了。」

屋外喧聲大起，女人的尖叫聲，小孩子的哭鬧，警報越叫越響，伊麗莎白隨手撿起一件雨衣說：「我們一定要到防空洞裡去。」

「時間還來得及。——你為什麼不搬家？難道一定要跟這間謀住在一起，是不是她檢舉你父親的？」

和皮箱進來，地下生活已經初具規模了，葛萊勃向周圍環顧了一下……

一個女人帶著兩個小孩，彎腰駝背的坐在他對面；小孩擠在母親的膝上。他們的臉上，都平板而無表情，就像冰凍住一般，只剩下一對眼睛是活的。當警報聲更響的時候，一對吃驚的眼睛，跟著警報聲亂轉，一會兒看前，一會兒看後，就像一頭癱瘓的動物的眼睛一樣，他們也有動物一般的感覺追蹤著這看不見的東西：代表死亡的噁噁聲

葛萊勃忽然發現，別人的眼睛，也全都是這樣。他們一動也不動的在聽。不僅是耳朵在聽，攢肩駝背，彎腰曲膝，緊張萬分。

過了這一會，緊張的空氣，才逐漸消除。人們又重新活潑起來，伸伸腰，擺擺頭，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

「它們只是過境，」伊麗莎白說。

最後，洞門大開，人潮湧出，伊麗莎白似乎一步一步一變，全身充滿活力，好像剛從昏睡中清醒，她的皮膚又變得發光發亮了。

葛萊勃看著她，覺得她忽然非常美麗起來，在這一瞬間，他看著，似乎她正以新奇而模糊的形態，表達出生命的意識，這是他一度珍惜過的，目前，她依然把握追求，但

是對他說來，却僅是空谷回音，都消失在戰爭，孤寂和汚血的泡沫裡。

他們來到茂林街。

「不管你怎麼解釋，我總不明白，你為什麼一定要住在老家裏，」葛萊勃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安德斯，」伊麗莎白停步下來，平靜的說，「事實上我是不曉得怎麼辦才好，只知道這株守老巢，却不肯承認這一事實，這就是我以前對你說過的原因。」

「明白了，這情形我也有過，」他倆面對面的看著。

「就像現在一樣，我們能够幸運的站在一起，却不知道做什麼好，」葛萊勃說，「明天晚上，你什麼時候有閒？」

她遲疑了一會：「七點以後。」

「好，到時我來找你。」

在充作臨時避難所的兵舍裡，三個人在打牌。他們已經打了兩整天，只有吃飯和睡覺的時候才息手，兩個人「做夢」，另外一個人硬拚到底，他名叫賴夫爾，三天前剛從前線休假回來，正好趕上葬他的妻子和女兒。

平丁——當然，他和我同學，四年前，他已經當上小隊長了。

「就是這麼回事，試試看！怎麼，還要考慮？」

「不是這樣——」

「不要做傻瓜！看看他能幫你什麼忙，你再不利用他們做點小事，真是要他們何用？」路特在鬼笑，「這也不是要你去入黨！」

阿豐，平丁，住在郊外一座白色的精緻小別墅裡，周圍是種着樟樹的花園，樹上有鳥巢。

「葛萊勃，老朋友！什麼風吹來的？」他說，「我們好久不見了，請進，請進。」

客廳裡掛着鹿角，野豬和熊頭，葛萊勃看著很有趣：「什麼時候變成一個狩獵家了，阿豐？」

平丁露牙微笑。他是一個長得又粗又矮的人，圓臉，棕眼睛。「我從來沒碰過槍，擺着看的，看來很不錯，對嗎？——德國的！」

他把葛萊勃帶到一間地毯的房間裡去，牆上掛着名貴的畫，大皮椅子擺在中間。葛萊勃環顧了一下，覺得平丁現在是眞調，他的父親原是一位送奶人，供給他念高中，都很感困難，現在當起楊衫隊的指揮官來，就變成一位調

他從女人屁股上的斑疤，才認出這是他的太太，因為她已經是個無頭之鬼，埋葬完畢後，他就到兵舍裡，開始打起牌來，跟誰也不說話，木然無動於衷的坐著打。——手氣不錯，一直是勝家。

葛萊勃憑窗而坐。挨著他的，是一個名叫路特的軍文。一手拿著瓶啤酒，綁著綳帶的右腳，擱在窗台上。四十八號房間，不僅是靠運休假人的樂園，也是不會傳染的病房，路特患風痛症。

「你的父母和蒲赤太太有消息沒有？」路特問。

葛萊勃搖搖頭，「蒲赤打算借輛腳踏車，下鄉去找，我已經寫了四封信到疏散營區去打聽——不過我倒真希望有個回音，但是你不寫也一樣，今天我還打算到兩處集合場去走走，再上登記局去試試看，沒事可做。」

「你是不是納粹黨？」路特放下空啤酒瓶。

「不是」

「認不認識納粹黨員？高級一點的？」

「做什麼？」

路特從窗台上放下傷腿：「探聽消息啊，也許這些傢伙，能發掘出你要用鋤頭挖的人來。」

「是的，也可能。」葛萊勃忽然記起，說，「阿豐。」

佬了。

「精彩！」葛萊勃說。

平丁笑笑。「坐下，安德斯。告訴我，你要老阿豐幫點什麼忙？」

葛萊勃告訴他。平丁坐在椅子裡，發光的長統皮靴，亮得像火爐管一樣。

「你父母不在城裡，這就有點難辦了。」他說，「不過讓我看看，過幾天給你回音。你曉得現在什麼事情都亂糟糟的。」

平丁走到櫃邊，拿出一瓶酒和兩只杯子。

「讓我們先喝一杯再說，安德斯。——這比白蘭地好，請！」

「請。」

「你現在住在那裡？」平丁再斟上一杯。

「我住在兵舍裡。」

「荒唐，荒唐！住到兵舍裡去渡假！」阿豐放下杯子「搬到我這裡來，床鋪浴室都是現成的！」

「你一個人住在此地？」

「當然！你以為我結了婚？才不那麼蠢！以我目前的地位來說，女人都搶著自己送上門來！」阿豐一雙眼

「她們双膝下跪的苦苦哀求，昨天就有一位，一位太太。——看樣子當然是貴婦：火紅的頭髮，高高的胸部，面網，皮斗蓬。——就在這屋子裡，她哭得像噴泉一樣看來像是準備犧牲一切的樣子，她求我把她丈夫弄出集中營。」

「你幫了忙沒有？」

平丁大笑：「我只能把人家弄進去。至於說弄出來，可沒有那麼簡單了。當然，我沒有當面對她這樣說。——喂，怎麼樣？安斯德，搬來住？」

「現在不行，阿豐。我給別人的通訊處都是兵舍。還得在那邊等等再說。」

「隨你便，記着，你什麼時候，都可以搬來。」

「謝謝，」葛萊勃勉強的說，「過一兩天我再來看看有什麼消息。」

「明天下午來，也許就會稍有眉目了，」平丁看葛萊勃，接着他忽然拿起酒瓶：「喂，安斯德，帶走，」他打門大喊：「克林太太，拿張紙來，要不口袋也可以！」

「不要客氣了，阿豐。」葛萊勃在和他搶着瓶子。

「拿走，我整地害有的是！」說着，他把酒瓶放進紙袋裡：「自己保重，安斯德，明天聽好消息。」

葛萊勃走出門，自己在想，有點苗頭——居然還帶

「是不是她檢舉你父親？」他問。

「我也不能十分斷定。他們把他帶走後，我就沒有聽到過什麼消息。那時候她已經住在此地，還有她的丈夫和小孩。原先只有一間房，父親被捕後，就又佔了這一間。」

葛萊勃抬起頭來看一眼：「你想，她是不是爲了房子才下手？」

「有時候，比這更小的事情也會出亂子。」

「當然，這些亂七八糟的事，使她看起來像發瘋一樣。」

「對，但是發瘋是和她私人利益相關的。」

「是不是她拿到你父親的什麼把柄了？還是完全捏造？」

「我父親是個隨隨便便的好好先生，也許他早就被別人注意；他不信這戰爭會打贏。」

「許多人都這樣想。」

「你也是？」

「我也是。」

伊麗莎白轉臉看着他：「你一定要回前線去嗎？」

「是的，我一定要回前線去，你也一定要搬家，——我再告訴你一遍：離開這個鬼東西！」

回來一份納粹禮物……

伊麗莎白自己來開門。

「進來吧，沒關係，李贊太太不在家，她參加婦女輔助隊會議去了。」

「噯！原來她是幹這個的。」

「這一定是個很重要的會議，她急得連房門也忘記上鎖，」伊麗莎白說，「我帶你去看看。」

「進來，這談不上什麼關心，」她推開門，「我不在的時候，她也照樣搜查我的房間——你看，」

窗戶對面的牆上，懸着一張希特勒的黃色大照片，相框周圍用花環、綠葉和橡樹的葉裝飾着，在一張桌上，鋪有一面黑十字旗，上面放着一冊「我的奮鬥」的精華本。兩傍擺着一對蠟燭台。另外還有一些元首的照片——有一張是帶着他的看管羊羣的狗，在貝爾德斯伽登別墅拍的，另一張是一個穿白衣服的小女孩，向元首獻花。

「老天！這是什麼？」葛萊勃驚奇的問。

「這是高高的聖餐桌。」

「她就坐在這裡寫小報告？」

「不，在那邊，我父親的書桌上，」伊麗莎白很快的走過去，拉拉抽屜，「上鎖了。」

「我住在這裡，父親總有回來的一天，這是」一種迷信，假如我走了，就像我背棄了他。——覺得嗎？」

「一個人不必一定得覺得這些。」

她看着他，似乎勇氣全失。「我討厭到她房間裡來，」她低聲的說，「但是自己却熬不住，我總希望能找出點什麼東西，可以幫助父親出獄，我在等待，但是只覺得憤怒，憤怒包圍全身，使我深深的陷下去。」

「你一定要離開這裡。誰知她還有什麼鬼把戲？下次她要檢舉你了。」

伊麗莎白個強而無望的抬起頭來，就像被人逼到牆角裡去一樣，正打算找條出路。「讓我們出去，要不連你——我也會恨起來。」

「上那裡去？附近有沒有什麼咖啡店？」葛萊勃問。「我不願意進屋子裡去，黑漆漆的像關在牢裡一樣，讓我們隨便走走。」

他們在郊外散步，在一座小山上的株栗樹底下，坐了下來，俯瞰全城，漆黑一片，只有山脚下的小河在月色下閃閃發光。

伊麗莎白双手抱膝坐着，栗樹的嫩枝葉，在月光下映成一片白色，就像一群蝴蝶，飛停在枝頭。

「多黑！」她說着，用手指指下面的城市，「就像一座廢墟。」

葛萊勃看着她，年青美麗，神情恍惚，他忽然明白了，那是一串多難挨的日子：從早盼到晚，從黑夜念到天明，寂寞的黃昏，無窮的憂慮。他不禁憐惜起來，

「看這一邊，他說：這和那邊不同，一片平靜安寧。」小山的斜坡，慢慢的伸向田畦裡，月光下的山路，鄉村教堂的尖頂，還有那排列在地平線上的青色的遠山。

「看這，一點火藥味也沒有！」葛萊勃說，「你就應該看得遠一點，不要考慮得太多——就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要能夠做到，當然簡單，你曉得嗎？」

「當然。」葛萊勃說，「要不，我也活不到今天了。」伊麗莎白把身向後一靠的說，「讓我們靜靜的待一會，誰也不許說話。」

他們靜靜的坐在那裡。微風吹動樹葉，沙沙發響，有時遠處傳來幾聲貓頭鷹的叫聲。這寧靜的氣氛，就像一層薄霧，從山脚下慢慢的升起，越來越厚，把他們緊緊地包在一起……

伊麗莎白挪動了一下，葛萊勃霍然驚醒，「怎麼回事？我都睡着了。」

「我也是這樣。」她睜大了眼睛。

暗淡的光在映掩着，「我好久沒有這樣睡過了，」她若有所感的說，「平常



當燈盞被擊碎的時候

當燈盞被擊碎的時候，
息滅了光影的迷蒙——

當濃雲被催集的時候，
不見了眩目的彩虹。

當玉簫被摧折的時候，
優美的音符不再繞縈，

當朱唇徐闔的時候，
甜言蜜語也便杳無影蹤。

沒有了燈盞與玉簫，
也沒有了光輝與聲音，

當心靈陷於沉寂的時候，

因為心神不定，又怕黑，總是開亮了燈，不像現在一樣……」葛萊勃沒有作聲，他只覺得自從離開俄國以後，這第一次經驗到輕鬆舒適的感覺。

他倆走下山，回到城裡，街道，殘破的房屋，黑暗的窗戶，又一齊擁向前來。

葛萊勃忽然發現伊麗莎白在哭泣。

「不要看我，」她說，「我不是難過，只是忽然覺得什麼事情都拿不定。」

「隨它去吧，拿不定就拿不定，不要自尋煩惱，我也是一樣的拿不定，」他說，「明天什麼時候來找你？」

「噢，為什麼？你要跟我怎麼的？」她抬起頭來看他，說，「你可以去找比我更漂亮的女伴。」

「我不要找更漂亮的女伴，吃不消，——不過明天晚上，我們不再在這黑漆漆的郊外打轉了，在城裡找個最好的玩兒地方去，好好的吃餐飯，喝點酒，什麼也不想它。」

「要這樣嗎？」伊麗莎白不再哭泣。

「是的，要這樣，穿起你最漂亮的衣服。——難受的日子，我們已經過夠了。」

「好吧，八點來。」

他忽然覺得先是她的髮，再是她的唇，碰到自己的臉上，當他還沒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以前，她已經像陣微風似地，飄進屋裡去。

（未完待續）

雪萊原著 長 虹 譯

狂熾的情感使你震盪，
如海鷗為風暴所驚起；
正直的理智正對着你，
如冬日陽光一般地犀利。

當風木蕭蕭的時候，
你底居巢將一無掩蔽，
巧壞了它的每一支幹，
暴露於無盡的奚弄嘲戲。

在那銷沉的時刻，
記得她向我道別，
那時在澄澈的天幕上，
佇立着一輪明月，

宛如朦朧中的海燕，
弛張開翹翹的羽翼，
籠罩着紫光燦爛的夜色，
向蒼西方的海洋，

愛情啊，你原以瘦伶的同情，
寄予人間荏弱的事物，
却為何選定了那最任弱的，
作為你底溫床，居處，與歸宿。

在那銷沉的時刻，
記得她向我道別，
那時在澄澈的天幕上，
佇立着一輪明月，

宛如朦朧中的海燕，
弛張開翹翹的羽翼，
籠罩着紫光燦爛的夜色，
向蒼西方的海洋，

愛情啊，你原以瘦伶的同情，
寄予人間荏弱的事物，
却為何選定了那最任弱的，
作為你底溫床，居處，與歸宿。

Iriri 海灣中作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各地營業機構

總公司	臺北市館前路71號	電話28111-28115
公銷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7號	電話22494
儲油站	基隆市中正路73號	電話19
供應站	新竹中華路265號	電話693
聯絡站	苗栗縣苗粟鎮中正路13號	電話130
苗粟鎮	臺中市市中正路97號	電話715
中義路	嘉義市民生路18號	電話3143
義南鎮	臺南市中山路12號	電話613
高雄鎮	高雄市五福四路161號	電話4483-3307
臺東鎮	臺東縣臺東鎮中華路178號	電話14 (轉接)

各地加油站

基隆市	基隆市火車站前	電話283
市北	中正東路三段122號	電話42171
市北	中正西路112號	電話29651
市北	中山北路三段撫順街口	電話42461
市北	延平北路三段臺北橋	電話45594
市北	臺北火車站前	電話377
市北	羅斯福路新生南路口	電話693
市北	復興路民生路口	
市北	中華路265號	
市北	苗粟鎮玉清里	
市北	臺中火車站前	
市北	中正路柳橋	
市北	嘉義市火車站前	電話2353
市北	臺南市火車站前	電話498
市北	高雄市火車站前	電話3186
市北	高雄市政府前	電話4453
市北	民族路(陸橋下)	電話1503

各地天然氣充填站設置地點

新竹市	新竹中華路	電話44
新竹縣	新竹東鎮員棟子	
苗栗縣	苗栗鎮南鎮新南里	電話127
苗栗縣	苗栗鎮玉清里	
新竹縣	新竹鎮新生路	電話158

各地重油加油站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路47號	電話381
高雄鎮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	電話4487
臺南市	臺南市安里	電話9

尋求供它安慰的巢穴。
她如地離我而去，
遺下了我孤居獨處，
細味她底笑語聲音，
雖然已在耳邊消逝，
却仍在欣躍的心坎常住，
如有有還無的宴會傳聲，
在峯巒之間依回來去；
那身上感受的震悸，
是已往無數的愛撫所引起，
即使在此一刻間，
仍覺得那溫熱的柔美，
輕盈地加諸我底額際；
縱然她已離我而去，
但仍留下永恒的記憶，
那許多美暢歡愉的陳迹，
當她與我伴隨時，
曾調伏了欲情的猖獗，
減弱了它的狂熱，

我如今雖已孑然一身
却仍難捨共同的現實，
現實中沒有過往與未來，
沒有既存和將有的親切。
可是祇經過不多時，
便失去了天使的衛護，
在我那枯寂的方寸之間，
魔神又僭登了寶座，
我不敢道出心聲，
祇感到沮喪無聊。
我祇是靜靜地坐着，
眼望那片片風帆，
在光明遼闊的海上滑過，
如被幽靈催趕的寶車，
載着奇珍異寶，
輪向遙遠飄渺的帝座；
更寂靜地希冀着，
他們能從那極樂國土，
取來神妙的醍醐，

治療我似喜似愛的苦楚。
微風從岸上吹起，
帶來了輕快與清新，
隨飛舞的花朵，
散放着撲鼻的芬芳，
朝露的涼意尚未除盡，
暖日又添一種蜜的溫馨。
這都是片閃爍的遺痕，
海邊又出現了捕魚的人，
在低窪陰濕的岩石上匍匐，
伴着他的魚標和魚燈，
鋒銳向着魚兒攔刺，
它們正追逐虛妄的光明。
它們所追逐的歡愉，
原不過如捕風捉影，
但沒有悔悟的懊悔，
雖然毀滅了生命，
却不曾毀滅了寧靜。

司公油中
左營大路6號

藥效特蟲防蟲殺木果等橘柑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臺灣省農業試驗所
委託研究製造

夏油乳劑

北南省本在上以92%物化磺不中份油劑本
良優質品證保害藥無毫明證果結範示地各

品出所究研竹新司公限有油石國中

聽連斤公五十聽每角五元七幣臺新斤公每：格 價

理自費運元二十二百一

公區鄉或會農地當有託委廳林農受所本)

(斤公一送贈另斤公三購每者明證所
用利請買購地遠所本號六十街愛博市竹新：處貨售
地各司公本在或款滙號五五八四儲劃政郵
運運所本由品貨款付部銷供北臺及站應供
速迅貨交

銷代或銷經無並劑乳油夏品出所本：意注
號商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一二號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